

有什么好看的重生文可以推荐？

我死了，重生成了绿茶女配.....的妈妈。

那个搅乱了我婚姻一辈子的女人，竟成了我的女儿。

不过我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穿越了，不如说是。。。鬼上身？

我死了，明明白白地死了，只不过六十岁的年纪，癌症夺走了我最后一丝活力。

可我现在又实实在在地活过来了。

我那原本应该消失的灵魂，不知为何飘过了数十年的时光，落在了姚胜男妈妈的身上。

我手里这双糯米团子一样的小手，温温软软，真真切切地提醒我，这是活着的温度。

「妈妈。」三岁姚胜男的童音，又萌又奶。

「嗯？」我还不太适应这个称呼，毕竟，我活过的一生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更何况眼前这个小女孩正是破坏了我一生幸福的绿茶婊。

「妈妈，」她的眼神怯怯的，又有点期待，「今天我可以和爸爸一起吃午饭吗？」

我犹豫了一瞬，还是点了点头，三岁的姚胜男开心得脸都涨红了一点，小孩儿就是单纯，心情都写在脸上，跟我活过的那一世中的她，一点也不一样。

电梯到达顶层，门打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早已候在那里。

「宋小姐，姚总现在有客人，要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知道了。」

我牵着小胜男的手出了电梯，在那个女人的指引下在候客室坐了下来。

女人端来两杯水放在我们面前，弯腰的时候，胸前的风光一览无余，我道了声谢谢，将目光挪开，却在转头的瞬间看到了小胜男的眼睛。

那双圆圆的杏仁眼，目不转睛地盯紧眼前这个性感的女人，直直的，愣愣的，直到女人出了候客室。

「胜男？」

我唤她一声，她像是从癔症中惊醒一般，猛地转过头来，目光由涣散渐渐聚光，似乎好一会儿才看清是我。

「妈妈！」她甜甜地笑了一下，有点讨好地叫我一声。

「口渴吗？」我问。

「嗯。」她用力地点点头，乖乖地捧起水杯喝了一口。

她的脸蛋圆圆的，我总是想上去掐一把试试手感，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太好意思下手。

今天早上，她走进我的卧室，提醒我今天是「去看爸爸的日子」，我才想起来，她也是有爸爸的。

在我们作为朋友的那些年，她不止一次地说到她的爸爸如何有钱，如何疼她爱她，然而我却从未见过她那个传闻中的爸爸。她妈妈倒是偶尔见过几次。

如果不是无意间得知她父母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是一个私生子，而她妈妈不过是她爸爸的众多小三之一，仅此而已。

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她爸爸，竟是以她的妈妈，他的小三，这样的身份。

一道水杯摔倒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小胜男突然哭了起来：

「妈妈，我疼，哇啊——」

听见她说疼，我一下乱了手脚，她的小手捂着脸，我也不敢轻易动她，只好焦急地问：

「哪里疼？」

她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一抽一抽，话也说不清。

端水来的女人这时也急忙赶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只能说孩子嚷嚷疼，也不知道怎么了。

「怎么回事？」是男人威严的声音。

「爸爸！」小胜男抽噎着唤了一声，绕过桌子扑到男人的腿上，男人顿了一下，弯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胜男怎么哭了？」话语虽关切，声音却没有任何温度。

我站起身来，没有说话。一来我并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二来我还拿不准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男人。

「爸爸，胜男被烫到了。」小胜男说完，还伸出一只肉乎乎的小胳膊指了指刚才打翻的水杯。

「你怎么看孩子的！」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这句话是对我说的。

「我.....」

「爸爸，不怪妈妈！」小胜男急切地摇晃男人的腿，令我瞬间想到一个成语——蚍蜉撼大树。

「爸爸，都是那个阿姨不好，她给胜男的水是烫的。」小胜男接着说道。

「对、对不起！姚总，我.....我不是故意的。」性感女人突然被指责，吓了一跳，连声道歉。

「这点事都做不好！」男人冷冷地抛下一句，没有多言，转向我命令道，「到我办公室吧。」说完，他抬了抬腿，甩开小胜男。

我站在原地，还在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不舒服。那个女人端来的两杯水，我那杯温度正好，没有理由另一杯是烫的。

低头看了看，胜男打翻的那只水杯还躺在桌上。

再去看胜男，她的小脸上真切地挂着泪痕，男人转身就走，完全没有看到小胜男伸手求抱抱的姿势。

我走上前，拉住了她的手。

.....

男人的办公室装潢精致、冰冷高大，我将小胜男放到沙发上，然后并排坐了下来。男人却坐在了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老板椅上。

「我听保姆说，你前几天又喝醉了，你就不怕吓到孩子？」男人从办公桌下的抽屉抽出一只雪茄，漫不经心地点上。

「不是的爸爸，妈妈最近都没有喝酒了，妈妈，对吗？咳咳.....」小胜男急急地抢到我前面为我辩解。

男人吐了一口烟圈：

「这次来，做什么？」

我心中迷惑，但还是镇定地回答：

「胜男想和你一起吃个饭。」

「哦？这倒是新鲜。」

男人弹开烟灰，转向小胜男：

「胜男想吃什么？」

见男人终于开口向她问话，小胜男喜笑颜开，声音娇娇气气：

「爸爸，我想吃红阳路上那家新开的鹿野餐厅，我喜欢那里的蛋酥，妈妈喜欢奶酪派。」

男人的脸上终于浮现一丝笑意，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一些：

「那爸爸喜欢什么，胜男知道吗？」

「爸爸喜欢牛排，妈妈告诉胜男的。」说完，胜男讨好地看向我，「对吧妈妈？」

男人心情大好，按了一个电话键：



「给红阳路鹿野餐厅打电话，预约一个包间，三人用餐。一会儿让司机到公司过来接我们。」

「好的，姚总。」

是那个性感女人的声音。

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说道：

「算了，让丁秘书去安排这件事吧。你不要管了。」

「姚总，我.....」

男人没有听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

「妈妈，爸爸答应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啦！」

看得出来，小胜男很高兴，激动到说话都有些语气急促，见她这么高兴，我也不好扫她的兴，虽然并不想一起去，不过还是对着小胜男点了点头。

「胜男这么开心？是很久没有在外用餐了吗？」男人问。

「不是的，妈妈经常、经常带我去吃好吃的！」小胜男连忙说。

「我和爸爸一起吃饭，我开心！」小胜男接着说。

「爸爸，我们吃完饭可以去逛商场吗？」小胜男继续说。

「可以，想要什么爸爸给你买。」男人爽快答应。

「我想要爸爸给妈妈买包包！」小胜男大声说。

刚刚乐络起来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胜男举过头顶的小手还没有放下来便僵在了半空中。

男人冷笑一声：

「就这目的？」

我被他眼神中的轻蔑刺痛，急于辩解：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我不知道！」

小胜男敏锐地觉察到房间内的变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我看到她将双手放下握拳，使劲抠弄起自己的手指来。

这个小动作刺痛了我的神经，在我和她相识的那些年里，我太熟悉她这个动作了，每当她觉得尴尬、紧张的时候，她就会无意识抠自己的指甲根，直到抠出血为止。

在我们的关系变得无法调和的时候，我曾对她这个动作厌烦、恶心。

可现在看到三岁的、小小的她全身紧张地抠着自己的指甲，一股邪火冲上我的脑门。

我伸出一只手将她的手按住，握在了手里，转而对男人怒目而视：

「我无所谓你怎么看我，今天带她来也不是我愿意的，孩子想见你，我没有理由阻拦。但看你现在的样子，我真是后悔来！」

「后悔？」男人嗤笑一声，吸了一口雪茄，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对我甩了过来。

「拿走，这卡里有二十万。够你买包的了。」

「你！」

「餐厅已经定好了，你自己带她去吧。我很忙，就不奉陪了。」

手中的小手一哆嗦，我看了一眼胜男的脸色，只见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脸上写满了恐惧。我气急，放开她的手，起身捡起那张卡。

男人脸上的轻蔑更深，我将卡捡起来，走到桌前，看了一眼桌上的铭牌，将卡扔到他身上：

「姚继来！二十万买你一个小时，陪她去吃饭！」

男人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招，愣了一瞬，反问：

「我要是不去呢？」

「那我就给她找个愿意陪她吃饭的新爹！」

鹿野餐厅里。

小胜男坐在座位上，面前摆着她方才说喜欢吃的蛋酥，可她却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要吃的意思。

「胜男，你怎么不吃，你不是喜欢这里的蛋酥吗？」我有点迷惑。

听见我的声音，她猛地一抖，又是那样从癔症中惊醒过来的眼神，定定地看了我一瞬，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好的，妈妈。」

她机械地拿起一根蛋酥，脸上挂着僵硬微笑，木然地咬了一口。我看着她的动作，有点担心、有点愧疚、有点心烦。

「不好吃吗？」

被我一直盯着看，她的声音发涩：

「好吃。妈妈，我最喜欢蛋酥了……」

我为她的话感到不解，刚想追问是什么意思，却看到她已经拿起第二根蛋酥，使劲地吃，感觉她情况有点不对，我忙伸手去阻止她吃下去，却不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请你不要打我。」



她的声音低低的，颤巍巍地，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可嘴角却仍扯着笑容。

我伸出的手顿了一瞬，又向她伸了过去，她被吓得闭上眼睛，豆大的泪珠被挤落下来。

她好像很怕我，但她没有躲开。

我用桌上的纸巾给她擦了擦脸，柔声告诉她：

「对不起啊，今天是我不好，害你没能跟爸爸吃午饭。」

她的眼睛缓缓张开，仍是眯着看我：

「妈妈，你不生胜男的气吗？」

「为什么生你的气？」

「胜男害妈妈没有买到包，也没有拿到爸爸的卡。」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原来一直在想这个，于是安慰道：

「妈妈不生气，你看，我不是有很多包包吗？并且我也不差钱！额.....应该不差钱。」

就在刚才，姚继来在我把卡片甩到他身上以后，还是拒绝了跟胜男一起吃饭，还说什么要是钱不够，他还可以再往那张卡里打十万。

我气不过，顺手抄起桌上的杯子朝他脸上泼了过去，并大骂了一声：

「孩子被烟都熏咳嗽了，你是瞎了还是聋了！」

泼完那个臭男人，我转身抱上胜男就出了公司。

原本是想回家的，但一想到餐厅已经定了，不吃白不吃。

我又安慰了小胜男几句，她见我确实没有发脾气的迹象，这才安心吃起东西来，可我仍感到她时不时在打量我的脸色。

唉，我快愁死了！

我没养过孩子，现在莫名其妙成了妈，这孩子的爹妈关系还这么复杂。

想我上一世活到六十岁，虽然年轻的时候因为姚胜男那个绿茶婊受了点打击，但是后半生也算平平淡淡安安稳稳。

谁知道怎么回事，又被拉回到人世刷这种艰难的副本！

话说回来，一想到我的人生又跟姚胜男绑在了一起，我就有点不舒服。这几天我一直尽可能避免跟她相处，她也很懂事，不太过来找我，吃饭也多跟阿姨一起，更多的时候，她都自己乖乖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声音开得不大，并且她看电视的时候很安静，从来没有大笑大叫。

我有时候看着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安静地就像一个玩具娃娃一样，心中有点好奇——

养小孩儿这么省事吗？

「妈妈，你怎么不吃啊？」小胜男问道。

「哦，我？我不爱吃甜的。」我看了一眼面前的奶酪派，没什么胃口，都怪刚才点菜的时候走神，什么也没想就点了这个菜。

小胜男面露疑惑，将脸埋下去小声说：

「妈妈是因为爸爸没有来吗？」

「不是，其实，嗯.....我胃口变了。」反正她还小，忽悠她两句她也觉察不出来什么，我还是顺着自己的习惯来就好。

叫来服务员，我决定再点点东西。

「小羊排你们这儿有吗？」

「有的。」

「香煎小羊排，加一块咸派，开瓶清爽一点的干红。」

听见我点酒，小胜男明显哆嗦了一下。

「算了，酒不要了。来份鲜榨果汁吧，再要一杯温牛奶。」

「好的。」

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先把肚子吃饱再说。

香煎小羊排上来的时候，我简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羊排的香气那么诱人，表面的油光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切下一小口，放进嘴里，柔嫩多汁，鲜美无比！我几乎感觉到灵魂出窍的轻飘感。

「妈妈。」

「嗯？」

「小羊排好吃吗？」

「哎哟那可太好吃了，我跟你说！」

说着，我用刀切下一小块，放到小胜男的盘子里，她乖乖地说了声「谢谢妈妈」，然后拿起勺子吃了下去。

「妈妈，小羊排真好吃！」小胜男夸赞。

「那是！」我得意地晃晃脑袋，又切了几小块给她。

「妈妈，你很喜欢小羊排吗？」小胜男问。

「嗯！」我郑重地点点头，「这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食物！」

小胜男懵懂地点了点头，她哪里知道，在我临死前的那些日子，已经尝不出什么味道，这么好吃的小羊排，我已经好久没

有吃到了。

这一餐吃得尽兴而满足，结账的时候听说这一餐是记在姚继来的账上的，我又追加了一份蛋酥打包。

计程车快到家的时候，小胜男靠在我身上睡着了。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覆在她脸上，在那张小小圆圆的脸上勾出一圈朦胧又闪亮的光圈。

我低头看她，发现原来她小的时候，睫毛就是又长又翘的，她的发色浅浅的，还有点自然卷，但是为了迎合李意合的喜好，她将头发拉直染黑，我都几乎忘了她原本的头发什么样子了。

李意合.....

他也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

一想到李意合，那些年轻时候的日子便又在我脑海中重新清晰起来，那些荒唐的、痛苦的、纠缠不清的爱恨又让我的心里揪痛起来。

如果没有姚胜男，一切该有多好。

沉浸在回忆中的我被司机的「到了」唤回现实，我有点恍惚，付完钱便要下车，身子一动，旁边的小人儿顺势倒在了我腿上。

看着这小小一只，我叹口气，将她从车里抱了下来。

.....



抱着她回到家里，刚进门，阿姨便从里面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宋小姐，刚才姚先生打过电话来，说是……」

「什么？」一种不好的预感从我心中升了起来。

「让你三天之内搬离这栋房子。」

03

「别过来！」

站在楼顶边沿的女人身着白纱，被风吹起的长发掩住她的脸，让人看不真切。

「走开！你们走开！」她一边大喊，一边将半只脚踏出了边沿。

「姚胜男！你下来！」我身边的男子声音里裹着焦急和恐惧。我看向他，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李意合。

再去看准备跳楼轻生的女子，不是姚胜男又是谁？

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和李意合大婚的日子，就在刚才，就在我们交换戒指的时候，有人闯进来大喊姚胜男爬到了这座全市最高酒店的顶层，说是除非李意合去接她，不然她就从这里跳下去，就当作是送我的结婚大礼。

此刻，我们一众人全候在这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身婚纱的姚胜男身上，我虽觉得惶恐，可心中仍是生出一丝尴尬

来，好似他们才是今天的一对璧人，而我是来搅局的。

「你下来，我们有话好好说。」李意合的声音比方才冷静沉稳了一些。

「那你答应我，甩掉她，和我结婚！」姚胜男大喊，她的表情冷酷、疯狂，向我瞥来的眼神中带着浓烈的恨意。

「你！」李意合气结，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激怒姚胜男，顿了顿，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身后的亲友窃窃私语声和在风声里，显得嘈杂而吵闹。

「你下来，我们回去商量。」李意合用力缓和着自己说话的语气。

「除非你今天娶我，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姚胜男见李意合并没有一口答应，情绪变得更加激动。

「好！」李意合终是说道，「你下来，我答应你。」

我苦笑。虽然知道李意合是缓兵之计，但心中仍旧一片苍凉。

「那你将她手上的婚戒摘下来！它是属于我的！」姚胜男的声音中显出一丝欢愉，像是胜利的号角响起。

李意合侧身看向我，我看到他眉头紧锁，知道人命关天，由不得我使小性子。我连忙抬手去摘那枚刚刚戴在手上的戒指，可不知为何，无论我怎么使劲，那枚戒指都纹丝不动。

就在我低头跟自己的无名指和婚戒较劲的时候，李意合却突然制止了我：

「不要摘了。」

说着，他将我的手握在手中，转向姚胜男说道：

「我不能娶你。」

姚胜男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爱的是她。」

我心中震动，抬眼去看眼前的男子。我有多久没有这么仔细看他的脸了，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看。

「好，好，好！」姚胜男疯狂大笑，忽而对我怒目而视，「你赢了！」

说罢，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她双臂一震，纵身一跃。

「不要——！」

我从梦中惊起，坐在床上缓了许久才反应过来，又梦见了。

那天发生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打磨，并没有变得模糊，反而愈发清晰，通过梦境一次次在我脑海中重映。

不行！

我已经被折磨了一生，再也不愿跟她再有什么牵连了！

我必须给姚继来打个电话。

早上七点，我已经等不及了。

「喂，姚先生。是我。」

毕竟和对方不太熟悉，我选择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称呼，但是对方像是对这个称呼感到新奇，我听见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轻笑一声：

「嗯，说。」

他的声音懒懒的。

「叫我搬走可以，但是姚胜男不能跟着我去睡大马路，孩子归你养。」

「你又想利用她，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都不要，我养不了她。」顿了顿，我补充道，「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养她。你这么有钱，对她也是个保障。」

「她需要钱的时候，你来要，我给。要是嫌累赘，你就直接扔到福利院去好了。」对方懒洋洋地说罢，不等我再开口，就直接挂断了。

我瞪了一眼手机，气恼地扔在一边。

就在这时，我的余光瞥见房间门口那里，有什么东西闪过。

我走出去，四处扫视了一圈，并没看到什么异常，又蹑手蹑脚地走到姚胜男的房间，轻轻推了一下，门没锁，儿童床上，她还在睡着。

阿姨八点上班，这会儿还没来。

也许是我看花眼了吧。

我索性在客厅坐了下来，认真分析起当下的处境来。

姚胜男的妈妈叫宋锦瑜，从身份证上来看今年刚刚 27 岁，而姚胜男已经三岁了，也就是说她妈妈几乎是大学还未毕业，就上了姚继来的贼床。

现在这个钱比人性更多的姚继来不但想甩掉这个可能早已腻烦的小三，连自己闺女都不要了，从情感上来说，我并没有为姚胜男负责的义务，奈何我现在身份尴尬，披着这样一张人皮，不想管也不行。

更何况她还是个小孩。

不管怎么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先活下去。

阿姨到达的时候，我已经收拾了一堆东西，正跟阿姨交代我要出门一趟的时候，姚胜男从房间出来了，见我两手拎着这么多东西，她似乎呆滞了一下，小声地问道：

「妈妈，你要去哪儿啊？」



我用脚去探鞋子，匆匆地对她说了一句：

「我出去一趟，你在家乖乖的啊，冰箱里还有一包蛋酥，叫阿姨给你热一下。」

说罢，我便冲她摆了摆手，转身出了家门，门后还传来了她小小的一声：

「妈妈再见。」

不知怎么地，我竟感觉她的声音中有哭腔，电视上好像经常会演家长出门，小孩儿大哭大闹的桥段，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可完全不是这样。

许是心理作用吧。

出了门，我打了一辆车，直奔红阳路。

红阳路在市里算是有钱人才会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地段金贵，开了许多奢侈品店，这种地方，仔细找找，一定会有那些回收奢侈品的商铺。

果不其然，在我走完开阳路上几乎所有小街口的时候，找到了这么一家。

我将手中所有的包袋扔到柜台上，一共 13 款包。

老板见我拿来的货品相不错，甚至还有两只限量款，我告诉他家里这样的东西还有不少，若是他给的价格好，我便不去光顾别家了。

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大好，果然有钱就有安全感！

携着巨款，我直奔银行。

这两天在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两张银行卡。我要将这里的钱全都取出来，然后再去新的银行开户，把钱存好。说不清为什么，我直觉这样比较安全。

一切办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的光景。

我又累又饿，想觅个地方吃点东西，来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从未向此刻这样轻松。

随便找了一家餐厅，点好餐，我已经开始盘算宋锦瑜那一墙鞋柜的鞋子可以换多少钱了。

就在我点的餐上齐的时候，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是家里的电话。

「喂？」

「宋小姐，你、你在哪儿呢？胜男她发高烧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姚胜男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好在这家儿童医院离家很近，阿姨说以前胜男一直都是在这家看病的，档案也有，还有一些比较熟的护士和医生。

阿姨说不清楚姚胜男发烧的原因，我心里躁得慌，嘱咐了阿姨一声，便出去找医生。

靠近护士站的时候，听到两个小护士在聊天：

「那个小姑娘又来了，还是发烧。」

「等着吧，一会儿她那个妈就该借这个由头跟孩子爸爸打电话要钱了。」

「这妈也真是够心狠的，为了男人的钱，连孩子都下得去手。」

「咳，人家为了钱，自己都能豁出去，孩子算啥？」

虽然偷听别人的谈话不够坦荡，但我的第六感让我觉得，她们说的事情，与我有关，令我不自觉地静静站在那里听了下去。

「那孩子三天两头发烧住院，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刚才给她量体温，39 度，并且她妈也没在。」

「话说回来，那个女人总教她女儿耍这些小心眼，就不怕她女儿长大了也走歪路吗？」

「人家怕什么，没准人家还觉得躺着挣钱轻松，巴不得女儿继承衣钵呢！」

「呵呵呵呵呵，你这嘴巴够毒的！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要我说啊.....」

「咳咳！」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轻咳两声，却像炸雷一样吓了我一跳，我转身，竟是个医生，那人高我一头，首先映入我眼帘

的一道干净清爽的下颌线。

两个小护士被打断，连忙起身看了过来，先看到了医生，匆忙地打了声招呼：

「李医生。」

继而又发现了我，两人的声音顿时变得干巴巴的：

「宋小姐，你也在这儿啊。」

她们两个脸色通红，互相交换着紧张的眼神，像是怕我发作的样子。

「我想找下给姚胜男看病的医生，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我冷静地对她们问道，对刚才的事情毫无重提的欲望。毕竟，在我看来也不是评价我，我又不是原主。更何况，我一个活过一辈子的人，这种事见多了，实在不值得费心去辩解。

「这位李医生就是。」其中一个小护士快速地说道。

「哦，李医生你好，我想问问胜男发烧的原因。」

「到诊室来吧。」李医生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请坐。」

诊室里有一张桌子，一张病床，两个资料柜，乏善可陈。

倒是一张放在桌上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

照片上有四个人——李医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不知为何，我竟觉得照片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点眼熟。

在脑海中搜索一番，没有什么印象，索性就放下了，我已经不是爱追根到底的年纪了。

「医生，我就想知道胜男是怎么突然就发烧了，早上还好好好的。」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请问宋小姐今天早上可有跟孩子发生什么……」他顿了顿，斟酌了一下用词，「不愉快？」

「不愉快？没有啊，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刚睡醒。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有些纳闷。

李医生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视一下，似乎想要寻求什么答案，但他仍是冷静地回答：

「我问过阿姨，她早上没有吃东西。」

我不解地皱了皱眉。

「但是阿姨说从你出门后，姚胜男便回到自己房间，起初她以为孩子是睡着了，后来去叫孩子吃饭，才发现她躺在床上掉眼泪。后来哭累了就睡着了。」

他说得平静，可我心中却震动不已。



「午饭她也没有吃。阿姨是下午才发现她发烧的。我对她做了必要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完，他盯住我眼睛，说了一句：

「孩子上火，引起免疫力降低，突发高烧。宋小姐能想起什么让她不舒服的事情吗？」

我没回答，但脑海中闪过了早上打电话时，从门口闪过的那道影子.....还有出门时听见的那声带哭腔的道别。

「宋小姐，孩子就像树苗，你怎么养，她就怎么长。」

04

离开李医生的办公室，回病房的路上，我的心绪复杂烦乱。

要说我有多恨姚胜男，倒也谈不上。

比起恨，反倒是可怜更多一些。

她活着的时候，李意合间歇和我说过一些她的情况。

她死后，成了我跟李意合心头一个巨大的伤疤，余生，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个人，但我知道，在我们两个人的沉默里，她的影响从未消失。

我突然想起，那个时候，好多同学朋友都有暗示过我，姚胜男可不简单，更有甚者直接跟我挑明，说她就是个绿茶婊，缺男人、缺爱。

而我却因为了解过她的家庭后，对她生起了一丝怜悯，认为她是因为家庭不幸，所以性格上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她妈怎么养，她就怎么长。也不能全愿她的。」年轻时候的我，对人性的复杂并不知晓，只一味地要给所有事情找一个注脚。

命运是在嘲笑我吧？

好像在说，你这么能耐，你来养咯？

我该怎么办？

回到病房，姚胜男恰好醒了过来，她的大眼睛迷茫地眨了眨，晶亮的眼珠呼噜噜转了一圈，马上转到了我身上。

「妈妈！」她喊了一声，翻身就要坐起来，我连忙走上前阻止。

「别动，躺好了。」

她立马停住了动作，只用那双眼睛盯住我，像是生怕我消失一样。我将她的枕头拍了拍，让她躺得更舒服一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有点烫。

「我饿了……」她奶声奶气地答道。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见我起身要走，她又慌忙改口：

「我不饿！」

「妈妈别走.....」

我顿下身形，看她一眼，转身跟阿姨嘱咐了几句，又给了阿姨一些钱，便托她出去了。

阿姨一走，屋里就剩下我和姚胜男两个人，我要她再睡一会儿，点滴打完我再叫她，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睡。

我没有跟小孩斗智斗勇的经验，便由她去了。我心里烦躁，忍不住每隔一会儿便要看看输液瓶里还剩多少。

「妈妈，你去哪儿了？」像是鼓了很久的勇气，姚胜男小声地问道。

「我去给咱们弄钱去了。」我决定实话实说。

「弄钱？」她有点疑惑，「去找爸爸吗？」

「不不不。」我连忙否认，「我出门的时候不是拎着好多包包吗，我把他们卖了，换成了钱。」

她的小脑袋在枕头上晃了晃，似乎有点不明白：

「妈妈不喜欢它们了吗？」

「嗯，那倒也不是。」我想了想，「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钱。」

她点点头，表情仍是似懂非懂，到底还是小孩子。我见她不再说话，又看了一眼输液瓶，收回目光时，发现她竟在抠弄自己的指甲根部，我伸手去抓住她的一只小手，握在手里。

「妈妈需要钱的时候，会把胜男卖了吗？」

她的声音怯怯地，眼帘低垂，眼睫毛上已经沾了泪水。

我在心里哀叹一声，轻声安慰：

「不会的。因为胜男是妈妈的宝贝，咳咳.....」

我说得心虚，还感觉自己有点怪恶心的，可看着小家伙欣喜的样子，只好清了清嗓子说：

「我卖包是因为包太多了，可胜男只有一个啊！并且卖了包包，我和胜男就有好生活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又用空着的小手伸出短短的食指冲我勾了勾，我见状只好把头伸过去。她将那只小手抱住我的头，奶声奶气地说道：

「妈妈也是胜男的宝贝嗷。」

说完，「吧唧」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顿时老脸一红，活过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这么露骨的告白，真挺害羞的。

幸好这时阿姨回来了，说完，我托阿姨给姚胜男喂点吃的，又要来了刚才托她在外面找到的房屋中介的电话。

跟中介说明了自己的需求，很快约好了第二天看房子的事情。

只有三天的时间，偏偏姚胜男还生病了，唉，心力交瘁。

单亲妈妈不好当啊！

好在姚胜男病得不重，烧也很快就退了，在住院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院了。

原本我想让她在家跟阿姨一起待着，这样我一个人腿脚还快些，可她无论如何不肯离开我，我只好带她踏上了看房之路，留下阿姨一人在家收拾东西。

中介是个年轻的男人，叫小赵。见我还带了一个孩子，弄来一辆有宝宝座椅的电动车，见我讶异，他笑笑解释说是他们这里有个女超人，小孩儿没人看的时候，就要带孩子来上班，这个宝宝座椅就是她装的。

将姚胜男放在宝宝座椅上，我骑车跟在小赵的电动车后面，因为太久没有骑过这种交通工具，我感觉自己浑身僵硬。

「妈妈，你真厉害。」坐在宝宝座椅上姚胜男说道，她的声音那么清脆，引得路边的人都朝我们看来。



「啊哈.....谢谢你。」我有点尴尬地回应，眼神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小赵，生怕跟丢了。

「妈妈，你骑这个好厉害！」姚胜男不遗余力地夸赞，听她语气，似乎很是兴奋。

「你喜欢坐这个电动车吗？」我企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喜欢！」她大叫，「这个比汽车好！」

我无语，不禁想起了很多年前流行过的段子，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再看看开心地摇头晃脑的姚胜男，我不禁一笑，真是小孩儿！

一个上午，我们看了六套房子，其中只有一套我比较中意，那是一套三室，离原本住的地方不太远，附近有个幼儿园，其他配套设施也还不错，只是价格有那么点高。

回到中介公司的会客室里，我一边回想刚才看的几套房子，一边跟小赵了解一些租房事宜。见我犹豫不决，小赵主动提起其中一套两居，我回想起那套房子，也不错，但是.....

接下来我可能要找工作挣钱，不能照顾姚胜男，阿姨不能辞退，我也没有一下子接受和姚胜男成为亲密无间的母女的心理准备。

所以还是三室比较理想。

「价格还能便宜点吗？」我问，上一世，我从未为房子发过愁，谁知道这一世还是经历这样的事情。

唉，我只要跟姚胜男扯上关系，人生就有新挑战。

「真不好意思，宋小姐，您看，那套房子不管是户型、装修，还是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都特别好，尤其那家幼儿园，在附近很有名，许多有钱人家都把宝宝往里面送，您住那儿，将来小公主在那儿上学，您接送也方便不是？这个价格真是不贵。」

「你说的我也理解，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我看房间里茶几都有点积灰了，说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住了不是吗？你们这么放着租不出去，也是一种损失，便宜一点，我就租了。」

「这……」小赵面露难色。

「叔叔，我亲亲你，你给妈妈便宜一点好不好？」一直待在一旁的姚胜男突然走过来说道。

小赵愣了一下，转而笑了一下：「那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吧。」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见小赵转身要走，我忙大叫：

「站住！」

小赵回头看我，有点不明所以。我顾不上跟他解释，直接说道：

「不要申请了，我租了，不需要优惠，你去打合同吧！」

小赵一离开会客室，我便将姚胜男拉到了面前，她这么敏感，早就发现了有不对，这会儿小脸都有点白了，直愣愣地看着我。

说实在的，我有点生气，我没想到她这么小的孩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她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强压情绪，自从李意合去世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动过气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人老了，自然就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也许这情绪是因为这个 27 岁的身体？

「胜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跟叔叔说那种话？」

「我想帮妈妈……」她的声音变得颤抖而细弱。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不能凭借……」我咽了口唾沫，连同「出卖色相」四个字一起咽回肚里，忖度了一下，重新说道，「我们要靠智慧，靠能力，靠劳动来换取想要的东西。」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亲亲和抱抱，这些都是亲人、爱人之间的举动，不能随意亲别人知道吗？」

她又点点头。

「更不能拿来做交易……交易你懂是什么吗？」

她点点头，又摇头，小小的脸蛋写着大大的困惑：

「妈妈跟爸爸要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被噎了一下，只好强行解释：

「那是因为妈妈和爸爸是爱人.....以后不会这样了。」

顿了顿，又补充要求：

「你也不许这样了，好吗？」

她点点头，奶声奶气地说好。

签完合同，我又托小赵帮我联系搬家公司，自己则带上姚胜男回家收拾东西，下午约了将奢侈品店的老板到家中，将阿姨按指示整理出来的包、鞋和衣服一并折了个价给他。

手中有钱，我的心情便安稳一些。

我才不会给姚继来把这些东西留下，就当这是我替他养闺女的抚养费了。

我看着姚胜男的背影，默默计划着未来的事情。

第三天，小赵带着搬家公司的人来后，一众人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

姚胜男一边觉得有点新奇，一边有点不知所措，她似乎没有经历过搬家的事情，对搬家没有什么概念。

我不时嘱咐一句搬家师傅，她便在后面重复一句，不时还要对我伸个大拇指，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能对她笑笑。

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决定跟她「谈一谈」。

「胜男。」我将她放在沙发上，拿捏着用词，「以后你和我，还有阿姨，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了，爸爸可能不会去我们家看你了，你觉得可以吗？」

她那对黑葡萄一样的瞳仁转了一下，煞有介事地说道：

「没关系的妈妈，我们可以去看爸爸。」

「嗯，对，你说得对。」我艰难地回答，说实在的，要是可以的话，我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再见那个男人了，小三这个身份毕竟太尴尬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以后我们不要爸爸了，只有你和我，我们一起生活，你愿意吗？」

她郑重地点点头：

「胜男有妈妈就幸福。」

唉，这孩子好像少根筋，这时候正常不应该大哭着爸爸妈妈都要吗？我果然对小孩儿不是很懂。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我们其实是被姚继来抛弃了的事实，正犹豫是不是等她大一点的时候再说，电话响了。



我将电话拿起。

「第三天了，这次怎么沉住气了？」是姚继来的声音。

「啊？」我有点莫名。

「我在公司等你，你下午带胜男来吧，我们一块去吃个饭，顺便给你买几个包。」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一丝「原谅」的味道，让我有点不爽。

「不必了，我忙着搬家呢。」我没好气地回绝。

「搬家？谁允许你搬家？」姚继来陡然提高声音，似乎很是震惊。

我心说不是你要赶我们走的吗？你精分吗小伙子？

但我什么也没说，他便不容置喙地命令道：

「给我在家等着，我一会儿就到。」

05

姚继来赶到的时候，我刚好和姚胜男一起吃外卖，家里的东西搬完了，因为要等姚继来，我让阿姨跟着搬家师傅先过去了。

大门没关，姚继来直直走进来，「哐」地一声用关门声宣示他的到来。

他走进屋，粗略看了一眼，便将目光落到我和姚胜男身上。



「你想干什么？」他问，脸上虽没有太多表情，声音却压着一丝怒气，不难听出来。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起身说道：

「搬家啊，不是你说的吗？」

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一丝不可捉摸的表情：

「你外面有人了？」

这说法我倒是没有想到，当即反驳：

「你瞎说什么！孩子在这儿呢！」

胜男到底还是小孩子，眼前的事情好像丝毫没有妨碍她吃饭，这会儿她正全神贯注地用勺子和面条较劲，很是认真。

「跟我过来！」

姚继来抓住我的手，径直走向卧室，一进门便反手将门关掉，我趁机甩开他的手，扭扭手腕，还真有点疼，我不禁有点恼脾气：

「别对老人家动手动脚的！」

原本向我走来的姚继来脚步明显滞了一下，见我拧着眉头，声音又软了下来：

「弄疼你了？」

虽然我也是啥都见识过的人了，但忽然听到这么肉麻的一句，还是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自觉是个六十岁的老女人，自我感觉「很安全」，但他这声关怀却提醒我，在外人眼里，我只是一个 27 岁的年轻女人，更何况，眼前的男人还是这个年轻女人的金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气氛都烘到这儿了，我再不做点啥，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姚继来向我走近，我身后便是一张大床，这可不太妙，我不动声色地挪开一步，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

「有事说事。」

他方才柔和下来的表情怔了一怔，慢慢冷了下来，将方才的话又问了一遍：

「你外面有人了？」

「没有。」我也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执意要走，是故意闹给我看吗？」

「我要独立，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还有姚胜男，有问题吗？」

「独立？」他将这个词在嘴里咀嚼了一下，忽然嗤笑一声，「拿什么独立？你工作过吗？知道在外面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凭你，工作一年，也买不到你手里拿的一个包，你能受得了？」

他说的没错，但那是以前的宋锦瑜，不是我。

不过我也没有跟他争辩的必要。

「说完了？还有别的事吗？刚好你来了，你好好看看啊，房子完好无损，钥匙就在门口托架上，没别的事我带胜男走了。」

话音未落，姚继来忽然向我靠近，我吓了一跳，连忙躲开，整个人闪过他，到了卧室门口，我也不是白活那几十年的——见势不妙就逃，是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安全意识。

抓住门把手，扭了一下，门锁开了，我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刚打开一条门缝，肩膀就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了一把，我尚未反应过来，整个人便被按到了门板上。

「哐！」一声巨响，门房也被顺势再次关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姚继来压低声音，这句话几乎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一般，我知道他很生气，但是不知道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甩掉一个包袱对他来说不好吗？并且看他之前的表现对姚胜男的妈妈也不是很在意啊！

「我要自由。」我强装镇定地答道。

「自由？」他重复。

被他困在角落里，我努力在脑海中编造说辞，这时候惹恼对方显然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

他离我这么近，导致我十分地不自在，我一边躲闪着他的逼视，一边想把自己缩小，拉开跟他的距离，哪怕多一厘米也好。

见我不说话，他忽然伸出另一只手捏住了我的下巴，迫使我抬起头来，呵，这个场面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蛮流行的，人称「壁咚大法」。

不过门板怪硬的，硌得背很不舒服，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面前这个男人似乎要亲我？

眼看他的脸已经凑到眼前，就在我要抬起撩阴腿招呼他的一刻，门外忽然传来一阵乱响，姚继来的动作被打断了。

「呜啊啊啊——妈妈——妈妈——」是姚胜男的哭声。

姚继来叹口气，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忘恩负义」，说罢开门走了出去。

姚胜男还在哭，我虽惊魂未定，但还是连忙走了出去。

只见姚胜男坐在地上，餐盒也被打翻在地上，有些汤汁还洒在了她的小腿上，她的两只小手捂着脸，哭个不停。姚继来走过去，似乎想要抱她起来，可走到跟前，不知为何停住了。

他抬起头，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留下一句：

「你中意的那家幼儿园，我已经打点好了，下周开学，你带她去就可以了。其他事情，我让秘书联系你。」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连忙走到姚胜男面前将她抱起，拍掉她腿上的食物残渣，问道：

「你怎么样？摔疼了吗？烫着了吗？」

她的哭声戛然而止，两只原本紧紧捂着眼睛的小手悄悄张开两条小缝，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爸爸走了吗？」

见她不肯放下手，也许是溅到眼了。

「走了。你还好吗？眼睛没事吧？」

听我一说，她的小手忽然像两扇小门一样打开，一双黑葡萄一样圆溜溜的大眼睛对我眨巴眨巴，一滴眼泪都没有，原来是装哭！怪不得刚才姚继来那样看我，大概以为是我教的了。

我这才明白她是故意的，是她把我救出来了。这时她的小手又合上，然后发出一串可爱的笑声：

「妈妈，我的眼睛没事。你看你看，芝麻开门！」

小手又打开，那双大眼睛有点讨好地看着我，我怎么好怪她说谎吓人，只好冲她无奈地笑了一下，她见我笑，这才放心地笑了起来。

洒在她身上的汤汁一点都不烫，只不过是衣服脏了，她也不是摔倒在地上的，没受什么伤。我将她放在洗手池上给她洗小腿小脚丫，回想到刚才的一幕，不禁老脸一红。

「妈妈你怎么脸红红的，是发烧了吗？」

「不是。」我说，「岁数大了，受不了这个。」

姚胜男小脑袋一歪：

「妈妈的岁数很大吗？」

我看她一眼，心说你妈岁数不大，我的岁数可不小。

新家安顿很顺利，我和阿姨接连几天忙到昏天黑地，但我丝毫不觉得累，在病床上躺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获得一副健康的躯体，流汗也好，手脚发软也好，都让我觉得那是活着的信号。

周一，我放了阿姨两天假，自己带姚胜男到幼儿园报道。姚继来打点好的幼儿园正是租房时看好的那家，之前我还在想入园又是一番折腾，中介小赵说这家幼儿园还挺难进的。姚继来把这件事解决了，倒给我省了许多麻烦。

早上到幼儿园时，园内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等在那里。我们到得挺早，见大家都互相打招呼，有的小孩儿已经被家长放到幼儿园的游戏区适应环境，我也有样学样要姚胜男去结识小朋友。

看着姚胜男依依不舍地撒开我的手，走到游戏区，有点不安地时不时回头看我的样子，我竟莫名觉得有点心疼。

因为她是小孩子。

我这么告诉自己。

定然不是因为她是姚胜男。

看着她的背影，想到自己的上一世，我和李意合没有孩子，一辈子没有因为小孩儿的事情发过愁，此刻生出无限感慨：小孩子果然是甜蜜的负担啊.....

正在我发呆出神的时候，小腿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低头一看，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小男孩摔倒在我面前，我连忙蹲下扶他起来，这才看到他还戴了口罩。帮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问他有没有事，小男孩酷酷地说道：

「没事，谢谢阿姨。」

说完，他仰起脖子看了一圈，又转而问我：

「阿姨，请问老师在哪里啊？」

就在这时，一名穿着工作服的老师从室内走出来，满脸笑容地说道：

「各位新入园的家长、小朋友们好，我们的教室已经准备好了，请大家一起到 7 号教室参加我们的入学仪式。」

游戏区的小朋友纷纷扑向各自的家长，姚胜男跑到我面前的时候，红扑扑的小脸上渗出了一层薄汗，帮她擦完汗，我才发现小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大概跟着他家长进教室了吧。

大家一齐进了教室，短暂的纷杂后，家长四散站在教室周围，我在后面选了一个位置站定，看到姚胜男落座后，我仔细环视了一圈，那个小男孩果然也在。

别的小朋友都在四处张望，看这看那，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唯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不禁莞尔，还挺酷。

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做完欢迎致辞和一些必要的介绍后，开始调动教室内的大家做一些互动小游戏。

一个老师给孩子们一人发了一朵小雏菊，尔后宣布，小朋友们要一一做自我介绍，然后把手中的小花送给自己喜欢的小朋友，然后问对方「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这倒是新鲜，这种互动虽然是积极的，但是我又隐隐担心姚胜男要是收不到花会不会不开心？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游戏开始没多久，姚胜男就收到了两朵小雏菊，她将手中的三朵小花冲我晃晃，很是开心。

这下好了，肯定有别的小朋友收不到花花了。我暗叹一声，游戏有漏洞。

这时，轮到那个棒球帽小男孩做自我介绍了。他站起身子，沉静地开口：

「大家好，我叫李意合。」

说完，他转身穿过小朋友的桌椅径直走向教室后面来，而此刻，我已经全然怔在那里。

他在我面前站定，举起小雏菊：

「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三岁的李意合对我问道。

06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李意合，忘记了伸手，有老师提醒「要送给小朋友哦」，但他像是没有听见一样，直直向上伸着小雏菊。

是的，这就是他。

不是重名，不是做梦，就是他。

可是.....

「不许你抢我妈妈！」一声响亮的大叫，我晃过神来，看到姚胜男不知什么时候冲了过来，直接推了一把李意合。

教室里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好在老师经验丰富，赶紧跟过来扶住李意合。我也叫住了姚胜男，告诉她打人是不对的。



我叫姚胜男跟李意合道歉，姚胜男撅起小嘴，很快红了眼眶：

「是他不好，他要跟我抢妈妈！」

李意合淡然地看了看姚胜男，仍把小雏菊伸向我。我几乎是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接，这时老师突然开口说：

「你看胜男小朋友都哭了，你把花花送给她，和她做朋友好不好？」

李意合摇头，坚持不要。

场面陷入僵局，老师一脸无奈地看着我，希望我来说点什么，可我看着两个小孩儿，只觉得心慌意乱。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教室门口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原本聚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齐齐望去。

男人头发乱蓬蓬的，远远看去，有点眼熟。

只见他目光在教室内左右打量，自说自话地介绍道：

「我是李意合的家长，请问他在？哦，看到了！」

男人一边向教室后面走来，一边为众人的注视感到迷茫，走到李意合跟前，问向一旁的老师：

「李意合闯祸了吗？」

老师向他解释来龙去脉，李意合将小雏菊收回胸前，姚胜男死死抓住我的手指不肯松开，时不时对李意合瞪眼相向。

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地动山摇。

且不说眼前的男人我认识，正是前几天去医院见到的李医生。

李意合的出现已经使我震惊万分了，万万没想到李医生竟是他的家长？那他是？

李医生听完老师说的话，思考了一下，对李意合问道：

「老师说规则是送给小朋友，你能明白吗？」

李意合点点头。

「那你要不要考虑送给这个小妹妹，跟她和好，做好朋友？」

李意合闻言，默默地低下了头，忽然又抬头看向我，我艰难地对他露出一笑，他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将小雏菊塞进我另一只手里，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座位。

老师和李医生面面相觑，还是园长首先反应过来，将游戏推进下去，好在小朋友们也没有受到多少干扰，入学仪式顺利结束了。

家长们陆续离开幼儿园，姚胜男再三要我答应一定会在她放学之前来接她，不远处，李医生也在和李意合说些什么，我忍不住支起耳朵去听。

「早上怎么不叫我？」李医生问。

「你在睡觉。」李意合回答。

「所以要叫啊！」李医生说。

李意合没说话，我偷偷向他看了一眼，却正撞上他看过来的目光。我赶紧收回目光，又对姚胜男嘱咐了两句，这才出了幼儿园。

走了没两步，便听到身后有人喊：

「宋小姐。」

我转身，不是别人。

「李医生，你好。」

李医生走上前来，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道歉：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我将他打量一眼，只见他不止头发乱蓬蓬，唇边的胡茬也有些明显，和他在医院时整洁严肃的模样截然不同，我伸手指了一下：

「你的T恤穿反了。」

他忙低头看，咧嘴笑说：

「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昨天值了一夜班，早上睡迷糊了。」

我沉默了一瞬，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是李意合的.....？」

「叔叔，我叫李清晏。」

我心中大恸，眼睛蓦地酸胀不已，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踟蹰片刻，问了出来：

「他爸妈怎么没来？」

他沉默一瞬，说出了我最不想听到的答案：

「车祸，去世了。」

我低头，泪水止不住地落下。

「你怎么了，你.....诶.....我.....纸.....」

他手足无措地在裤兜里摸索一番，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是我心中难过，实在难忍。那张放在李清晏办公桌上的照片又闪现在我脑中，站在他身旁的原来是李意合的父母，怀中的婴儿正是李意合。

上一世，李意合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他跟着叔叔长大，可叔叔却在李意合考上大学那年，因受情伤独身一人去了海外，再也没有回国，最后更是客死他乡。

这个我前一世素未谋面的叔叔，此刻就站在我的眼前，面露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而我意识到此刻的李意合，已经经历了失去父母的苦难，再次相见，他的人生似乎也并没有变得美好一些。

李清晏不放心我，执意送我回家，交谈中得知他和李意合的家离得很近，他没有追问我为什么哭得伤心，一路上自说自话：

「那小子今天缠着你，多半是因为你穿的裙子，他妈妈就喜欢这种风格的裙子。」

我恍然，想起前一世，他很中意给我买裙子，格纹，轻纱，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样式，原来竟是为这。

即便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我们之间也仍有许多未知的事情啊。

回到家，我瘫坐在沙发上，整个人感觉像是被人抽掉了脊骨一样，疲惫不堪。

闭上眼睛，脑海中的回忆如层层海浪涌了上来。

我和李意合是在大学认识的。

那时候，李意合总是一副生人莫近的样子，加之他的相貌出众，成绩也很好，吸引了许多女生的注意。

那时候，姚胜男总是出现在他的左右，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直到有个女生跟李意合告白被拒绝后，询问得知姚胜男只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后来，知道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更多的女生跃跃欲试追求李意合。

也是从那时候，关于姚胜男是个绿茶婊的传言越来越多，人们说她整天缠着李意合，明知道李意合对她没意思，还摆出一副正牌女友的样子找茬那些追求李意合的人。

原本我只当那些是与我无关的谣言，并不理会。

直到我和李意合越走越近，才亲身体会到姚胜男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

好在李意合始终如一，虽然我们中间也有过一些误会，可他最终仍选择了我。即便姚胜男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来破坏我们的婚姻，我和他也相互扶持着走到了最后。

只是可怜李意合，他的一生，就像铭刻着苦难的一本书，每一步，命运都要拿生命来戏弄他一番。

不过两岁，他的父母便离他而去。

想到他今天独自一人去幼儿园、一个人找老师，还有他坐在座位上安静的样子，原来，那不是小孩儿耍酷，而是他知道，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并没有一个是为他而来。

我只晓得姚胜男和李意合是很小便认识的朋友，但万万想不到竟是幼儿园的年纪，两人便相遇了。

大学的时候，因为姚胜男的存在，我很嫉妒她，很遗憾自己没有参与李意合的童年，没有比她更早一步认识李意合。

谁能想到，我会有机会来到他的童年，可天公不作美，竟是以这样的身份。

而李清晏？

那张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脸，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跟那个背负情殇、客死他乡的叔叔联系到一起。

等等！

李清晏一辈子没有结婚，如果我给她介绍个女朋友呢？

如果我努努力，促成他的婚姻，他的未来会不会发生改变？

如果他的未来会因此改变，是不是证明其他的事情也还有转机？

我现在是姚胜男的妈妈，只要我不像她原本的妈妈一样养育她，是不是她就不会再纠缠李意合？不会做出那些偏激的行为？

不过见面第一天，两人就结了梁子，也许他们两人的羁绊已经因为我的出现而打破了？

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让他俩交恶好了！

让姚胜男讨厌李意合，总好过她爱而不得.....吧？

我睁开眼，默默地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既然老天显灵让我死后复生，那就再大方一点，给点提示吧，比如在天花板上出现两个大字：正解！

看了半天，天花板还是原样，屋子里静得可怕。

「叮叮叮——」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沉思中拉回，同时也把我吓得不轻。

我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一声焦急的问候：

「是姚胜男的妈妈吗？」

「对，我是。」

「麻烦您再来一趟幼儿园吧，姚胜男和李意合小朋友打架了。」

07

再次来到幼儿园的时候，走到办公室，李清晏已经等在那里了，我冲对方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接着，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首先落在了李清晏的身上，帽子已经脱了，口罩也没戴，头和脸没事，衣服似乎也是完好，膝盖.....膝盖上贴了一块无菌创可贴！

一瞬间我火冒三丈，将目光甩到姚胜男身上，却见她双眼红肿，眼中含着泪水，我的怒气撞上这双泪眼，顿时消了一半。

「老师，不好意思，请问俩孩子这是？」我压着火气问道。

「是这样，方才大家课间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卫生间洗手池那里，胜男小朋友推了一把李意合小朋友，导致李意合小朋友摔倒，磕破了膝盖，但是.....」

老师顿了顿，眼神似是无意地扫了一眼姚胜男，姚胜男连忙躲到我的腿后。

「姚胜男小朋友说是李意合小朋友用水泼她，她为了躲开，不小心撞倒了李意合。」

闻言，我不觉又多看两眼李意合，心中担心不已：

「那他除了膝盖，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啊？有没有扭到脚？」

小李意合迎着我的目光，淡定地摇了摇头。

「有没有碰到别的地方啊？膝盖贴个创可贴能行吗？要不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摔坏啊？」

我急急地抬眼问李清晏，李清晏原本也打量李意合，被我这么一问，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不过就擦破点皮.....」

「那怎么行呢？擦破点皮也是、也是很危险的，万一破伤风.....」

说话的时候，我不时看两眼李意合，恨不得现在就抱起他往医院冲，身后的姚胜男弱弱地连叫了几声妈妈，我都无心理会。

「咳咳，胜男妈妈。」老师清了清嗓子，打断了我连珠炮一样的问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园方，肯定是要保障孩子们的安全，眼下还是要先解决两个小朋友的矛盾，以防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您说对吗？」

「是是是，老师您说得对。胜男，还不给李意合道歉！」我反手将躲在身后的姚胜男拉出来，严厉地命令她。

「妈妈，不是的！」姚胜男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样，豆大的泪珠已经从脸上落了下来。

「你还说！」我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起来，「李意合的膝盖都受伤了，要是他伤得严重，我.....」

「咳、宋小姐、宋小姐！」李清晏在一旁看不下去，开口打断了我的呵斥，「不过是小孩子有矛盾，说开了就得了，别吓着孩子.....」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姚胜男哭得更伤心了，她一只手紧紧抱着我的腿，另一只手不停地擦眼泪：

「妈妈，妈妈，不是我的错，就是他拿水泼我，我不是故意的.....妈妈呜呜呜呜.....」

我不无担心地再看了一眼李意合，李意合这时开口说道：

「阿姨，我没事。她不是故意的。」

我怔住，轻轻地点了点头，和缓了声调：

「胜男，虽然李意合说了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受伤，都是你的原因，你要给李意合道歉，知道吗？」

姚胜男抽抽搭搭地止住哭声，抬头看我，见我表情坚决，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弯腰将她跟我的腿分开，她还是坚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这才看向李意合小声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没关系。」小李意合淡定地回应。

「意合小朋友的叔叔，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解决的吗？咱们双方家长都在，如果您有什么诉求，可以提出来。」老师转向李清晏，后者则自始至终是一种懵懂的状态。

「没有，我们没什么诉求，你觉得呢？意合？」他看了看李意合。

李意合摇摇头。

「那好，既然如此……」见事情圆满解决，老师松了一口气，「两位小朋友先回教室吧。李先生，辛苦您跑一趟了，下次有事我们再联系。」

李清晏点点头，说了两句客气话，紧跟在李意合他们身后出了办公室。

「胜男妈妈。」见办公室没人了，老师这才开口唤我，我连忙点头回应。

「是这样的，对方家长没有追究，但是我仍然想跟您再谈一下这件事。关于小朋友打闹这件事，虽然胜男小朋友说她是因为对方用水泼他，她为了躲开对方，不小心撞倒了对方，但是事实上……」

她顿了顿，目光在我脸上扫视一圈，似乎在斟酌字眼：

「我说了您别生气。」

我点点头。

「李意合小朋友并没有用水洒她，是她趁对方不注意，在身后推了他一把。我们负责园区卫生的阿姨，正好看到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虽然姚胜男小朋友哭得很伤心，可能确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她确实是故意推倒李意合的。」

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很担心我会不相信，会怪他们不该冤枉姚胜男，但是她哪里知道，她说的这些我太相信了——

这也太姚胜男了！

我都恨不能拉住她的手跟她交流一下当年姚胜男那些绿茶行为，痛诉我被绿茶坑哭的那些血泪史！

但是我忍住了，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姚胜男的妈，当务之急是听听看老师要说什么。

「我知道老师您的意思了，回到家我一定严厉地批评她！」我郑重地承诺。

「嗯，我相信您做得到。」老师似乎被我愤慨的样子惊讶到，不无担心地说，「不过孩子毕竟还小，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况且，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看到了，没准胜男小朋友将李意合当作了假想敌，这也是可能的。您要做的，主要还是疏导孩子，不要让孩子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和行为，您说对吗？」

我点头如捣蒜。

临走前，老师给了我一张薄薄的宣传页，告诉我里面的内容主要讲的是当妈的如何跟孩子沟通。

我将宣传页打开，只见上面写着「我和妈妈是好朋友」八个大字。

想到要和姚胜男做朋友，我不禁打了几个哆嗦。

离开幼儿园的教学楼向幼儿园的大门走去，远远地，就看见站在那里的李清晏。

「嗨，我还以为你被老师关进大牢了，正在这里策划营救方案呢！」

我噗嗤一笑，忍不住说道：

「你的T恤怎么还反着呢？」

他向之前一样，又是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回去倒头睡着了，忘了翻过来。」

「今天的事情，真是抱歉，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姚胜男。」

「不不，可别，小孩子哪有不闹矛盾的，不过是摔了一下，不用这么兴师问罪。」

我笑笑，道了声谢。

两人呆呆地戳立了半天，我才觉得有点尴尬，只好打破沉默：

「我还要去超市买晚餐的材料，先走一步了。」

「啊？」李清晏又挠了挠头，「哦这样，我、我也要去买菜。」

说完，不由分说地跟了上来。

一路上，他时不时说到「现在的小孩儿真是金贵，小磕小碰，老师就如临大敌」，还说什么「我们小时候可皮实了，除非摔个头破血流，不然老师才不当回事呢！」

说完，他还问我：

「你小时候学校老师也这么小心翼翼的吗？」

我看他一眼，心说，还真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

他哪里知道，此时三岁的我，也刚刚踏入幼儿园呢？

见我不说话，他也不恼，自顾自地说些照顾小孩儿虽然累，但是挺有意思之类的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我神游到了哪里。

这些日子，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的我在哪里呢？

爸爸还有妈妈，年轻的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可无论我怎么回忆，我就是想不起来三岁的时候，我家到底是在哪里，家里的电话号码又是多少。

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来到这座城市的，在那之前，我从未踏足这个地方。

可在那之前的记忆，不知为何变得那么模糊，我竟完全记不清楚。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只记得，我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爸爸，一个温柔大方的妈妈，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超市里，李清晏跟在我身后，随手拿点什么扔进他的购物车，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晚饭究竟是做何方料理。

「买个饼干，你看的这么认真？」见我举着三盒不同的饼干查看配料表，他在一旁笑道。

「嗯，要找没有花生的。」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一番比较后，将其中两盒放回货架。

转到冷冻食品区，我又拿起几盒饺子，他则在不远处拿了几包方便面扔进购物车。

「买好了吗？」他走过来问。

「嗯，要这个。」我从冷柜里抱了几袋饺子出来。

「全要虾仁的？」他好奇。

「嗯。」

结账的时候，我要了两个提袋，将东西分类装好，李清晏也将他的那些东西满满装了一兜，但他执意要帮我拎一个袋子，我想了想，顺势将其中一个递给了他。

分开的时候，他将那袋东西还给我，我对他笑笑：

「这是给李意合买的，算是替姚胜男给他道歉。」

他抬手向袋子里望了一眼，嘟囔了一句：

「全是那小子爱吃的东西。」

说完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好像很了解李意合诶！」

我愣了一下，轻轻说了一句：

「是吗？」

「我老公也爱吃这些。」

08

幼儿园放学去接姚胜男的时候，远远地看着她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教学楼走了出来，垫着脚尖使劲伸着脑袋向外看，小脸上一双淡淡的眉毛还像是有心事一般缩在一起，直到看到我，小脸上才绽出一个大大的笑来。

我冲她摆了摆手，目光不自主地越过一众小朋友的头顶去搜寻，终于在最后看到了小李意合的影子。他戴着棒球帽和口罩，低着头默默地落在队伍的尾巴上。

姚胜男大叫一声妈妈向我跑过来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他向这边瞟了一眼，可等我扶住姚胜男望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独自一人走开了。

我走上前问老师，李意合的家长不来接吗？

老师叹了口气，跟我说了一句：

「他就一个叔叔，刚才给我们打电话说在医院走不开，叫孩子自己回家就行，我也特地交代了李意合小朋友，叫他到家立刻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跟老师道别后，我拉着姚胜男特地小绕了一圈，直到看见李意合走进一栋居民楼，这才放心回了家。

帮姚胜男换了家居服，她自己乖乖地洗了手和脸，举着手出来跟我邀功的时候，脸上还挂着不少水珠。

给她擦干水，我将她放到餐椅上，又在她面前放上做好的南瓜泥做点心，自己则坐在了她的对面，一边听她讲第一天上幼儿园的见闻，一边思索着如何开启我要说的话题。

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了很久，一方面自己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担起这样的责任。再者，姚胜男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我是否有权利来影响她的人生？

可想来想去，既然相逢一场，孽缘也是缘，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妈妈，我觉得，就是，就是那个幼儿园很好玩！」她手舞足蹈地说着，还往嘴里塞了一口南瓜泥。

「胜男。」

「嗯？」

「今天在学校里和小朋友闹别扭的事情，可以跟我说说吗？」

听见我提到这件事，刚才还兴致高昂的她立马变成了蔫了的茄子，小脑瓜几乎耷拉到碗里去。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蛋，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让你再回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老师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万一因为这件事误会了你，不喜欢你了，那可怎么办？」

她的头稍微抬高了一下，我看到她的大眼睛还偷偷瞄了我一眼。

「那老师说，看到你推了一把李意合，这是真的吗？」

听见李意合的名字，姚胜男的嘴巴抿了抿，顿了片刻，点了点头。

「那胜男推他是因为他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她又点了点头。

「那他是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呢？是因为他朝你洒水了对吗？」

这一次，她没有向之前那样干脆地点头，反而将嘴巴抿得更紧了。

「老师说没有看到李意合小朋友向你洒水，是老师看错了吗？胜男？」

我看见她的肩头快速抖动了一下，似乎抽了一下鼻子，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于是乘胜追击：

「没有？是老师没有看到吗？」

这次，她终于微微将头抬起一些，我低头去看，发现她的大眼睛已经蓄上了泪水，我的心里没来由地一抽，听见她小声地嗫嚅：

「对不起妈妈，我撒谎了。呜哇——对不起——」

她抬起脸对着我大哭，嘴里含着一口南瓜泥，右手紧紧抓着勺子，有点狼狈的样子看起来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忍不住拿纸给她边擦脸边安慰：

「不哭不哭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不哭了乖——」

许是见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她渐渐放松了一些下来，见她抽抽搭搭地还不忘嚼两口嘴里的食物，我刚想叫她吐出来，谁知道她竟咽了下去，带着哭腔还不忘拍马屁：

「妈妈做的南瓜泥真好吃，呜呜……」

我强忍着没有笑出声，从来不知道姚胜男竟然还是个吃货，但是我仍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那可以说说为什么要推李意合吗？」

她每吸一下鼻子，小脑袋就不知不觉地摆一下，断断续续地回答：

「我不喜欢他跟我抢妈妈……」

说完，似乎受了天大委屈，再次放声大哭起来，这次还打起嗝来。

我连忙起身做到她身边去，一边给她拍背，一边安慰她没事了。哄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最后还再三确定了我不会生她的气，这才算完。

晚上给她洗完澡，我给她讲起了匹诺曹的故事，讲到匹诺曹一撒谎鼻子就会变长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去捂住了自己的鼻子。我心中觉得好笑，但看到效果显著，坚持将故事讲到了最后。

姚胜男听完故事，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认真地看着我：

「妈妈，说谎就会变成小木偶吗？」

我本想点点头说是的，可我看着她，突然想到了上一世，她去世的那天，话到嘴边变成了：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就不会的。」

「什么是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就是.....不会伤害别人的谎言。你能明白吗？」

她的大眼睛眨了眨，懵懂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不懂，但是今天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又补充道：

「不过对坏人是可以撒谎的。」

她的小眉头蹙了起来，似乎更加迷茫了，我看见她用力去理解的模样，刚要跟她说长大就明白了，她就猝不及防地走过来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再也不对妈妈撒谎了。」

她的两只小胳膊劲儿还挺大，我被她紧紧箍着，不知道是憋的
还是什么，竟然有点脸红。

「妈妈你会永远爱我吗？」

我的身子一僵。

许久。

点了点头。

——

幼儿园入园第一天的打架风波过后，我和姚胜男约法三章：

不准撒谎

不要和李意合交朋友

不准和李意合闹矛盾

我对她的要求不高，只要别给李意合制造麻烦就好。

她也因为我没有因为那件事责备她很是高兴，痛快地就答应了。

幼儿园生活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下去，人的惯性多么可怕，
我竟然还有点习惯了每天为小孩儿忙碌的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和她一起吃饭，送她上学，接她放学，陪她做一些手作，连阿姨都笑我，说我「突然就会当妈了」。

我有点不解，问她我以前对孩子很坏吗？

阿姨笑笑，说坏倒是不至于，就是不怎么亲孩子，孩子也怕我。但是现在胜男每天睁开眼就要找妈妈。

「以前呢？以前不这样吗？」我问她。

「哎哟，你这心也是大。」阿姨将手里的豆角掐头去尾放在盆里，沉吟一声，「之前住姚先生的房子那儿，你七天有五天喝得自己是谁都忘了，剩下两天连人影都摸不着，哪里顾得上她。」

我垂眼择豆角，并没有说话。阿姨自顾自说了下去：

「胜男呐，每天都是自己吃饭，自己看电视，自己跟自己玩，我每次看见她抱着娃娃自言自语，我那个心呐！哎哟……」

阿姨说着，竟还抽了抽鼻子：

「不过现在咱们搬家啦，我看你也跟以前大不一样啦，这样挺好的，对孩子好，对你也好。」

阿姨是个五十多岁的人，老公已经不在，用她自己的话说，闲着的时候心里发慌，干脆就找了个阿姨的活计，这样也不用住在儿子儿媳家惹眼，还能挣点钱贴补。

阿姨人很勤快，干活也麻利，我还挺喜欢的，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会坐下来跟她一起弄弄菜，聊聊天。

有时候拉着她一起逛街买衣服，我感觉自己就像多了个老姐妹一样，有时还会嘴瓢说出类似「哎呀你还年轻呢，这个颜色没问题，等你到我这个岁数.....」

阿姨就会笑说：

「我还能长到你这个岁数，那我不是神仙了？」

接触得多了，相处很愉快，说起话来就没有太多顾忌了，更像是两个老朋友，只不过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跟她儿子一般般的，她总替我担心。

「不过，你这么年轻，总得找点营生做。孩子越长越大，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手心朝上跟别人要钱，总不是个稳妥的办法。」

我知道她说的是跟姚继来的事，于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她说的话，她欣慰地笑了笑。

这段时间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虽然说自己穿越了几十年，在一些形式上占了先机，买房买股票都比较有利，但我还是想做点实业，只不过太久没有工作了，一下子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虽然把那些包包鞋子衣服卖了一些，又合上银行卡里的钱，数目也算不小，但是坐吃山空终归不是好主意，钱可太重要了。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手机提醒了响了起来，该去接姚胜男了。

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孩子出来了，小班一共有四个班，姚胜男在二班，我站在门外不久，他们便出来了。

姚胜男远远看见我，举手跳着脚跟老师说「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来了」，老师跟我对视一眼，这才放了行。

我磨磨蹭蹭地给姚胜男整理了一下衣服和书包，一边听着姚胜男说肚子饿了，一边偷偷去瞄李意合有没有出来。

李意合仍是跟在队伍后面出了幼儿园，可他刚走了没两步，便被一个女人叫住了名字。那女人很年轻，长得也很漂亮，穿了一件杏色碎花长裙，长长的头发柔顺地挂在耳边。李意合走过去，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幼儿园门口人声嘈杂，我离得有些距离，他们说了什么我也听不到。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上前问一句时，那女人微笑着向李意合伸手，李意合摇了摇头，我刚要松口气，李意合竟跟在女人身后走开了。

这一切没有一个老师注意到，我瞬间感觉有点不妙。

就在我抓起姚胜男的手要跟上去的时候，一个身影闪到了我的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

「宋小姐。」

我有些莫名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不知来人是谁。

「我儿子也上这个幼儿园了。」她顿了一顿，「继来不会没告诉你吧？」

对方似笑非笑，盛气凌人，目光由上至下，落在了姚胜男身上。

09

不会吧.....不会吧？

难不成这是要上演大众喜闻乐见的原配手撕小三，可这锅我一点也不想背啊！

「请问你是？」我一边注意着对方不要把包摔到我脸上，一边将姚胜男拉到了身后，姚胜男的小手将我的手指抓得紧紧的，似乎很是害怕。

「啥？」对方被我问得一愣，旋即反应过来，不屑地笑出声来，「你这是演哪出啊？玩失忆？你就凭这点演技把继来哄上床的？」

「当着孩子面，你嘴巴放干净点！」对方说话实在难听，我的火气也上来了，「胜男，把耳朵捂上！」

姚胜男听话立刻就松开我的手，紧紧捂住了自己耳朵，把小脸都挤变形了。

「哟，装什么纯情大姑娘呢？」对方似乎一点也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你还怕你闺女知道你那些丑事？」

说话间，接孩子的人都匆匆走过，有谁愿意自家的孩子听到这种脏耳朵的事呢？可人到底都有好奇心，人们从我身边走过，眼神便不自觉飘了过来。

想到即便打起来，我也没什么优势，人原配毕竟占据道德高点。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伸手抓住姚胜男的胳膊，转身要走，这时李意合和那个女人已经完全没有踪影。

「别走啊！」眼前这个跋扈的女人不依不饶地拦了一下我的肩膀，「话还没说完呢！」

「有话快说！」我不安地看向李意合消失的方向。

「你呢，既然已经被赶出继来的房子，继来什么态度我想你也明白了。」女人得意地抠抠指甲，「我和我儿子已经住进去了。希望你们以后离继来远远的，别让我看到你勾搭我男人。」

「妈妈！」一个响亮的声音堵住了我刚要说的话，顺着声音看过去，原来是中班放学了，迎面跑出来一个胖墩墩的小男孩。

对面的女人也听见了声音，脸上瞬间换上了比方才要温柔得多的表情，半蹲下身子张开双手迎接那个男孩。

我趁机抱起姚胜男要逃离现场，谁知道女人似乎势要将找茬进行到底。

「我告诉你，不要再打继来的主意。」

我十分想告诉她我对姚继来没有兴趣，但是说出来谁信呢？还不是自取其辱！

见我没有说话，她似乎很是满意，忍不住说道：

「就算他老婆死了，也轮不到你！生个闺女就想跟我和我儿子争？做梦！」

等等！

她刚才说什么？

他老婆？

这个女人不是原配？

好嘛！原来方才上演的是比原配手撕小三更刺激的戏码，小三手撕小四？！

「不过是个女儿，哪比得上我家宗盛大宝贝！」

女人得意洋洋，我却听得异常刺耳，看了一眼怀里的姚胜男，她还听话地用手捂着耳朵，一双大眼睛干净清澈。

「女儿怎么了？你不也是别人家女儿吗？」

她没想到我会反唇相讥，表情结在脸上。

「再说，继来要是对你，和你那宝贝儿子满意，哪还有我和我闺女什么事呢？你说.....对吗？」

说完，我抱着姚胜男快步追着李意合离开方向走去，不再理会身后那个疯女人的骂骂咧咧。

一直走出去很远，也没有看到李意合和那个女人的影子，姚胜男这时开口问道：

「妈妈，我还要捂多久啊？」

「嗯？抱歉，我忘了。」

我将她放在地上，顺势牵住她一只手，她的另一只手自觉地垂下了。

「妈妈，你在找什么啊？」

「.....没什么。」

回到家，我让阿姨给胜男换衣服吃东西，自己则坐在客厅里犹豫半天，最终还是打电话给老师确定李意合的情况。

从老师那里得知李意合已经回家了，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那个女人是谁呢？

李清晏的女朋友吗？

洗澡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她哪儿来的自信指责宋锦瑜啊？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在幼儿园门口吵架，亏她想得出来，就不怕别人议论她儿子吗？

还是她觉得自己儿子金贵得很，别人都得因为她生的是儿子高看她一眼？

姚继来的儿子.....

姚宗盛、姚胜男.....

想到这两个名字间的火药味，我不禁觉得好笑，搞不懂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在想什么。

从浴室里出来，我听见姚胜男的房间隐约有说话的声音，怎么回事？

我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姚胜男的房间门没关，方便她起夜叫我。只见她的小床上，中间鼓起一个小包，上面盖着她最喜欢的绒毯，奶声奶气的声音就从绒毯下面传了出来：

「爸爸，妈妈今天都哭了。」

「嗯.....嗯.....就是，就是刘阿姨，她骂妈妈，还推妈妈，她还要打妈妈。」

「嗯，她还说叫胜男和妈妈再也不要找爸爸。」

「妈妈？妈妈洗澡呢，妈妈都哭了.....」

听到她这样说，我再也忍不住，走上前去戳了她一下，隔着绒毯都能感觉到她的小身板一下子僵硬了。我又戳了她一下，这个小人儿才慢吞吞地从绒毯里爬了出来，一只手藏在背后，还偷偷打量我有没有生气。

我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她，她身后电话里传出来姚继来的声音：

「喂？喂？怎么不说话了？」

我冲她点了点下巴，她将手机拿出来贴在脸上：

「胜男要睡觉了，爸爸再见。」

说完，不等对方反应，她迅速地点了挂断，将手机推到我的面前，然后动作麻利地躺下，将绒毯盖在身上，紧闭眼睛，假装睡觉。

我拿起手机，叹了口气：

「胜男？」

「我睡着了，等我醒了再和妈妈说话。」

「那我就跟睡着的胜男说句话吧。」

她不回应。

「睡着的胜男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跟爸爸撒谎吗？」

她的眼皮动了两下，微微张开一点，小声说道：



「因为刘阿姨是坏人。」

「刘阿姨？是今天幼儿园那个阿姨吗？」

她点点头。

看来她以前就跟那个女人见过面。

想到这里，我不禁叹了口气，坐在床边给她掖了掖被子：

「不能凭借我们的喜欢和讨厌判断别人是不是坏人啊。」

她睁开眼睛：

「妈妈以前不是经常说刘阿姨是坏人吗？」

我怔了一下：

「以后不会再说了哦！并且爸爸、刘阿姨和我之间是大人的事，胜男可以不用担心，好吗？」

「嗯。」

「睡吧。」

走出姚胜男的房间，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

「说。」

「今天见到子妍了？」



我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姚继来说的就是那个女人的名字，原来她叫刘子妍。

「嗯，见到了。」

「你生气了？」他问道，声音中带着些探究。

「没有，无所谓。」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大概听我声音冷淡，他更加追问起来，但我觉得很是腻烦，只想快点结束这段对话。

「你有什么事，请直说。」

「宗盛和胜男在一个学校，这样两个孩子还能相互照顾。当然，如果你不想见到他们娘儿俩，我可以让子妍别去烦你。或者.....只要你想，我可以再给胜男或者宗盛换家幼儿园。」

听到这里，我都有些气笑了：

「你不是特意让你儿子也上这间幼儿园的吗？让我想想，你图什么呢？想看两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所以连孩子是不是受影响也不重要了？你当自己是皇上呢？左一个妃子右一个嫔？醒醒吧，大清早亡了！」

这一次，对方倒是没有立即接话，反倒是隔了片刻，才有些迟疑地问道：

「生气了？」

天哪，这个男的！脑子被门夹了！

霸道总裁的脑回路都这么异于常人吗？

我懒得跟对方纠缠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送姚胜男去上学，路上姚胜男没有像往常一样蹦蹦跳跳，有点闷闷的。到了校门口，我将水杯递给她：

「胜男，你今天不开心吗？」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她的头低低垂着，用脚尖抵着地面。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明，想了想，决定还是告诉她实情：

「我和你爸爸呢，确实有一点误会，就像你也会和小朋友闹别扭一样，你明白吗？」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我突然想到，姚胜男是个心思重的人，更何况她从小就要面对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

我摸了摸她的小脑袋，说了一句：

「我会解决好的，你放心。」

目送她心事重重地走进了幼儿园，我转身就看到了送李意合来上学的李清晏，他冲我扬了扬手，打着招呼向我走来。

「嗨！又见面了！」

这一次，他穿着一件白色棉麻衬衫、头发干净整齐，戴着一副金丝方框眼镜，恍惚间有了一些在医院见面时的感觉。

「早。」我微笑回应一声，「平时都只看到李意合自己来幼儿园。」

他挠挠头：「平时工作比较忙，有点顾不上。幸好这家幼儿园离得比较近。」

「昨天看到有个姑娘来接了李意合。」我忍不住问了出来。

「哦，是我一个校友。」。

想到他上辈子是受情伤在远走海外，我又追问一句：

「那是你女朋友吗？长得很漂亮。」

听我这么一说，他顿时连连摆手：「不不不，不是不是！她想看一些资料，正好我那里有，我上班不方便，她来找李意合才能进家门。」

说完，他似乎觉得自己解释得有点多，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

我无意刺探他的隐私，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一时无话，我做了个手势，表示我要先走一步，他会意，刚要道别，便看到幼儿园老师冲出来，看见我俩，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太好了，你们还没走。」

「胜男妈妈、意合叔叔，请两位进来一下吧。」

「出什么事了？」我和李清晏异口同声。

「小朋友打架了，李意合的头被打破了。」

老师压低声音，急促地说道。

10

李清晏先一步被老师带去了医务室，我一个人心急火燎走到办公室时，一眼便看到了小辫子乱七八糟、衣服歪歪扭扭的姚胜男，老师正在给她整理小裙子。一看到我，她大叫着「妈妈！」便挣脱老师向我跑来。

我蹲下身接住她，来不及问是怎么回事，余光看到墙角还站着一个圆墩墩的小男孩，竟然有点眼熟，仔细一看，竟是姚宗盛。

「怎么回事？」我问老师。

「胜男妈妈，您先别急。」老师一边安抚我，一边请我坐下，「刚才胜男和姚宗盛小朋友在走廊里不知道因为什么起了冲

突，李意合小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也牵连进来。具体原因，已经有老师去调监控录像了。」

「李意合怎么样？」我一手下意识地擦掉姚胜男脸上蹭的脏东西，一边询问。

「头上破了一块皮，有些出血，已经去医务室了，后面可能需要去医院拍下片子确认是否有其他问题。」

我点点头。

「妈妈，都是他不好！」姚胜男气势汹汹地指了指姚宗盛，后者低头将身子扭到一旁，姚胜男絮絮地说道，「他抓我的头发，骂我，打我。」

「你还手了吗？」

我这样一问，老师顿时呆在那里。

「我、我打不过他，他比我大。」

姚宗盛似乎很不自在，将身体向墙上贴了贴。我打量他一眼，就四岁的小孩儿来说，他确实要更圆润一些，个头也有些高，对比一下，姚胜男在他面前跟个小瘦猴子一样，细手细脚，个头还小。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外面隐隐传来小朋友们上课的声音，我们几个人安静地等待着监控结果，我心里有些急躁，不知道李意合那边怎么样了。

就在这时，一阵响亮的高跟鞋戳在地板上的声音由远及近，不出所料，几分钟后，一身性感紧身裙的刘子妍走进了办公室。

她的目光先是落到我的身上，紧接着瞪了一眼姚胜男，这才去看姚宗盛。姚宗盛见他妈妈来了，方才还默默地贴墙而立，这时竟放声大哭起来。

孩子一哭，刘子妍顿时火冒三丈，先是扑上去将姚宗盛上上下下看了个遍，最终在孩子手肘上发现蹭了点皮，立马就题发挥：

「这是怎么回事？谁害我儿子胳膊都摔破了！」

我没有理她，瞟一眼姚宗盛的手肘，不过是蹭了一下，皮都没破。

「宗盛妈妈，你先别急，孩子没流血，您要是不放心，一会儿可以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咱们也放心一点。」

刘子妍没理会老师，只拿一双眼影浓重的眼睛瞪我，拽着她儿子问：

「是不是她弄的？」

姚宗盛哭着点点头，又摇摇头。

「摇头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她把你胳膊弄破的？」

「不是我弄的！」姚胜男在我怀里大叫。

「你闭嘴！」刘子妍恶狠狠地凶向姚胜男。

「你冲孩子嚷嚷什么！」我也忍不住冲刘子妍呵了一声，「老师已经去调监控录像了，怎么回事，一会儿就知道了！」

「宗盛妈妈，您先消消气，坐一下，大家都平心静气，别吓着孩子。」老师尽力控制局面。

刘子妍揽住姚宗盛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在一旁，时不时还要甩过来两个白眼。

「是这样，还有一个小朋友在医务室，头上磕破了一块，后续.....」老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刘子妍，「可能需要咱们两位家长配合一下对方家长，是否需要做专业的检查。」

一听这话，刘子妍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

「凭什么要我们配合？他头上磕破一块，我儿子胳膊还破了呢！再说了，这个谁，干嘛的？为什么还有一个小朋友？」

老师不得不将事情原委再叙述一遍，正说着，李清晏领着李意合跟在一个老师身后进了办公室。

李清晏一脸冰霜，李意合面无表情，像是两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走过来，坐在了我和姚胜男旁边。

我向李清晏点点头，看到李意合头上包着纱布的位置，我的眼皮一跳。

老师这时请几个小朋友说说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姚胜男抢先说话，她说她在走廊里去教室，被姚宗盛拽住了辫子，姚宗盛还骂她。

「他骂你什么了？」我问。

「他说妈妈是.....嗯.....手表？」姚胜男疑惑地说着，似乎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还说胜男是野种。」

听到这句话，两位老师脸色很是尴尬，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胡说！」刘子妍急赤白脸地呵斥姚胜男，我当即甩过去一句「闭嘴！」

「她没有。」李意合这时突然开口，抬手指向姚宗盛，「他就是这么骂的。」

刘子妍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替姚胜男作证，一时间又将矛头对准李意合：

「跟你有什么关系？」

「请你说话注意点。」从进屋后一言未发的李清晏冷冷地抛出一句。

「他欺负女生，抓她辫子，还骂人。」李意合说完，便闭上嘴，一副任务完成的样子。

「是这样的吗？宗盛？他们是不是撒谎？」见姚胜男和李意合共同指证姚宗盛，刘子妍焦急地催促起姚宗盛，「是不是他们

合伙起来欺负你？」

姚宗盛被她妈妈的样子唬得不轻，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们没有撒谎！」姚胜男脆生生地说道。

「闭嘴！小贱人，跟你妈一样的货色，这么小就知道勾搭小男生！」刘子妍恶毒的目光甩了过来，吓了姚胜男一个哆嗦。

我将姚胜男放下，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三步并作两步跨到了刘子妍面前，迅疾甩手给了她一个耳光！

「你打我！」刘子妍捂住脸颊，蹭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抬手甩过来，我早有准备，伸手挡住了她的胳膊。

刚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姚宗盛哭得更大声了。

「老师，把孩子们带出去吧，剩下的事情我们大人解决就行了。」李清晏这时在身后说了一声，方才带他们进来的老师闻言立刻招呼了三个孩子走了出去。

刘子妍气恼地瞪着我，低领口前雪白的胸脯剧烈起伏。我将她的胳膊甩开，转身坐回座位上。

「胜男妈妈、宗盛妈妈，这样影响不好，咱们先等等录像应该很快就来了。」

老师话音刚落，办公室便走进来一个人，将一个 U 盘递给老师，小声嘱咐了两句便走了。

老师将 U 盘插到电脑上，将屏幕转了个方向，三个人一齐向屏幕望去。

视频里，姚胜男蹦蹦跳跳在走廊上走，路过一间教室，姚宗盛恰巧从里面走出来，看到了姚胜男，上前一把拽住了姚胜男的小辫子，她一个后仰差点摔倒。

姚宗盛没有撒手，似乎还有些得意地说些什么，旁边有一些小朋友路过，都没人上前。

李意合出现在视频里，走到了他们旁边，好像跟姚宗盛说了什么，姚宗盛摇摇头，拽着姚胜男的辫子想躲开李意合。

李意合这时伸手去拉姚胜男，姚宗盛用另一只手使劲推了李意合一把，李意合一个趔趄，头碰到了门框。

李意合没有退缩，又冲上去，三个人这才扭打起来。

看完视频，刘子妍方才的气焰顿时消了下去，可嘴里还在嘟囔「宗盛那是跟小朋友闹着玩」。

老师没有理会她，而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道：「具体事由咱们现在也都清楚了，这件事确实是姚宗盛小朋友挑起的，后续.....」

她看向李清晏：「您看李意合小朋友是不是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李清晏面无表情：「一会儿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费用和一并后果.....」

他将目光转向刘子妍，刘子妍愤愤地说道：「不就是钱嘛，你尽管检查，我赔得起！」

说完，她似乎又想什么似的，转向老师：

「那她刚才打我怎么算？！」

我几乎都要被她逗笑了，就这个智商，没比她儿子高多少啊！

老师一脸茫然地结巴：「这、这属于.....您二位之间的事情，不归我们幼儿园管啊.....」

刘子妍见没人给自己出气，瞬间脸涨得通红，猛地想起什么似的，拿起包翻腾起来：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继来打电话，叫他看看你和你闺女对我宝贝儿子干了什么！」

「我等着。」我好整以暇地看着她，「我也得问问他，找了个什么东西，生了个什么玩意儿！」

「你！」她气结，连翻包的动作都止了下来。

「我警告你，如果再让我从姚胜男那里听到些乱七八糟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最好放聪明点，少教孩子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你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是吗？」

李清晏似乎想起什么似的：

「老师，我希望以后这个叫姚宗盛的小朋友不要靠近我家李意合，我也不希望李意合在幼儿园学到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后半句话虽是对着老师说的，但实则是说给刘子妍听的。

刘子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老师见她也不闹腾了，抓紧了结了这件事。

折腾这么一番，我索性给姚胜男请了一天假，牵着她走到幼儿园门口，刚好看到李清晏和李意合。

「李医生。」

两人停住脚步，我带着姚胜男走了过去。

「胜男，跟意合说谢谢。」

「谢谢你。」姚胜男乖乖地道谢，「还疼吗？」

李意合摇摇头。

「是要带他去医院吗？」我问李清晏，「这件事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尽管告诉我。」

「嗯，拍个片子。」李清晏说完，见我很是不放心的样子，宽慰道，「小孩子都皮实，我刚给他检查了一下，没事，拍片子也就图个安心。」

我点点头。

「妈妈？」姚胜男突然叫我，「我可以和他交朋友吗？」

我怔了一下，看到李意合也正抬头望着我，迟疑着点了点头。

姚胜男上前拉住李意合的手：「耶！」

李意合微微笑着晃了晃脑袋。

看着他们这么开心，我的心里却是愁绪如麻。

上一世，李意合的额头上，同样的位置，有一道三公分疤痕，他自己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了。疤痕离发际线很近，平时也不太能注意到，我几乎都要把这件事忘记了。

小李意合额头上贴的纱布令我困惑不已：如果我的到来，什么也改变不了，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妈妈！」姚胜男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嗯？」

「我可以请我的朋友去咱们家吃饭吗？」

11

姚胜男抓住我的手摇晃，李意合也仰头殷殷地看向我。

「可是意合还要去医院.....」

「没事，用不了多长时间。」李清晏见李意合虽然不说话，但眼神中很是期盼，心领神会，「我先带他去医院，很快就能回来。」

「那有什么想吃的吗？我订家餐厅。」

「吃阿姨做的饭。」李意合突然抬高声音说了一句，我还是头一次听见他这么大声说话。

「嘿，小子！」李清晏一副吃惊的样子，「不好意思，这孩子平时不撒娇的。可能是经常吃外卖吃够了，我平时没时间做饭。」

如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四人分头行动，李清晏带李意合去了医院，我则带姚胜男去了超市，采买食材。

回到家时，阿姨问胜男怎么回来了，胜男大声宣布因为今天打架啦！

阿姨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胜男说是因为今天姚宗盛拽她小辫子，阿姨听到姚宗盛的名字又是一惊：

「他怎么也在这家幼儿园？那姓刘的今天没去吗？」

「去了。」胜男点点头，「妈妈今天也打架啦！」

「啊？」

阿姨放下换好衣服的胜男，转身连走几步来到厨房，见我正在规整食材，连忙扳过我的身子上下打量，嘴里还嘟囔，有没有

受伤啊？

有人这样关心，我心里暖洋洋的：「我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啊，那个姓刘的小娘们下手没轻没重，之前给了你一个耳巴子，那脸肿了好几天，我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

说着，她还掰着我下巴左看了右看，右看了左看，势要看出巴掌印子来的架势。

这时，姚胜男抱着一个娃娃跑进厨房，看到阿姨的样子，问道：

「妈妈的脸怎么了？」

阿姨絮絮叨叨：「我看看姓刘的打你妈哪儿了。」

「不是的不是的！是妈妈！妈妈打了刘阿姨！」

听到这个回答的阿姨登时一愣，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我，又对胜男确认一遍：

「你妈打了姓刘的？」

姚胜男重重点了点头，用力太大连小辫子都反过来弹了额头，她用手草草地胡噜一下额头，然后左手举起娃娃，右手对着娃娃假装做了一个打耳光的动作，明明都没有挨到娃娃的脸，她还是赶紧把娃娃的脸蛋凑近吹了吹。

阿姨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感慨：

「哎哟，那你可是长志气了啊！我就说，凭啥不还手啊！老是在外面跟面疙瘩一样，回到家冲家里人发脾气！哎哟哎哟，可是变了天咯，老天爷！」

说着，她兴奋地搓了搓手，问我：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爽的。」

能不爽吗？

我活了几十年都没跟人闹过别扭，就连总给我找麻烦的姚胜男我都没动过大气，憋着气活了一辈子，我那病都是憋出来的，这一次我可再也不想过那种日子了，什么温柔大度，滚蛋去吧！

「哎哟，我的小胜男哦，你妈可算开窍咯！」阿姨拉起胜男的手，两人咯咯笑着还转起圈来。

「你俩要跳舞就去客厅啊，可别在这儿给我捣乱，一会儿还有客人来，我准备下午饭。」我一边将围裙穿上，一边轰两人出厨房。

阿姨一听有客人，立马问道：

「是姚先生吗？」

「不是，你问她。」

「是我朋友，还有他叔叔！」胜男骄傲地昂起脑袋。

「哎哟，你都有朋友啦！」阿姨兴高采烈地应和胜男，但她没有出厨房，反而跟我争起围裙来。

「不行，你带她去客厅玩吧，小朋友说了要吃我做的饭。」

我不容分说地将这一老一小推出厨房，开始张罗午饭。客厅外传来姚胜男跟阿姨显摆战绩的声音。

门铃响起的时候，我和阿姨刚好将餐桌摆好。

领着姚胜男去开门，门外站着一大一小，都是一张淡淡的脸，活像上门讨债的冤家。

打过招呼，李意合率先进了屋子，走到我面前举起手：

「给。」

没有称呼、没有解释，我伸手接过来，是一支蓝色妖姬。

我向李清晏投去一个探询眼神，李清晏耸耸肩：「他自己选的，小男孩喜欢蓝色吧。」

这个时候，李意合已经跟在姚胜男身后走了过去，我将花小心插在花瓶里，也跟了进去。

饭已经做好，我们齐齐落座，阿姨坚决不和我们一块吃，我也没有强求。

现在，我的右手边是姚胜男，左手边是李意合，对面是李清晏，这三个人，一个喜气洋洋，一个淡定地向跟在自家一样，倒是李清晏看上去比较紧张。

这三个上一世有没有过这样的相会呢？我忍不住在心里想。

饭桌上，我和李清晏几乎没怎么说话，我倒是想问一些跟李意合有关的事情，但是又怕自己显得太过热切，让人疑心，以后机会多得是，慢慢来吧。

李清晏时不时夸一下饭菜好吃，还总是征求李意合的赞同，李意合把饭菜塞满嘴，酷酷的小脸鼓鼓地，镇定地点点头，派头很足。

姚胜男是整个饭桌上最活跃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似的，小嘴叭叭地讲个不停，什么东西都能给她拿来发挥一下：

「叔叔，你看我的勺子，好看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又去问李意合：

「这个勺子是我妈妈给我买的，你也叫你妈妈给你买，好朋友用一样的。」

听到这句话，我和李清晏都惊了一下，连忙去看李意合，谁知李意合并没有太大反应。

只见他将嘴里的东西慢慢咽下，认真地回答姚胜男：

「我叔叔会买的，你告诉他是在哪里买。」

「为什么不让妈妈买？」姚胜男不解。

「胜男！」我慌张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我爸爸和妈妈，他们去天堂了。」李意合说。

「天堂我知道，就是有天使，还有白胡子老爷爷的地方。他们不回来了吗？」

我想叫胜男停下来，可对面的李清晏却几乎不可见地对我摇了摇头，我虽然拿不准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也不再去阻止姚胜男。

「不回来了。」

李意合低头盯着自己的盘子，我和李清晏紧张地看着他，只要姚胜男还傻乎乎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你想他们吗？」

李意合没说话，重重地点了点头。

「胜男，说点别的吧。」我再也不忍心听下去了，终于还是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姚胜男听话地点点头，大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才想到下一个话题：

「你知道你是爸爸妈妈生的吗？」

「我知道！」李意合振奋了一些，并且似乎决心扳回一局，
「我还知道妈妈怎么生的我，你知道吗？」

画风转得太快，我和李清晏还没从刚才的压抑中缓过来，两个小家伙竟然已经进入了下一个火热议题。

「是我爸爸把小鸡鸡放到妈.....呜呜呜」

姚胜男话没说完，我的手已经捂在了她嘴上：

「胜男，赶紧吃完饭和意合一起看动画片啊！」

对面的李清晏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只听他跟李意合小声说：

「知识不是拿来卖弄的，小子，快吃饭！你看这红烧肉，能不能糊住你的嘴？」

小李意合还来不及说话，就被他叔叔用一块红烧肉堵住了嘴巴。

「叮咚——」门铃响了。

「我去开我去开！」阿姨一路说着从厨房冲到了门口，我想着大概是物业的什么人，没去在意。

「姚先生？」阿姨的声音比方才更高了两度，「今天怎么想着过来啦！」

我一愣，没想到会有不速之客，还没想好怎么出去打发，姚胜男已经开心地大叫着「爸爸」，然后动作麻利地从椅子上滑下去冲到了玄关。

「胜男今天怎么没上学？」姚继来的声音听起来心情不错。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走了进来，也不作挣扎了。

「我幼儿园的朋友来做客啦！」胜男骄傲地回答。

「是小女生还是小男……」姚继来的话没有说完，人已经走到餐厅看到了答案。

他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为什么幼儿园的朋友还有个成年男子，愣是盯着对方看了半天，直到怀里抱着的姚胜男热情介绍：

「爸爸，这是我朋友李意合，这是他叔叔。」

「哦，这样。」姚继来缓过神来，伸出一只手，「你好。」

李清晏早已站起身来，这时也伸手向前：「你好。」

虽然我很想叫他有事电话里说，但是人已经来了，我既不想把场面搞得很难看，也不想邀请他入座。

但他却好像毫不在意，将姚胜男放回座位上，自己转身脱下外套扔到沙发上，挽了挽衬衫的袖口，对厨房说了一句：

「赵阿姨，帮我拿副碗筷来。」

说完，自己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了我和李意合中间，转头还问李清晏喝不喝酒？

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样子！

我简直是醉了，怎么有这么厚脸皮的那男人！

拿到碗筷，这厚脸皮的男人还装模作样地夹了一筷子菜，吃下去还煞有介事地对李清晏说道：

「我们锦瑜做饭手艺是没得说！你尝尝这个！」

李清晏面色平静，挂上了在医院里时那副生人莫近的表情，不卑不亢地点头回应。

我懒得看姚继来在这儿演戏，于是借着给姚胜男喂饭把椅子跟他拉开一点距离，但这隔不开姚继来的说话声：

「孩子叔叔是吗？女朋友怎么没一起来？」

有什么东西戳了戳我的手肘，我回头去看。

李意合端着他的饭碗，拿着勺子站在姚继来和我之间：

「我也要喂喂。」

我有些惊讶，印象里，李意合从来不是一个爱撒娇的人。

上一世初识，他那种超出同龄人的冷静淡漠我记忆犹新。只要稍微接触，便能觉出始终萦绕在他周身的疏离感。

我忍不住想要问他：大哥你是怎么从软萌小可爱变成冷酷大石头的？

不等我揣摩出他奇特的成长历程，一只手罩在了小李意合的脑袋上。

「男人不能撒娇，要学会自己吃饭……」姚继来话还没说完就看到我眼中的死亡射线，生生地把自己严厉的语气拖长了一个尾音，「……哦。」

我抬手打掉他的手，接过李意合的碗和勺子，喂了他一口：

「好吃吗？」

「好吃！」

李意合毫不吝啬地赞美附和。

「小子，回来坐你这儿。」李清晏叫了一声。

「不用，没事。」我连忙阻止，又转头对姚继来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你坐那边去，挪个位置！」

虽然不情愿，但被我瞪了一眼的姚继来还是一愣过后，端起饭碗乖乖挪去了李意合的位置，还从善如流地将李意合的水杯

也转移过来。

我将李意合放到姚继来的椅子上，全心给李意合和姚胜男喂起饭来，姚胜男吃到好吃的还要摇头晃脑地让我也给李意合吃一口。

我们三人这边热火朝天，另一头姚继来和李清晏反倒尴尬冷场起来。只见两人专心地盯着自己的饭碗，时不时喝口水，似乎口干得很。还是姚继来率先反应过来，毕竟是生意场上活跃的人。

「说来，我怎么、怎么觉得李先生有点面熟？」

「姚先生好记性，我们之前在医院见过几次，我给胜男小朋友看病的时候。」

姚继来眯起眼睛，过了片刻，点点头。

「今天幼儿园不上课吗？」姚继来转头问我。

「上啊。」我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声，又给姚胜男喂了一口西蓝花，她撅着小嘴不情愿地吃下去，我又转过来喂李意合，「不过我们集体逃课了，对吧，意合？」

见我笑咪咪地看着他，李意合竟也抿嘴笑着点了点头。

「什么意思？」

姚继来迷惑地张望饭桌上的人，还是他闺女可怜他给了他一个答案：

「爸爸，我们打架了，然后妈妈和李叔叔就带我们回来了。」

「打架？你俩？」

姚胜男到底是小孩儿，这会儿才想起来打架的对象身份特殊，只见她小嘴一瘪，不肯回答，只是一个劲儿摇头。

「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我惊讶地反问，还以为他是被刘子妍告状后才来的。

「当然不是。」姚继来欲言又止，「有别的事情。不过，胜男和谁打架了？」

「和你那金贵的儿子。」

姚继来眉间微蹙，那表情活像被人凭空扔了一个儿子给他一样。

这时李清晏端起水杯呷了一口，开口问道：

「意合，吃好了吗？」

李意合点点头。

「姚先生，宋小姐，我一会儿还要带意合去医院拿一下检查结果，就先不打扰了。」李清晏说着，目光转向我，「谢谢你的午饭，非常好吃。」

「谢谢阿姨。」李意合也乖巧地道谢。

将两人送走后，我转身回到餐厅，姚继来正问姚胜男为什么打架。

「他揪我小辫子，还说我是野种。」姚胜男的声音低低的，有点不敢去看姚继来。

听到「野种」两个字，姚继来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姚胜男的脑袋。

见我回来，姚继来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那个李医生，好像对我有些.....抵触？」

他拿捏着字眼，还小心探了探我的脸色，我叹口气，心说在李清晏眼里，一个小三，一个金主，都不是好东西，能叫人家有啥好感。

「看你青年才俊，帅气多金，嫉妒你呗。」我戏谑地抛给他一个白眼。

「哦，这样。」姚继来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耳朵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你来干嘛的？」我不想跟他废话。

「来看看你们娘儿俩在新家里住得怎么样，有没有需要添置的。」说着，他还将屋子打量一番。

我原本想问他怎么知道我们新家的住址，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也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我瞟了一眼姚胜男，昨天的电

话。

「没有什么要添置的，但是你如果总是来打扰的话，可能需要添个防盗门。」

听我这么一说，姚继来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软下声音：

「还生气呢？」

我真是不懂，感觉眼前这个人跟精神分裂一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个冷酷无情不讲理的混球，被我泼了一身水后赶走我和姚胜男，这会儿又贴上来嘘寒问暖问我是不是生气？！

我将他上下打量一番，说实在的，就姚继来的条件，我完全能理解刘子妍和宋锦瑜为什么哪怕知道人家有老婆，还要前仆后继地给他生猴子。

姚继来此人，外形条件优越，细腰窄背大长腿，一身剪裁优良的高定西装更放大了这些体态优势。天生一副桃花眼，镶在他那张冷峻的脸上，反倒搭配出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更何况，他还有钱。

妥妥霸道总裁的现实范本。

年轻无知的姑娘们，被这样的人一忽悠，迷了心智也是有的。

但是再好看、再有钱，脑子不好使也不行啊！遗传给孩子怎么办？

我不禁担忧地看了一眼姚胜男：

「胜男，吃好了让阿姨带你去睡个午觉好吗？」

姚胜男点头同意，阿姨赶紧从厨房出来将她带走了。

「你有什么事，直说吧。」听见胜男房间门关上，我这才压低声音问姚继来。

「之前，我承认，是我不对。」姚继来轻轻说道，「但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搬家。」

「不是你下令说叫我们三天内搬走的吗？」我反问。

「我那是一时气话，再说.....我当时不是给你台阶了吗？」

台阶？我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已经不是宋锦瑜了，这种台阶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见我不说话，他接着说道：

「你之前酗酒，我们说过几次，你一直不肯改。但是，现在我看你好了，所以我.....」

「算了，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过去的事情还是不提了吧。」

还是不提了吧，万一对方以为我在跟他回忆过去，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我压根也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发生过什么。

被我打断的姚继来抿抿嘴，提了口气，转而提起另外一件事：



「让你搬出来，又答应了子妍搬进那套房子是我做得不对，我确实.....有些卑劣的想法。但是我并不愿意走到如今这个境地，你不是不知道。你之前提出的要求，我没有答应，是因为我有难言之处，你不能接受，我可以理解。」

我有些疑惑，但没有问出来。

「我只想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只要你不再酗酒，不再提那个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无论是重新买套房子，登记在你的名下也好，还是给胜男换学校.....」

「我要和你分手。」

听见这个要求的姚继来停住絮絮的诉说，怔在那里，过了许久，才像缓过神来一般：

「你想好了？」

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我没有抓住，但那一瞬间，一句「想好了」竟卡在嘴里说不出来。

我和他就这么直直地看着对方，他的脊背僵硬，仿佛只要我点头说是，那脊背就会顷刻而弯，那肩膀就会一触即塌。

我从没想过对一个自己没有感情的男人斩断关系是这么艰难。

重新活过来以后，虽然对自己的身份很不适应，但我仍对意外得来的未来充满希望——

可以重新吃好吃的东西，可以看喜欢的电影，可以在雨天窝在床上听雨.....每天睁开眼，都可以看见全新的一天。

现在的我，只想斩断宋锦瑜留下的乱麻，以这个身份去过我想要的生活，而姚胜男已经是我能承担的唯一负担，我不想继承她的情人。

静默的空间里，渐渐升起一丝危险的意味，一言不发的男人像蛰伏在黑暗中的野兽，似乎只要我一动，他便会捕捉到我的动向，一扑而上，咬住我的喉咙。

我咽了咽口水，愣是说不出话来，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

姚继来的眼皮抖动了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几乎像是等待审判一样等待他的回应，可他却呆坐了一会儿，最终站起身来，表情已经恢复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冷峻：

「我会安排人把东西给你送来。」

说罢，不等我问是什么，人就已经走了。

许久，我才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自由！单身的自由！

至于姚继来说要送的什么东西，宋锦瑜到底跟他提了什么要求，他们之间有什么羁绊，跟我再也没有关系！

我！自由了！

我是喜悦的，我也该是喜悦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竟有一丝不安，似乎自己刚刚亲手拆散了一对苦命鸳鸯一般。

我将桌上的碗碟收起，拿到厨房，企图用干活来冲刷掉自己心里这种莫名的罪恶感，刷完碗筷，我无所事事地走回客厅，坐到沙发上，拿起手机，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我将头一后仰，靠到椅背上，脑袋毫无防备地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原来是姚继来的外套，兜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想着他大概会派人来取，我将外套拍去我压出的褶皱，挪到一边，一只小巧的药盒从兜里掉了出来，我将药盒捡起，在手中摩挲一番，盒上标注着胃药和安定。

我将药盒放回他的外套，脑子里一片混沌，手指在手机上无意识地戳戳点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竟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姚继来」三个字。

鬼使神差地，我按下了搜索，竟有他的词条：

姚继来

XX 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XXXX 年中国优秀创新企业家

XX 省慈善企业家

.....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有这么多头衔，词条里他的个人信息并不多，无非都是曾带领公司取得了什么成就，我看得不经心，三两下翻完词条，又跳回搜索结果。

除了词条，还有一些他们企业宣传的公关稿件和视频，其中几个视频的观看量竟然非常之高，我随意点开一个，就被飞了满屏的弹幕吓了一跳——

「啊啊啊啊啊啊这个欧巴腿好长！」

「霸道总裁范儿我太可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想嫁给总裁！」

「前面的，总裁有老婆！」

「啊啊啊啊啊啊妈妈我要嫁给他！」

「有老婆？不会吧哭哭哭哭.....」

「想问总裁缺小老婆吗？」

「我也想当小老婆，性别不是问题，我可以克服！」

我将视频关掉，嘴角几乎要撇到后脑勺去，我可真是老了哦，这些小年轻啊，成天都不知道想什么，我都想在弹幕发一条「总裁阴晴不定你们受得了吗？」

将搜索结果蹭蹭滑到最下面，点第二页，就在切换的一瞬，我瞄到一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又连忙切换回第一页，翻到最下面

熬死老丈人，毒害糟糠妻！

扒一扒本市杰出代表姚某某软饭硬吃的黑历史！

13

每一个字眼看上去都那么可怕，配图上的人物脸部虽然打了马赛克，但仍能看出姚继来的影子。

我犹豫一秒，点开了帖子——

还有人不知道本市人称最帅企业家姚某某的发家史吗？那可是踩着老丈人的棺材板一步一步往上爬！

什么凤凰男、孔雀男在我们这位面前，那都是弱鸡一样的存在！都是战五渣！

熬死老丈人也就算了，顶多也就是个吃绝户，但是毒害老婆这种事就问有几个人干得出来？！

据可靠消息，姚某某本来是贫困家庭的独子，他老子酗酒还赌博，早早就死了，他老娘一个人拉扯他。家里穷的学都上不起，姚某还得靠给别人家打猪草干农活，帮他老娘减轻点负担。就是这样的出身，人家愣是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咋做到的呢？

对了！靠老丈人！



幸运的姚某遇见了当时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内衣厂的小老板许某，许总生意虽小，但人心不错，他带领全厂做一些慈善工作，还捐款建希望小学，就在许总一次亲自去姚某老家考察的时候，遇见了姚某，也不知道姚某怎么就入了许总的眼，许总当即就决定要资助姚某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

姚某就此搭上了顺风车，一路顺顺当当读完了大学。

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那可真是善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姚某借力许总读完大学还不算，竟然瞄上了许总家的产业！要不然他一个学金融的，跑到人家内衣厂干嘛去了？还不是打定了主意要吞掉人家的家产！

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了！许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许儿。这个许儿是许总老来得女，娇生惯养，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罪，她下半辈子的罪，都是自找的！

姚某大学毕业后去了内衣厂当小职员，很受许总照顾，许总隔三差五就把他招到家里吃饭，这个许儿就慢慢地就看上了姚某。

要死要活、要嫁给姚某！

内衣厂的生意越做越好，姚某也接手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许总这时候岁数已经不小了，有意让姚某当接班人，做个倒插门女婿。

虽然说许总对姚某有恩，他老娘心里也有数，但是要儿子倒插门，老太太可不同意。可人家姚某不管不顾，直接就答应了，他老娘一气之下，死了！

这下姚某更没什么心理负担了，直接就进了许家门，顺利接管了内衣厂，就此翻身做命运的主人啦！

要说这家伙也是个狠角色，要不然怎么能从穷山沟里爬到咱们这种大城市，还人五人六混成一个总？

姚某的手段也是很厉害，上来就架空许老爷子，把老爷子从厂里赶回了家。为了转移许家财产，又成立了那家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管理公司，把内衣厂的钱全洗成了自己个儿的。

跟那许 JL 呢，也不好好过，仗着自己有钱，长得还行，成天拈花惹草，后来还跟公司一个小秘书混到一起，那小秘书还生了个儿子。为这事儿，许 JL 一下子受不了，当即喝了农药！

你说她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她哪见过农药啊？是吧？又不是土地里打滚长大的姚某.....

细思恐极不？！

许 JL 喝了农药，倒是被救过来了，但是也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下好了，许老爷子一看后继有人是彻底没戏了，一口气没上来，也走了！许老太太一下子难以接受现实，跟着也一块就奔极乐世界了。

这下姚某彻底放飞了，据说许老爷子两口子丧礼上，人愣是连滴鳄鱼的眼泪都没流！也是！能把自己娘气死的人，死个老丈人丈母娘算个啥？

他没乐得蹦高就是修行了！

后面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许 JL 因为服毒自杀的事情，落下了病根，常年卧床不起，姚某成天在外莺歌燕舞，听说连家都不回。

据小道消息，他这几年还包养了个女的，连孩子都有了，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

我爆的这些料，那可都是货真价实！每一件拿去问以前内衣厂的老人，肯定有人记着。

姚某的料就先扒到这儿，再有新消息，咱再更新！

帖子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我整个人陷入震惊不能自拔。虽说一些扒黑料的帖子都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但是这个帖子将事情说得如此详尽，还提到了他的情人和孩子，似乎很有一些可信度。

我将帖子下滑，数百条评论映入眼帘——

「不会吧，楼主说这些会不会被删啊！」

「人间大戏，我先马住，坐等更新！」

「截图截图截图！！！」



「这个姚某某是不是那个姚 JL 啊，看照片很像啊！」

「楼上的是不是 sa，内衣厂、许 JL、投资公司，这还能有第二个姚某？」

「不会吧，那个姚总很帅啊，完全看不出是这种人.....还有他气质，哪里像穷人家出身的人？这样编排人家不好吧？」

「楼上是女的吧，一看就是巴不得上人家床的那种，还气质，啥气质？杀人犯的气质吗？」

「这帖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还真像真事似的！」

「是真事是真事！当年许 JL 喝农药就在我们家旁边的医院，我看见了！」

「卧槽！还有目击者！哪家医院？」

「天呢，凤凰男太可怕了，以后可得擦亮眼睛了，我这种独生女真是太难了。」

「楼上的，搞对象不？我是好男人。」

.....

长长一串评论，有质疑的、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有闲着没事纯吃瓜的，还有疑似知情者冒出来支持发帖者的。

手指又向上拨弄几下，突然一条回帖映入眼帘——

放泥娘的罗圈 P！哪里跳出来的野狗在这儿乱叫，含粪喷人！

这条气势汹汹的回帖后又跟了许多的评论：

「哟，这是熟么情况诶？」

「这位要是知道实情就说出来啊，骂人有什么用？」

「骂人有用的话，还要警 C 干 peach？」

尽管下面许多人呼唤，但对方似乎再没有回帖。

我虽觉得帖子的内容过于震撼，但是我好不容易甩掉了姚继来，实在不想再跟他的事情扯上关系，真的假的，又与我何干呢？

想归想，可我盯着那条气势十足的回帖，迟迟错不开目光。

正愣着出神，手机嗡嗡震动起来，进来一条短信息，点开一看——

「检查结果出来了，意合没什么事，不用担心。」

「没事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回。

「意合那小子很喜欢缠着你，可能是他父母走得早，我也照顾得不是很细心，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我赶紧回复，想了想又补充一条：

「我也很喜欢意合，以后有需要尽管告诉我，我很乐意帮忙。」

「谢谢。」

关闭短信，我又回到了那个帖子的页面上，犹豫半天，终于还是点开了回帖人的主页。

这个 id 叫墨汁牛奶的人应该是个女性，她关注的多是一些护肤育儿方面的帖子，分享的内容也多数是一些包包鞋子之类的，看她晒的那些图片，偶尔露出的背景应该是家里，装修得还不错，看上去应该是个生活条件比较优渥的人。

不过一上来就开骂的也是个狠角色，我一时拿不准要不要问她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

想了很久，最终还是给她发了一条私信：

「你好，我在一个疑似扒姚先生黑料的帖子里看到了您的回帖，请问您是知道什么吗？可以说说吗？」

私信发出去后，我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另一方面，即便知道帖子的内容有假，又怎么样呢？难不成，我要发帖给姚继来洗白吗？

我好不容易跟这个男人断了关系，这么一搞，岂不是让人误会我还余情未了？

好在，消息发出去后，过了很久也没有收到回复。

我一边庆幸，一边又有点急躁，感觉自己有些精神分裂——怕不是姚继来传染的？

将手机扔到一旁，我把自己陷入沙发里，尝试着不再去想那个帖子说的内容。可那些字眼就像长了脚一样溜进我的脑子，闭上眼睛，那些「老丈人」「许儿」「姚某某」「倒插门」就在我眼前黝黑的世界里来回乱蹿。

「妈妈？」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

我睁开眼，原来是姚胜男，她和阿姨已经起床了。见我在这儿眯着，阿姨去卧室拿毯子，姚胜男则爬上沙发，靠进我怀里。软软的头发蹭得我下巴痒痒的。

「你睡醒了？」

「嗯。爸爸呢？」

「.....爸爸公司里还有事，先走了。」

「哦.....」

她的声音小小的，还有一点没醒透的迷糊。

我刚要问她喝不喝水，门铃便响了起来，阿姨去开了门。

「你好，请问是宋锦瑜宋小姐家吗？」门外传来一道陌生的男子声音。

「是的，请问你是？」阿姨问对方。

听到门外有人说我的名字，我抱起姚胜男走了过去。

「我是姚继来先生的秘书，姚先生要我来给宋小姐送东西。」

说罢，他将一个文件袋递给我，转身走掉了。

我这才想起姚继来走的时候确实说过要给我送什么东西，眼前的文件袋再次点燃了我的好奇心。

我将文件袋拉开，里面有一份合同和一张纸条。

因为抱着姚胜男，不太方便拿袋里的东西，我刚要将姚胜男放下，姚胜男便将一只手伸进文件袋，几乎一整条小胳膊都埋在里面才抽出了纸条。

我和她一共向纸条看去，姚胜男大声地念了起来：

「欠条」

「甲方宋锦瑜，因为母治病向乙方姚继来借、这个字不认识、共 513 万.....」

14

「妈妈再见！你要记得来接我啊！」

姚胜男挥舞着小手，都不等我回答就跑着去追早一步进幼儿园的李意合去了。

看着两个小家伙进了教学楼，我这才转身打了车。

路上，我从包里拿出昨天那个文件袋，又将里面的东西抽出看了起来。

一张 513 万的欠条复印件，一份抚养协议的复印件。

虽说五百多万不是我花掉的，但若想赖掉这笔账，也没有可能。欠条上分明写着借款人宋锦瑜，还按了手印，说破天，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不是宋锦瑜本瑜。

抚养协议是关于姚胜男抚养权的，不知道姚继来和宋锦瑜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宋锦瑜竟然签署过一份将姚胜男抚养权归于姚继来的协议，难不成是为了挣财产？想不明白。

拿到文件后不久，姚继来便发来一条消息，叫我做个决定：

要么，孩子给他，我拿上欠条原件，从此各走各的，再不相干。

要么，孩子归我，我背上巨额债务，从此踏上还款的艰辛之路。

二者选一，既是他对我的一份仁慈，也是我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或者，你可以二者都不选，胜男依然在你那儿，钱的事情，也不用你去操心。」他在信息里这么说道。

「我会好好考虑的。」



再次踏进姚继来的公司，一个男秘书将我引进了姚继来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姚继来正举着手机在通话，见我来了，伸手示意我等一下，我点点头，径直坐在沙发上。

他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应和一声「嗯」、「嗯，照医生说的做。」

电话有点长，我无聊的眼睛地都不知道落在哪里。

桌上放着一瓶还剩三分之一的威士忌，威士忌旁边是一沓类似合同之类的文件，我不禁好奇酒杯的去向，目光在桌面逡巡两圈也没看到，这时姚继来突然抬起另一只手，把手里的酒杯贴在额头上。

电话里的事情似乎很是棘手，他的眉头微微皱着，握着酒杯的手指骨节有些泛白，可他说话的语调平直冷静，直到挂断电话，情绪也没有一丝起伏。

他将手机扔到一边，出神一般静立片刻，而后淡淡地开口：

「你想好了？」

「我要拿回欠条原件。」

我开门见山地答。

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直接地亮出了答案，大脑几乎在一瞬间有些宕机重启的状态。他晃了晃脑袋，眉头比方才拧得更紧了些：

「孩子呢？」

「按照抚养协议，孩子归你。」

我面无表情，但是不自觉地回避了他的眼睛。

一阵沉默，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他似乎要将手中的酒杯捏碎，但等了很久，他都像是被点穴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要反悔时，他默默地转身走到办公桌后，从桌上那一沓文件里，拿起一张纸，只瞄了一眼，就仿佛再也不忍看一般，急步走过来放到我手边的茶几上。

「欠条还给你，从此以后，我和你.....你和姚胜男再无关系，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他的表情仍是克制冷静的，可说出的话却带着一丝几乎不可查的颤抖。

我不敢看他，只好拿起欠条，轻声说了一句：

「我会给幼儿园方面通知一声，姚胜男四点放学，你记得去接她。」

「走！」

他低低呵了一声。

出了姚继来公司，我有些神思恍惚，那张 513 万的欠条已经安稳地放在了皮包夹层袋子里。可我心里总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安慰自己，钱本来就不是我欠的，孩子本来也不是我生的，小三也不是我当的，我问心无愧！

饶是这么想着，心头仍是一片阴翳，索性没有回家，钻进了一家商场。

没有欠债要还，没有孩子要养，银行卡里还有不少余额，自己才 27 岁，这幅皮囊又是个美女，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美好的事情吗？我感觉自己轻盈地简直要飞起来了！

上辈子我的人生，27 岁以后每一天都生活在愧疚和压抑中，而这一世，托姚胜男一家三口的福，我可以重新享受一个美好自由的青春时光！也算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吧！

我将所有的顾虑都抛之脑后，就这样一路买、一路逛，还跑到一家餐厅点了最贵的小羊排，庆祝自己的新生！

吃过午饭，时间还早，我溜达进一家养生会所，点了个按摩。

理疗师是个年轻姑娘，皮肤看上去挺好，说话声音柔柔的，一边按摩，一边称赞我保养得好，就是有点缺水，皮肤干，想到六十年后我在养生会所听见的也是这套台词，忍俊不禁，但是我今天心情好，再加上小姑娘手法确实不错，我没有推脱，很干脆地答应了办卡。

小姑娘喜上眉梢，手上劲道有加，话也跟着多了起来：

「您今天来的时机特别好，不光我们店里做活动，商场也有活动，两个活动一叠加，省好多钱哟！」

我笑笑：「是，方才买衣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结账，直接相当于打了个七折。」

「您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品味特别好，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商场可多大牌子了，就适合您这样的美人儿。」

我笑笑，没有接话。

过了一会儿，面膜拿了过来，面膜分两贴，她先将上本贴贴在了我的脸上，忽然惊呼：

「我说我怎么感觉你这么面熟呢？您跟那个兰的代言人长得真像！尤其鼻子和嘴巴！太像了！」

被她一惊一乍的情绪感染，我有些好奇：

「什么的代言人？」

「兰的代言人啊，那个内衣品牌，咱们商场有个特别大的广告位就是他家的，您没看到吗？」

我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注意到。

「他家老总在咱们市里可有名啦，又高又帅，叫姚什么来的。」

我心里一咯噔，没有说话，小姑娘没有发觉我的异常，给我贴上另外半片面膜，见我合上眼休息，便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从养生会馆出来，我在商场找了那个广告位。看到那个代言人的时候，不自觉松了口气，原本我还以为代言人就是宋锦瑜，然而两个人只是长得有些像而已。

广告位离那家内衣专卖店很近，我在门口站了站，店里的售货员走出来想要跟我打招呼，我对她笑着摇了摇头，最终还是没有走进去。

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走出商场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四点十分，这个时候姚继来应该已经把姚胜男接走了吧。

心里有些莫名的怅惘，我没有打车，拎着买的东西沿街慢慢走了起来。

如果姚胜男是跟她爸爸一起生活长大的话，她的生活轨迹应该会跟上一世不一样了吧？

不得不承认，小姚胜男还是挺可爱的，她的长相随宋锦瑜，但是嘴巴的线条和姚继来一样，不高兴的时候，唇弓拉成一条直线。除此之外，她的小手小腿都挺长，以后会越来越长，看来也是随了她爸爸。

不过宋锦瑜可不像个好妈妈，要不然姚胜男这么小，哪儿来的这么多心眼？

我停下脚步，望向橱窗里的倒影，不禁有些愣神。

我不是宋锦瑜，不是姚胜男的妈妈。



我是.....

「嗡嗡——！」一阵震动将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原来是包里的手机震动。

「喂？怎么了？」我接起电话直接问道。

「你人在哪儿？为什么不来接孩子放学？」李清晏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生气。

「我.....在外面，有事。」

「什么事？」对方不依不饶，电话那头隐约有小孩子的哭声。

「发生什么了？」我忙问。

「有个陌生的男人要接姚胜男走。」

「那是她爸爸，你见过的呀。」

「不是！你赶紧过来吧。」

说罢，他不等我说出或许是那个男秘书就挂断了电话。

顾不上别的，我赶紧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报完地址就给姚继来打电话，但姚继来那边关机了。

一种恐慌没来由地冲上我的脑门，我几乎是冲司机喊了一句「师傅再开快点！」

赶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一身体闲装的李清晏抱着姚胜男，李意合站在一旁拉着李清晏的衣角，旁边还有一个黑色西装男和姚胜男的老师。

我打开车门三两步冲了过去，还没靠近就听见姚胜男的哭声：

「我要妈妈.....」

鼻头没来由地一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差点掉下泪来，自己还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也太圣母了吧！

可双手还是不受控制地伸向埋头在李清晏颈窝里哭个不停的姚胜男。

姚胜男的小身板一哆嗦，显然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我，短暂地抽了抽鼻子，然后哭得更大声，张开手扑到了我怀里。

「宋小姐，姚总叫我带小姐去公司。」今天在公司见过的那个男秘书走上来跟我解释，「姚总有事走不开。」

姚胜男哭得我心烦意乱，我不停地轻拍她的背，还要尽力撑着自己的脖子以防被她两条小胳膊勒死。

男秘书有些为难地看着我，生怕自己不能回去复命。

李清晏和李意合也静静地看着我，似乎想明白发生了什么。

远处，一个身形眼熟的女人领着小孩儿，时不时向我们的方向张望一眼。

我将姚胜男在怀里向上掂了一下，把她的重量挪到一只手上，另一只手伸进包里，摸出那张轻飘飘的纸条：

「把这个拿回去，告诉姚继来，我要孩子的抚养权。」

15

被人摁头示爱是什么感觉，我现在是领教了。

「妈妈我最爱你了！」

姚胜男非要我躺在她的小床上，她半趴在我右肩一侧，右手环着我的脖子和头，第 108 次说道。

「我知道啦，你该睡觉了啊！」

尴尬、愧疚的我想尽快转移话题，但是姚胜男显然还没有踏实放心。

「妈妈你爱我吗？」

我眼神游移：「妈妈当然都爱自己的孩子啊.....」

她仍不肯放弃，用两只小手挤住我的脸：「那你最爱我吗？」

看着对方殷切中还带着一丝焦虑的小眼神，我艰难地点了点头。

她的脸上绽出一个大大的笑，没头没脑地一头撞上来，小嘴在我脸上使劲亲了好几下：「我也最爱最爱最爱妈妈了！」

好家伙，这一通强吻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了让她尽快睡觉，我只好又拿起一本绘本，给她讲起故事来。

原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第二天起来她说什么也不肯去上幼儿园。一会儿说自己嗓子疼、一会儿说自己肚子疼，就连我说带她去医院打针，她都爽快地同意，就是不肯去幼儿园。

她还趁我不备把自己锁在了洗手间里不肯出来，我也知道她有心病，这时候不能强迫。

有人按门铃，阿姨跑去开门。

「李先生，早。有什么事吗？」

「早，我没事，是他。」

李清晏跟在李意合后面走了进来，我刚翻出老师的电话，见他们两个人来了，连忙放下手机。

李清晏抢先开口：

「这小子说要和胜男一块去幼儿园。」

李意合配合地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有问姚胜男在哪里，反而直直地看我，我有点好奇：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他摇摇头，走上前拉拉我的手，我顺势蹲下。还没反应过来，他上前一步用手环住了我的脖子，真不知道这两天我的脖子怎么这么吸引小孩子。

我忙伸手也回抱住小李意合，他乖顺地将头放到我的肩上，也不言语，就这么默默地抱着。我用眼神问李清晏怎么回事，李清晏露出一个苦涩的笑来。

「胜男呢？」李清晏问。

我瞟一眼洗手间的方向，小声说道：

「闹别扭呢，不肯去幼儿园，躲到洗手间了。」

李清晏明了地点点头：

「意合，你不去叫胜男吗？」

怀里的小人儿慢腾腾地松开我的脖子，转身走开去敲洗手间的门。

「这小子昨天梦见他妈了。」李清晏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

我心下一惊。

「昨天说梦话，我听见的。」他深吸一口气，又徐徐叹了出来。

姚胜男跟在李意合后面走出来，这一次没用我多话，自己乖乖地拿起了书包。

我逗她：「肚子不疼啦？」

姚胜男小脸一撇，过来拉我的手，四人一齐出了门。

回到家的时候，阿姨正在洗衣服，原本我应该去找姚继来更改抚养协议，但是给对方打了几个电话，一直关机。

我正犹豫是不是直接去他公司堵他，阿姨从厨房走了出来。

「锦瑜啊，我想出去转转，买点东西，午饭我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了，你中午饿了吃那个行吗？」

「可以啊，要去逛街吗？」我随口问道。

「咳！」阿姨脸上挂着笑，但那笑却有点放不开似的，「不怕你笑话，我去买条.....胸罩。我现在穿的还是好几年买的，昨天晚上带子断了，索性我也不修补了。」

我点点头，想到自己反正闲着也是没事，于是站起身来：

「我跟你一块吧，闲着也是闲着，中午咱们去吃点好的，我请你。」

「别别别！」阿姨连忙拒绝，「我去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大商场，就集市上，那儿人多手杂的，你再丢了东西。」

「咳，我当什么事呢，没事，你等我。」

不顾阿姨阻拦，我回卧室将身上的套裙换成了素色T恤加牛仔裤，登上一双平底鞋，出门前冲阿姨拍了拍肩上挎的帆布包：

「怎么样？超市做活动送的包，结实又能装，这就没人偷了吧？」

阿姨说的集市，离我们小区不算太远，我俩一路溜达着就到了。一到集市我就蒙了，在我生活的年代，集市已经很规范，说是一个小一些的超级市场也不过分，可眼前的集市，卖菜卖肉的、卖炒货卖小吃的、卖五金卖杂货的，全都挤在一条街上，没有规划，也没有什么规律——两个鞋摊中间不到一米宽的空隙，摆着一个大桶，一看，卖麦芽糖的！

阿姨仅仅抓着我的手，像是怕我跟丢了似的，一路上拖着我在人流中穿梭。一向说话温柔可亲的阿姨，这会儿就像穿了盔甲的骑士一样在前面开辟道路，一边大声呵退没头没脑挤来挤去的行人：

「借过借过！让一让！」

「哎？你走不走啊？这人！不走别挡道行吗？」

「往哪儿撞呢你！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咋不撞我呢？」

迎面一个男的挺大力道撞了一下我肩膀，阿姨气愤地拉着他质问，我虽然也觉得那个人很讨厌，但是不想让阿姨因为我生气，于是连哄带拉地拽着阿姨走开了。

内衣摊比较隐蔽，顾客相对卖菜卖肉的那块人少得多。走到摊前，阿姨放心地松开我的手，我俩就在摊前打量起来。

虽说是内衣摊，但这个摊上的种类可不少，从靠近顾客这边往老板那端数去，袜子、手套、内裤、文胸、鞋垫，应有尽有，甚至老板的手底下，还摆着一排黑色布鞋。

阿姨认真地打量着那些文胸，我也跟着仔细看。那些文胸样式简陋，除了一些棉质的，还有一些看不出材质的。阿姨看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件肉色的问：

「老板娘，那件多少钱？」

老板娘的眼光从阿姨身上骨碌地我身上，似是不经意地在我胸前飘走：

「45 一件，纯棉的，材质好，穿着舒服。」

说着，她伸出一根头上有夹子的长棍，夹住阿姨问的那整包内衣，一下全抛到我们眼前：

「一共仨号，你自己比量比量。」

阿姨从里面找了一件中号，我还没来得及问在哪儿试衣服，就见阿姨直接抻开内衣，就外衣外罩在自己胸上，两手在背后比划着想要搭上背扣，我惊讶地瞪大眼睛，忙去看周围的人，发现旁边买东西的人，除了一个手里捏着要买的内裤的老头直勾勾地看阿姨，根本无人在意。

「大小正合适吗这不是？拿一件吧，这件质量好，穿两年不带变形的。」

我心说它倒是想变形，它得先有形才行啊！这件内衣，罩杯软塌塌的，只有上下两片缝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出它是一件合格的内衣。阿姨这时已经将内衣脱下来：

「这质量也就那样吧.....」

我忙不迭地点头同意，恨不能立马拉上阿姨走。

「45 太贵了！20！20 一件我就拿上了！」

阿姨竟然砍上价了！

「20 拿不了，我都不挣钱，还得倒贴两个，拿不了拿不了！」

「那你说个实诚价，你多少钱卖？」

「哎我说你这大姐，45 一件不贵啦，你不信，你问问你闺女！我这 45 可是良心价啦！」

老板娘这么说的时侯，目光又在我胸口瞟了一眼，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原来是指望我这「闺女」挨宰呢？

「哎别扯这扯那的，我再给你添 5 块，你要能卖我就拿一件，不能卖就算了啊！」

我去扯阿姨的胳膊，想要阻止她这种盲目的购物行为，阿姨像是没明白似的任由我拽她，还是稳如泰山地从钱包里拿出 25 块钱，扔给老板娘。

「行吧行吧，我吃点亏就吃点亏，25 给你一件。袋子就在那儿挂着，你自己扯一个吧。」

老板娘用长棍将钱夹走，转头去招呼别的顾客。阿姨喜滋滋地扯下一个黑色塑料袋装了文胸塞进了包里。

一场高手间的过招，就在我的目瞪口呆加疑似熊孩子给妈捣乱的行为中结束了。

因为怕有人踩我，阿姨没有多流连，拉着我就离开了集市。我不死心，拉上她直奔商场。在我的生拖硬拽下，阿姨连连逛了三家内衣专卖店，愣是没能找到一件合适的内衣。

这也不能怪她，内衣专卖店的内衣，光是价格就把她吓死了，并且那些设计华丽的样式在阿姨看来完全搞不清有什么必要。

「穿在里面的衣服，这么花俏，我又不是小年轻了！不要不要！」

「不行不行，这个钢圈快要了我的命了，锦瑜啊，我喘不过气来！」

「这件太厚了，这什么啊？啥？聚拢？还上托，这都给我托到下巴上来了快！不行不行！」

逛到最后一家，阿姨连连央告：

「锦瑜啊，你放过阿姨吧，这店里的内衣都不行，这都不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准备的。」

一句话点醒我，寄居在 27 岁宋锦瑜这副姣好的身躯内，我怎么忘了，我老去的那些年。

在外吃过饭，我和阿姨又逛了半天，按照自己以前的习惯给她买了件衣服作为礼物。直到幼儿园快放学的时间。我让阿姨先回家，自己去接姚胜男。

姚胜男从幼儿园出来的时候，还拉上了李意合：

「妈妈，他可以去我们家玩吗？」

我点头同意，给李清晏发了消息。

两个小家伙在家吃了点心，又一块看起动画片，等我注意到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已经东倒西歪地，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拿来两个毯子，先给姚胜男盖了一张，又走到李意合身边。蹲下身来，将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我忍不住认真地观察他起来。

上一世，我几乎没见过李意合小时候的照片，可以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他的样子，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小李意合的眼睛狭长，眼角微微上挑，这双眼睛看人时总是淡淡的，叫人琢磨不清他在想什么。

轻轻拨开他的额发，一道熟悉的疤痕浅浅地印在那里。

正看得出神，小李意合轻轻动了一下：



「妈妈.....」

16

李清晏来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已经睡醒一觉，又在客厅里看动画片了。

门一打开，李清晏一脸凝重表情站在那里，我不禁问道：

「你怎么了？」

他向屋里望了一眼，没有进屋的意思，我会意，走出屋子将门轻轻掩上。

李清晏这才开口：

「许金兰去世了。」

「谁？」

我有些莫名，可他注视着我，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话中所指。

许金兰？许儿！

震惊过后，我又有些迷惑，跟我有啥关系？

我和李清晏面对面站着，同时陷入迷茫中，好像两个瞎子在大雾中要摸索出一个前进的方向，幸而他早一步清醒过来：

「我朋友，哦，你见过一次的那个，她正好是许金兰的主管医生，今天中午许金兰去世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已经有不少记者冲到医院去打探消息，我朋友她现在.....躲在我家。」

「哦。」我点头。

「记者、还有一些好事的人，最近可能会疯狂地搜罗跟姚继来有关的小道消息，你和胜男千万要小心。」李清晏顿了顿，又清了清嗓子，「然后，我想问，咳、能不能，让我朋友.....到你家避避风头，毕竟我家只有我和意合两个男人.....」

我眨眨眼，心说人家一个美女，又是找你借资料，遇事还要向你求助，难道不是在找机会接近你吗？

想到这里，我决定暗中帮助这个一面之缘的姑娘：

「不好意思.....」

「妈妈？」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门缝里露出姚胜男的小脑袋，「原来你和李叔叔在这里说悄悄话！嘻嘻~」

姚胜男背后，李意合也有些好奇地长大眼睛向外看。

谈话被打断，我顺势叫李意合的名字：

「意合，叔叔来接你回家，去拿你书包。」

李意合点头，转身跑回客厅。李清晏又想说什么，我假装伸手整理姚胜男的小裙子，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谁知道姚胜男突然提议：

「妈妈我们去李意合家玩好不好？我们还没去过他们家呢！」

「人家今天不方便，我们改天.....」

「不不不，方便！特别方便！并且意合有乐高，欢迎胜男小朋友去我家跟意合一块玩游戏，对吗意合？」

李意合背着书包走到我身边，点点头，然后上前拉住了我的手。

我心头一松，只好同意。

躲在李清晏家的姑娘大概没有想到李清晏明明是去接孩子，怎么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开门的刹那，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脸色几乎变白一层，连我都替她有些尴尬。

「你是谁啊？」倒是姚胜男很是镇定，「叔叔咱们走错门了吗？」

李清晏好笑地拍了拍姚胜男的小脑袋：「这就是叔叔家。」

一群人进了屋子，李清晏给我和女子做了介绍。

这个叫罗书语的姑娘，此刻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衬衫，明显是男士的，半干的头发搭在肩上，打湿的部分微微透出白色内衣肩带，下身穿一件超短牛仔裤，露出一双修长莹白的腿——这个风格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这种下半身消失的穿法也火过一段时间，时尚果然是个圈！

李清晏介绍完，罗书语有些慌张地跟我打招呼，又解释道：

「从医院直接过来了，衣服不太干净，我就洗了个澡，这个衬衫.....」

她一边说着，一边向李清晏投去一个求助的眼神，可李清晏目不斜视地看着姚胜男和李意合拆乐高，好像怕他俩把零件拆散一样。

原本在我心里只是一个推测，在我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了，这个姑娘喜欢李清晏！

人都主动送上门了，这个傻小子还看不出来，这家伙是凭实力孤独终老的啊！

难不成是典型的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

不行不行，我可不能让这家伙走上一世的老路！

我赶紧跟姑娘说：

「我家胜男非要过来看看乐高长什么样子，现在看到了，我们也该走了，不打扰你们了，你们早点休息哈！」

「妈妈，我们还没开始玩呢！」姚胜男和李意合认真地研究一个形状怪异的零件，「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来帮你！」

罗书语说完，几乎是从我和李清晏眼前逃窜到李意合和姚胜男中间，跪坐在两人中间。

我和李清晏坐在沙发上，李清晏一双眼睛向我发射求助射线，我决意接收不到，在心里使劲盘算怎么给两个年轻人制造机会。

「意合？」

李意合应声抬头看我。

「你今晚想不想去阿姨家呀，阿姨给你和胜男讲故事。」

李意合看向李清晏。

罗书语也看李清晏，目光中有期盼，还有一些羞涩，脸颊上透出一层绯红来。

「不行！」李清晏义正辞严地拒绝，「阿姨家都是女生，你是男生不能去。」

「那为什么阿姨可以在都是男生的叔叔家呀？」姚胜男反应倒快，立时反问。

罗书语的脸更红了一些，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还没说出来，姚胜男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追问：

「阿姨都洗完澡了，你晚上睡在哪里啊？」

「叔叔的房间。」李意合抢答，「我的床太小了。」

「不是！」李清晏和罗书语两人异口同声地否认。

「我睡沙发！」

「她睡你家！」

话音刚落，罗书语有些震惊地看向李清晏，李清晏趁机说道：

「宋小姐家都是女生，我想着这样你也比较方便.....」

罗书语眼圈微红，这下李清晏再想装作看不见都难，一时有点语无伦次：

「不是、是、宋小姐想了解一下许金兰的事情。」

我没想到他竟然能想出这么烂的借口，不过这个理由确实奏效，罗书语的注意力成功转移：

「宋小姐是.....记者吗？」

「不，不是。」

这下轮到我口干舌燥了，既然罗书语是许金兰的主管医师，那她自然也就知道许金兰的老公是姚继来，我这小三的身份实在有点拿不出手。

「只是.....有点好奇。」我清清嗓子，「网上不是有那个什么黑料嘛，跟许金兰有关系的。」

罗书语点点头，没有接话。



「网上说许金兰是喝了农药，然后失去了生育能力什么的，这是真的吗？」

罗书语看了一眼李清晏，又转向我，语气有些犹豫：

「嗯，是的。」

「她一直都在医院住着吗？」

「一年中有一半多的时间吧，因为她的后遗症还挺严重的，需要比较严密的观察和护理。」

我点点头，看来网上说的是真的了。

姚继来的脸庞在我脑海中闪现，很难相信他会对自己的发妻做出那样的事情。

见我不再追问，屋内的氛围有些变冷，罗书语主动和姚胜男打起招呼来：

「小妹妹，你叫胜男对吗？」

姚胜男点点头：「我叫姚胜男。」

「姚胜男？姚.....？」

罗书语几乎刹那间便领会到其中关系，有些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我：

「那.....姚继来是？」

「是我爸爸！」

空气在客厅里慢慢凝结，罗书语的表情也随之变得冷淡起来：

「许金兰去世了，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来确认吗？」

「书语，不是你想的那样，宋小姐是我邀请来的。」李清晏为我分辩。

「她没有生育能力，你却生了.....你很得意吗？」罗书语不理睬李清晏的辩解，看向我的目光多了一丝不屑。

「胜男，我们走吧。」我向来不爱跟人争论，更何况这种情况，就是给我身上贴一百张嘴，我也解释不清，何必徒劳。

姚胜男乖乖地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膝盖，跟李意合摆手道别后向我走来，我也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罗书语目光越过姚胜男背后，：

「宋小姐，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因为爱你的美貌抛弃发妻，就不会因为美貌爱上别人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慢慢站起身，高挑的身材，玲珑的曲线，配上她此时有些冷艳的表情，比方才更增添了几分傲人的魅力。

我欣赏地看着面前的美人儿，说不艳羡是假的，年轻的身体多么美好，美好到我都无法反驳她的话，倒是姚胜男脸上现出一脸不解：

「可是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啊，爸爸就是这么说的。」

我看着她拧在一起的小眉毛，好笑地将她抱了起来，她又问了一句：

「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不是吗？」

她转向李清晏，一副求解的表情。

李清晏温柔地笑笑，伸手捏了一下姚胜男的小脸蛋：

「当然，你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李意合坐在乐高前面，默默点了点头。

我不忍再去看罗书语的表情，跟李清晏道声再见，抱着姚胜男离开了李清晏家，出门前还对要送我们回去的李清晏龇牙：

「还不快回去！」

一路上，我抱着姚胜男往回走，姚胜男起先还兴高采烈地说也想要乐高，不一会儿就趴在我肩上睡着了。

我脑子有些烦乱，那篇姚继来的黑帖一直在我脑海中喧闹，加上罗书语的证言，几乎可以确定姚继来确实是.....

心事重重地回到租的房子，刚出电梯便看见门口地上瘫坐着一人，定睛一看，不是姚继来又是谁？他为什么在这儿？

这人就这么坐着，听见我们过来也没什么反应，走近后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我拿钥匙将门打开，把姚胜男放回她的房间，阿姨的房间传出一阵响亮的鼾声，看来是今天逛街累到了，睡得很踏实。

走到门外，我晃了晃姚继来的胳膊：

「姚继来、姚继来？醒醒！醒醒！」

男人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找回元神一般，循着我的声音艰难地抬起头来，一双狭长的醉眼看了我许久，嘴角缓缓上扬，醉醺醺地笑说：

「锦瑜.....我终于.....解脱了.....」

17

第二天一早，李意合又牵着李清晏出现在我家门前，这次两人来得更早，竟直接要在我家吃早饭了。

我当然更乐意见到小李意合，把两人带进厨房，给两人拿了牛奶和三明治后，我又拿出十几只大虾煮了一下，剥好给李意合和姚胜男一人分了一点。

李清晏看了看李意合碗里的虾仁，伸手捡起一只塞进嘴里：

「见者有份！」

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厚脸皮的男人：「你怎么跟孩子抢吃的？」

「我不能吃虾仁吗？我也喜欢吃虾啊！」李清晏大声抗议。

「那你自己去买啊！你做医生有收入吧！」

我忿忿不平地给李意合换了个位置，让两个小家伙坐在一起，我坐在李清晏和李意合中间，时刻防止李清晏再抢李意合的虾仁，姚胜男咯咯直笑，李意合眼睛弯弯地笑看我，用勺子扒了一个虾仁进嘴里。

「昨天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抱歉。」李清晏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没事，后来我们走了，你们没事吧？」我担心地问道。

「没事，都是老朋友了。」

「那个阿姨住在叔叔家了啊？」姚胜男插嘴。

「嗯，睡在叔叔房间了。」李意合接话。

我刚要欣喜李清晏开窍了，这家伙忙解释：

「但我昨天是跟李意合一起睡的。」

好吧，看来他是没救了，注孤生啊注孤生！

「你喜欢那个阿姨吗？」姚胜男问李意合。

李意合放下勺子，眼睛看向天花板想了一会儿，这才认真地摇了摇头。

看他的样子，我差点笑出声来，李清晏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干嘛？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摇摇头。

记得上一世，李意合就有这样的习惯——假如在他吃东西的时候问他问题，他就必须把手里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嘴里的食物要咽下去，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结论。

哪怕你问的是世界上最无聊的问题，他也会认真地回应，从不敷衍。

那个模样，不管过去多少年，一想起来，仍觉得可爱！

吃完饭，李清晏径直上班去了，竟然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把送李意合上幼儿园的责任推到了我身上，还蹭了一顿早饭。

万万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厚脸皮！

在幼儿园门口遇见了刘子妍，起先看到我还牵着一个男孩，她似乎很是震惊，等看清原来是李意合，才长出了一口气，翻给我一个白眼，走掉了。

许金兰去世的消息已经曝光了，这在当地是个不小的新闻。我也不便在外多逗留，直接回了家。

到家后，我梳理了一下自己近期要做的事情。

买房子的事情已经和房产中介有沟通过，只等合适的房源出来。

其他的，就剩下抚养协议和 513 万欠款的事情，要尽快和姚继来做个了断。

这么多欠款，要想快速还清，上班打工是不行的了，做生意倒还可能，加上自己上一世有些经验，值得一搏。

大概要做什么，我心里也有了初步的想法，剩下的就是怎么找到合作方，打通上下游，只不过这个年代，我想做的产业几乎等于零，想要打开局面，有一定难度。

我打开手机，一边在脑海中联想关键词一边搜索，然后记录下可能有效的信息。正在这时，手机跳出一个提示：

么鸡来成功上位，为吃绝户大军注入鸡血一管！

看到这个标题，我正心想这都啥文案啊，刚要划走，突然意识到是谐音，急忙点开了帖子。

众所周知，许 JL 已于昨日上午在医院去世，至此，许氏财产尽数落入倒插门的么鸡来腰包里。

么鸡来多年经营，终于得愿以偿，无疑给那些意欲吃绝户的人打了一剂强心剂，这事儿有门儿！靠谱！

独生子女的有钱人注意了，没儿子，这就是下场！

还不知道前情提要的朋友们可以复习一下我之前扒出的黑料，链接在此！

帖子后面缀的链接，正是上次我看的那篇，仔细一看，发帖人正是同一人，那人的账号是一串自动生成的数字，点开他的主页，一片空白，连签名也没有。

新帖的下面，仍有不少评论，除了感慨许家人识人不清，还有不少诅咒么鸡来不得好死，零星有几个好奇楼主跟么鸡来什么仇什么怨。

突然，一个熟悉的头像跳了出来，是那个墨汁牛奶。

她的评论还是一如既往地火爆：

「造谣死全家！」

回帖时间就在一分钟前，我忙私信她：

「你好，刚才在一篇疑似和姚先生有关的帖子里又看到了你的回复，感觉事情好像有什么隐情，方便透露一下吗？」

对方果然在线，回复很快就来了：

「就那个撒币楼主说的那几个事儿，网上都能搜到相关新闻，你自己去捋时间线吧！」

话已至此，我也没有追问下去，按照她所说的，再次打开了搜索引擎。

昨晚姚继来有来过的事情，我谁也没有告诉。

当时姚继来说完那句令人不明所以的话，再次昏醉睡去，我翻到他的手机给秘书打了个电话。

秘书到的时候，穿了一身休闲装，没有了黑色西装的束缚，他的状态看上去要放松许多。

「麻烦你了。」看他将姚继来扶到车上，我上前说道。

「宋小姐，您客气了。我姓高，您叫我小高就行。」

我笑笑，嘱咐一声：

「姚先生家里钥匙你知道在哪儿吗？要是不知道给他去酒店开个房间也行。」

小高眼睛瞪大，带点好奇的意味说道：

「姚先生从不回家，您知道吗？」

「不回家？那他住哪里？」

「住办公室，公司里的前辈说姚先生常年在公司，几乎没回过家。」

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一切，我下意识地输入了「许金兰 姚继来」三个字。

跳出来的每一条新闻，都给许金兰的爱情做了一个凄凉的注脚。

新闻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讲两个人的爱情始于许金兰芳心大动，姚继来顺水推舟，成婚后，姚继来原形毕露，许金兰服药自戕，最终导致许家财权旁落的故事。

有几篇文章中提到，兰内衣品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就发生在姚继来毕业进入内衣厂后。在那之前，兰内衣生产的就是普通棉质内衣，不像现在定位性感、华丽，业内人都说，正是许金兰对姚继来萌生的爱意，激发了内衣的创新灵感，导致整个品牌风格走向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许金兰的死无疑给兰内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上不少姚继来倒插门、架空许老爷子、许金兰喝农药等一系列黑料的爆发，兰内衣的品牌迅速污名化，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用踏进兰内衣专卖店了。

尽管如此，兰内衣品牌官方以及姚继来个人都没有出面解释，人们都说姚继来一定会将兰内衣脱手，换成其他资产，这样的人，一定不能容忍自己的黑历史一直存在，他才不在乎兰这个品牌。

我在手机上搜寻着所有的蛛丝马迹，还将所有跟时间有关的事件写在纸上，中午随意吃了点东西，又继续搜索各大网站的相关讯息，连一些评论也不放过。

写满整整一张纸的时候，收到了李清晏的信息：

「李意合周末生日，不知道怎么给他庆祝，帮我出出主意吧。」

我看了看日历，怎么把这件事忘了！李意合的生日啊.....

「去游乐园吧！」

「一起？」

「好的。」

李意合是个早熟的孩子，跟着叔叔相依为命，童年缺失不是一星半点，倒不是没钱，实在是李清晏作为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很多事情考虑不到，更何况，他后来还成了一个挺有名气的儿科医生，工作很忙——说李意合是一个人长大的，也毫不为过。

既然我有这个机会来圆满他的童年，何乐不为呢？

搜索了一下游乐园的游玩攻略，给李清晏发过去，将写满许金兰和姚继来事件的纸收起来，就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

姚胜男从幼儿园出来的时候撅着小嘴，向我走来时，甚至有点气哼哼地，拉上我的手就走。

「等一下，我们和意合一块走。」

姚胜男拨浪鼓一样摇起脑袋：

「不要！」

「我再也不要和李意合玩了！」

我有些惊讶：「怎么了？」

「他和娇娇一起玩，我不要再理他了！」

说着，姚胜男拽我的手，看到李意合从幼儿园走出来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谁是娇娇啊？」我问。

姚胜男踮起脚尖眺望，指着从校门口走出来的一个穿白色帽衫和牛仔褲的小女孩：

「就是那个！」

「很可爱啊那个小姑娘！」

我远远地打量着那个娇娇，只见她头上卷了个可爱的丸子，欢快地跟朋友道别，天真俏皮的样子惹人喜爱。

「她不可爱！」姚胜男气得大叫，「一点也不可爱！我才是最可爱的！」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在意，也没见过她这样生气。

她的气恼似乎并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看到李意合走过来的时候冲他大喊：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小李意合有些不知所措地止住脚步，我也有点生气起来：

「胜男，不准胡乱发脾气！」

姚胜男的脸蛋气鼓鼓地：

「都是他不好！谁叫他跟娇娇玩！」

听到她这么不讲理，我忍不住反问：

「为什么他不能和娇娇玩？」

姚胜男抠起自己的手指甲，小嘴一瘪，竟然大哭起来：

「明明是我和他先认识的！」

18

「明明是我和他先认识的！」

前一世，姚胜男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我当然明白她的不甘，但我也也不想跟她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纠结下去，因此每每她提

到自己和李意合多年的情谊，我要么随口应对两句、一笑了之，要么就干脆当没听到。

但是显然，这个问题现在非解决不可了。

「那太好了，我也不想让你和李意合做朋友了。」我蹲下身来跟姚胜男说道。

「为什么？」刚刚还闹着再也不跟李意合玩的姚胜男露出惊讶的小表情。

「因为李意合原本是我的朋友啊，你忘了吗？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李意合把小雏菊送给我，所以，我和李意合才是先认识的，对吧？」我冲站在旁边的李意合笑着说道，小李意合重重地点点头，我转向姚胜男接着说道，「所以，我也不高兴把朋友分享给你。」

「可是、可是.....妈妈不爱我了吗？」姚胜男说着，还忙向我靠近一点。

「咳，母女是母女，朋友是朋友，一码归一码。我觉得你说的对，朋友不能分享。」

「可是、可是.....」

「没什么好可是的，胜男不喜欢朋友跟别人玩，我也不喜欢呀，所以，以后意合只能跟我玩，不能和胜男玩了，胜男应该可以理解吧。」

姚胜男撅着小嘴，眉头拧在一块，很是费解的样子。我没有步步紧逼，一手牵上一个回了家。

晚上李清晏来家里接李意合的时候，见两个小人儿一人抱着一本绘本分坐在沙发两头，谁也不跟谁说话，比着口型问我怎么回事，我将事情原委告诉他，他好笑地摇摇头：

「亏你做的出来。」

「当然，这可是我小小的复仇。」

听到这句话，他的眼神露出一丝探询，我没有解释，而是给了他一份打包好的晚饭，连同李意合一并塞给他，将两人送出了门外。

给姚胜男洗澡的时候，她几次想提到李意合，我都轻声打断：

「不可以哦，那是我的朋友，不能和你分享。」

「永远都不可以吗？」

「嗯.....让我考虑考虑吧。不如你也和我一起想想，应该怎么面对朋友的朋友，怎么样？」

她似懂非懂，带着重重的心事进了睡乡。

回到我的卧室，我将写满姚继来事迹的纸重新拿出来，默默地看着了一遍，又拿出手机搜索相关新闻。

相关的帖子翻来覆去无非就是那些东西，可当事人方面到现在都没有正面回应。到底，哪里才是突破口呢？

下意识地，我再次点开了墨汁牛奶的主页，发现对方晒了一张照片，配文是「新买的衣服」，那是一件艳丽性感的睡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无兴趣，正要关闭，突然一个激灵，就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照片的背景是一个步入式衣帽间的一角。

不会吧，竟然是她？

第二天一早，我将李意合和姚胜男一起送进幼儿园后，没有着急回家，而是在校园门口打起转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踩着恨天高、身穿红色皮裤的刘子妍从街角拐出来，姚宗盛小步快跑紧跟其右。

眼见刘子妍将姚宗盛送进幼儿园后准备离开，我连忙挡到她面前。她瞪我一眼，不等她开口，我便试探着开口：

「墨汁牛奶？」

她神色一凛，慎重地打量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咖啡馆里，我和刘子妍坐在一个隐蔽的卡座里，这个时间，咖啡馆里顾客寥寥无几，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压低了自己的声量。

「你怎么知道是我？」她带着一些戒备问道。

「我看到了你晒的照片，那个衣帽间。」我不打算卖弄玄虚。

她点点头，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脸颊有些红了起来，为了掩饰尴尬，低头喝了一口咖啡，喝得太急，竟然呛了一口，看她连连咳嗽，我忙将纸巾推给她。

「根据你说的，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相关的新闻，梳理了一下时间线，确实发现了一些疑点。」

她用纸巾小心擦了擦自己的嘴，眼睛很快地在我脸上扫了过去，但一言未发。

「根据几年前新闻上说的，许金兰喝药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婚后，咳咳……」说到这里，我清了清嗓子，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那帖子上说许金兰是发现刘子妍怀孕生子，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实际上，在一些时间久远的帖子和新闻中可以查到姚继来和许金兰的结婚日期和许金兰中毒入院的信息，许金兰中毒是在二人结婚之前。

既然如此，许金兰中毒就不是姚继来出轨造成的，姚继来在那之后迎娶了已经确认失去劳动能力和生育能力的许金兰。

姚继来能与这样的许金兰结婚，说明两人是有感情的，可为何没过多久，刘子妍就怀孕生子了呢？

既然刘子妍与许金兰中毒无关，那她何不直接在网上发个匿名贴，将事情一五一十曝光呢？

「你知道……」刘子妍突然开口「墨汁牛奶是什么意思吗？」

我摇摇头。

「我进公司第一年，就发现，公司里有个很帅的男人，当时所有的女员工都倾慕他，私下都在谈论他，当时的他，虽然年轻、但很沉稳，我听同事说，正是他力排众议，改革了内衣厂的生产模式、又一手打造了全新的内衣风格。这个男人就是姚继来。」

「在兰转变风格之前，满大街都是土了吧唧的文胸，颜色沉闷、款式老旧，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买内衣都很苦闷，我讨厌死了那种大妈一样的内衣，那样的东西，怎么能衬托我年轻、美好的肉体呢？」

「那时候倒也不是没有好的，但是那些大商场里的内衣品牌，多数都是外国牌子，我家境虽然不错，但也不能承担那样的消费。后来我发现了兰的内衣。」

「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一毕业，就进了兰的销售公司。我一进公司，就被姚继来迷住了。」

「我刚也说了，喜欢他的女同事很多，但她们顶多是给他写情书、织围巾，老土死了。」

我静静听着她的诉说，陷入回忆中的刘子妍，面色柔和，说到这里，竟轻轻摇头、嘴角弯弯，笑了一声：

「我呢，为了吸引他注意，我就经常捉弄他。」

「有一次，我将墨汁滴进牛奶里送给他喝，还骗他说是巧克力牛奶。当时他已经连轴工作了两天，整个人累坏了，他想也没想就接过去一口喝下半杯。」

「等他发现不对的时候，我已经憋不住得意的笑，他这才回味过来又被我耍了。你猜他当时是什么表情？」

我被问得一愣，能什么表情？恼羞成怒的表情呗！

一想到每次见他都阴晴不定的样子，我几乎都能想象出他喝了墨汁牛奶以后那张黑脸。

「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竟然笑了起来。他把杯子放下，离开那张他坐了几十个小时的椅子，揉了揉我的脑袋，然后一头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如果说之前我只是被他迷住了，从那一刻起，我被他迷得死死的。」

她轻笑着，那时的光景映得她的眼神亮晶晶的。

虽然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跟我想了解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决定耐心地听下去。

「就跟受到鼓舞似的，我觉得我的小恶作剧奏效了。但与此同时，我的嫉妒心和占有欲也越来越强。我不允许别的女同事靠近他，还偷偷撕掉了一些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情书，最要命的是，我不允许别人对他行使恶作剧，我把那视为我专属的权利。」

「我吓跑了很多女同事，但是有一个人，我怎么也没办法，那个人就是许金兰。我一个员工，能拿老板的女儿怎么办呢？」

「许金兰不知道着了什么道，也许是看我经常缠着姚继来，她也开始效仿我对姚继来搞一些小动作，搞得我非常生气，可我没别的办法，只能见招拆招。」

「直到有一天，她.....」

刘子妍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我不禁注意到她的脸色痛苦，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可怕的回忆。

「你还好吗？」我轻声问道。

她摇摇头，喝下一口冰水，深深吸了几口气，很长时间才叹了出来：

「那天，我去厂里办事，看到她鬼鬼祟祟地溜进了厂区一侧的花园里，那个花园一直都是姚继来打理的，他心烦的时候，就跑到花园里干活，说是花园，其实也种一些菜什么的。」

「我偷偷跟在她后面，看她要干什么。只见她拿了一瓶农药，跑到水管的地方把里面的东西都倒掉，然后把那个瓶子仔仔细细洗了好几遍，用了洗洁精、小苏打、柠檬酸.....反正就是反反复复洗来洗去，我也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就见她洗了很久以后，又在里面盛满了水，还放进去点什么，晃了晃，又闻了闻，似乎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做完这些，她又将药瓶放回了原处。」

她徐徐地说着，真相呼之欲出，我坐在对面已是汗毛倒立。

「我当时就想到，这是她的新花招。为了不让她的恶作剧成功，我.....我从储物柜里找到一瓶新的农药，换掉了她的那瓶。」

「第二天早上，我一进公司，就听到有人说许金兰喝农药中毒了，人在医院抢救，可能不行了.....」

19

我端起咖啡杯，轻呷一口，尽量平复自己内心中的惊涛骇浪。

「后来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了，许金兰没有死，但是许老爷子年事已高，被这事一刺激，一下子就不行了，临终前，许老爷子将许金兰托付给了姚继来。」

「姚继来这辈子最感恩的就是许老爷子，并且他自认许金兰误喝农药的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迎娶了许金兰。」

「就没有人想过搞清楚这件事怎么回事吗？」我忍不住发问，「毕竟许金兰清楚自己要喝的并不是.....」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事实就是，没有人追究。」刘子妍古怪地笑了一下，「我想，在许老爷子看来，这是许金兰自己玩过火，而在许金兰，她大概以为是姚继来不小心拿走了她的那瓶吧，更何况，姚继来答应娶她，她当时没准还暗自庆幸来着，谁知道呢？」

我回忆着新闻上许金兰二十岁出头时候的照片，年轻女孩儿脸上写满了骄矜，加之又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没想到即便在父母手心里行走，也会跌跟头吧。

「他们婚后没多久，许老爷子和太太就闭眼了，那时候，姚继来从全国请来最好的医生，但是最终的结果仍是许金兰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并且连稍微费点力气的活动都做不了了。」

「一开始，许金兰还沉浸在新婚中不可自拔，慢慢地，她越来越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我想，她那时候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是被姚继来害了，因为网上到处有这样的传闻，她又整日无所事事，加上后遗症的折磨，我觉得她后来有点.....精神失常了。」

「她开始恨姚继来，不准姚继来回家，每天像个疯子一样，如果不是当面骂姚继来，就是打电话骂，总之，继来度过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后来，我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压力，有一天，等到公司里的人走尽，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喝得大醉，我忍不住将换掉药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完全傻掉了，我说我会去自首，但他只是疯了一样狂笑。我知道，即便我自首了又能怎么样呢？他就可以离婚了吗？」

「他叫我滚，叫我再也不要出现。他继续不要命地喝酒，我夺了他的酒瓶，一口气灌了下去，那段时间，我也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一瓶酒下去，我飘飘然了。后来，我们喝疯了，都魔怔了，就是那次，我有了宗盛。」

「我想过拿掉，但是.....」她的表情纠结，「你知道，女人在那种时候会变得很傻，孕激素还是雌激素导致的吧！并且我有一个很可笑的想法，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孩子补偿他们俩。」

我皱皱眉，不置可否。

「你可以嘲笑我。」她说，「你有这个资格。」

我对这句话感到奇怪。

「当我生下宗盛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想把孩子赔给许金兰，他是我和姚继来的儿子，只要儿子存在一天，我和姚继来就有在一起的可能，我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发现你的存在。」

「我那时候调查了你，你为了给你妈治病和姚继来在一起，一开始，我只当你就是他花钱买来泄欲的小三，但是后来，你怀孕了，我才发现事情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姚继来爱你，虽然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我只能这么说。」

我想反驳，可是看到她对上我的眼神，那眼神中有自嘲、有无奈、有绝望，我没有将话说出口。

「正是因为爱你，他便恨我、恨许金兰、恨所有的一切，甚至连他自己都恨吧！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想，在我看来，他认为我和许金兰是一类人，生在蜜罐里，不知道天高地厚，以捉弄别人为乐，而你呢，你跟他是一类人，生活不幸，父母不济，但是顽强。」

「不过我不太清楚你之前跟姚继来发生了什么，前段时间我听说你酗酒。」说到这里，她不禁抬眼冲我笑了笑，「我还一度指望你喝死算了。」

她的话说得直白，反倒令我觉出坦诚的意味来，原本宋锦瑜和她就有些竞争关系，她有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

「不过看你现在这样子，应该是没事了，这样也好，毕竟你也是当妈的人，多少还得为孩子着想。」她说完，招呼服务员加了一杯水。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听完她的这一番告白，我终于问出这个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

她端起第二杯水，一口气喝下半杯：

「许金兰死了，许家的恩情继来也还完了。」

「现在，我想成全他。」

周末如期而至，吃过早饭后，我特地坐在镜前慢悠悠地化妆，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姚胜男巴巴地站在我旁边，一脸期盼的表情，偶尔还要奶声奶气地吹两句彩虹屁。

「妈妈，你怎么这么好看啊？」她踮着脚扒着我的腿，抬起头来用的一双乌溜溜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我。

「听你这么说我真开心，谢谢胜男。」我憋着笑回答。

「妈妈，你化好妆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这个小机灵鬼转着弯地说话，我心说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能上钩？

「嗯——今天是我的好朋友李意合过生日，我要和他一起去游乐园，阿姨会在家陪你看你最喜欢的动画片，是这样安排的。」

我假装认真挑口红，实际上不时偷瞄两眼她的反应。只见她委屈巴巴地把头埋到我腿上，使劲蹭了蹭，过了一会儿，抬起头闷闷地说：

「妈妈，我可以和你的朋友做朋友吗？」

我放下口红，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来：

「嗯……如果我的好朋友有了新朋友，我会很难过的。」

她的眼睛眨巴眨巴，鼻翼轻轻忽闪两下：

「那我们一起做好朋友不行吗？」

「那你愿意和娇娇也做好朋友吗？」

到达游乐园，李清晏远远地向我们招手，我手里牵着姚胜男，李意合小跑两步走过来拉住我的另一只手，我笑着牵着两个小家伙走过去，打了声招呼：

「你好，罗小姐。」

站在李清晏一旁的罗书语黑着脸，不情愿地点点头。



「合个影吧。」李清晏提议。

我从他手中接过相机：「我给你们拍。」

我将李意合推向李清晏，退开几步，姚胜男紧紧抓着我的包带亦步亦趋。李意合和李清晏的合影刚拍完，罗书语连忙走进镜头，站到了李清晏身边。

画面里的三人，罗书语美丽明艳，李清晏清爽帅气，李意合虽还未长开，但已然是个小酷哥的样子，在外人看来完全就是高颜值的一家人吧！

我按下快门，心中默默想到，要是她能全心对待李意合，我也不抵触她给李意合当后妈就是了。

正想着，李意合就挣脱了罗书语和李清晏，走出了镜头，朝我走过来。罗书语明显还想要和李清晏合影，我也愿意成人之美，给他俩单拍了几张。

姚胜男一直老老实实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颇有一点怕我反悔不让她和李意合做朋友的意思，我好笑地将他俩牵到一起：

「给你们两个拍合影好不好？」

「好！」两小只开心点头。

拍完俩小家伙，李意合又过来牵我，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要和我合影，将相机递给李清晏。

我蹲在李意合身边，李意合紧靠在我身上，我突然有种奇异的感觉，不禁扭头去看向他，就在同一时间，小李意合竟转头对上了我的目光，不远处，快门的声音清晰响起。

能再次遇见你，真的太好了。

接着，姚胜男加入我们的合影。多么奇妙，在不同的时空，我们三个再次站到了一起，对着镜头留下了笑容。

拍完这些，李清晏招呼我们大家一起拍一张大合影，罗书语突然说自己不上相，不愿意加入，可她也表示自己不会用相机，然后远远地站开了。

李清晏只好拜托了一个路人，将相机交给对方后，小跑着回到我们中间。

李意合和姚胜男站在中间，我和李清晏分别蹲在两侧，帮忙的路人拍好以后，又很认真地看了下照片，只见他对着相机思考了一会儿，抬起头对我们喊道：

「咱们换个姿势再拍一张吧！」

李清晏笑着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听到对方满意地下指示：

「爸爸妈妈把小朋友抱起来，你们一家靠近点！」

20

虽说是为了给李意合庆生才来的游乐园，但实际上我自己也兴奋得不行！毕竟距离我上次去游乐园也有些年头了！

因此当询问得知家长可以陪同小朋友一起进海洋球池的时候，我竟比李意合和姚胜男还先一步脱掉了鞋子。惹得李清晏在一旁吐槽我提议来游乐园是假公济私。

就在李清晏也准备拖鞋进球池时，罗书语突然拉住他说她口渴了，要去给大家买点饮料，我顺势也说「去吧去吧，我们仨没问题！」

李清晏他们一消失在视线里，姚胜男和李意合就一下扑到我身上，三个人在偌大的海洋球池了扑腾起来。

我们用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小球互相投，扔到谁身上就是一阵大笑，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但就是觉得开心、好笑！

这家游乐园的球池里还设置了超大的充气城堡和成人也能玩的滑梯。我们在充气城堡里玩捉迷藏，还玩了滑梯追击游戏。每一次从滑梯上滑下来，如果不能快速游到一旁，就会被下一个人追上，前面的人就输了。没有关于输赢的奖罚，也没有什么大碍。

姚胜男身体灵巧，每次都能迅速地从滑梯下游开，我是个大 人，想从海洋球池站立相对小朋友又方便很多，倒是李意合每次从滑梯下下来后，被困在球的包裹中扑腾好大一会儿才能离开那个位置。因此他总是被后面追下来的我和姚胜男捉住，每到这时候，他们两个就会发出小朋友开心的咯咯笑，我也忍不住跟着笑。

「锦瑜！」

李清晏两手抓着四杯饮料回来了，正抬手招呼我们。

我和两个小家伙气喘吁吁趟到球池边上，李意合和姚胜男捧过饮料咕咚咕咚猛喝，李清晏嘱咐一声慢点，递给我一杯，笑叹：

「你满头都是汗。」

说着，递给我一块方帕，我一愣，转念一想，他毕竟带小孩儿的嘛！接过方帕道谢，又问罗书语呢？

「后面呢，马上过来了。」

我点点头，拿起饮料也喝起来，李清晏又说了一遍「你也喝慢点。」

正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我正不知其意，就见工作人员笑眯眯说道：

「咱们球池的滑梯这块，因为玩的小朋友比较多，所以滑下来后，请尽快远离滑梯底部哦，不然会被其他小朋友不小心踢到的。」

听到这里，我不禁老脸一红，连连道歉并保证一定会注意。

工作人员又对李清晏嘱咐道：

「这位爸爸要看好你家的三个小朋友哦！」

第二次！又被误会了！



先前在游乐园门口，因为人多，我们又着急拍完入园，就没费心解释。再一次被误会，我连连摆手：

「不、不是.....」

「好的，我会注意。」

李清晏温和地送走工作人员，又冲我一耸肩膀：

「要注意点啊，小朋友。」

然而我也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了，因为罗书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李清晏身后，黑着脸上来说道：

「去别的地方转转吧！」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掉了，我和李清晏只好手忙脚脚地给李意合姚胜男穿好鞋子整理衣服，跟了出去。

罗书语在前面快步疾走，我牵着两个小朋友亦步亦趋，直到姚胜男大喊「妈妈我走累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我提出让李清晏自己陪罗书语，我带着李意合和姚胜男去适合小朋友玩的项目。罗书语见机立马说想坐云霄飞车，我和两个小家伙毫无反应地看着李清晏被拉走时纠结的样子，转身快乐地去了沙池。

这家游乐园的沙池是果园主题，沙池里有许多果树的模型和农具形状的玩具，沙池里还埋了一些模型果子和种子之类的东西，让小朋友可以自发地玩起寻宝游戏，将找到的果实或者种

子放到相应的果树下面，挖出十个果实，就可以跟工作人员换一个小礼物。

我们三个先是随意用沙子堆了一会儿，没多久就开始了寻宝游戏，搞笑的是，我们第一个挖到的竟然是小娃娃形状的人参果！

姚胜男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我：

「妈妈，你把这个吃了吧！」

「啊？为啥？」我也惊讶起来。

「我要妈妈长命百岁！」

她最近才看了动画片西游记，对人参果颇有印象，看猪八戒吃人参果那么香，馋得不行。

「这个是假的。」李意合在一旁提醒她。

「哦。」

被点醒的姚胜男有点懊恼地看着手里人参果，我只好安慰她：

「我尽量活得久一点……」

后来，我们挖出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先凑齐二十个的是桃子，我们抱着二十个桃子找到一棵桃树，附近没有工作人员，我们仨围坐在桃树下面一边等一边休息。

「妈妈，这是王母娘娘的桃吗？」姚胜男还念念不忘西游记。

「不确定哦。」我抬头看看桃树上唯一一个超大号桃子模型，喃喃说道，「也可能是桃太郎的桃。」

「也可能是桃园结义的桃。」李意合也加入讨论，「我昨天看的动画片里就有。」

一道灵光从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桃园结义！

「胜男，你想要个哥哥吗？」我问。

「嗯！」姚胜男重重点头。

「意合，你愿不愿意多个小妹妹？」我又问。

李意合也认真点了点头。

「那我们来玩桃园结义吧！」我提议。

「妈妈这里不是桃园！」姚胜男纠正我。

「嗯嗯，你说得对，那我们玩『桃树下结义』。」

我太兴奋了，以至于连好好想个名头都懒得想了。拉住两个小家伙的小手，换了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

「跟着我说哦！」

「姚胜男和李意合，今结为异姓兄妹，互帮互助、相亲相爱。」我胡诌一句，差点就跟出那句标准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姚胜男和李意合，今结为异姓兄妹，互帮互助、相亲相爱。」两个小家伙小脸挂着懵懂又欣喜的表情重复。

「好，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好兄妹了，要好好相处，知道吗？」

姚胜男点头如捣蒜，我在心里默念：你可不要怨我，这也算是为你好哦.....

工作人员这时走了过来，我们将二十个塑料桃子交给他，她转身在服务台拿来了两枚桃子形状的饼干，分别递给李意合和姚胜男，笑着说道：

「要好朋友哦！」

「不对！」姚胜男大声反驳，「我们要做好兄妹！」

「对！好兄妹！」李意合大声附和，我有些吃惊，还从未见过他这么兴致高昂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恰好李清晏也传来了短信问我们在哪里，我直接回复在餐厅见。

一到餐厅，李意合和姚胜男就迫不及待地举着桃子饼干冲到李清晏面前叽里呱啦说桃树下结义的事情，伴着餐厅里吵吵嚷嚷

的声音，李清晏显然听不清他俩在说啥，只见他一脸疑惑的微笑，一边说他们做得好。

一旁的罗书语倒是越听脸越阴沉。

找好座位，我起身到点餐台给大家点餐，李清晏嘱咐了一句罗书语看好孩子，也追了上来。

「刚才他俩在说什么？什么结义？」李清晏站在我身后问道。

我一边跟着队伍向前挪动一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简单说了一遍，听完，他忍不住轻笑：

「那他以后有干妈了。」

见我愣住，他抬抬下巴：

「到我們了。」

端着餐盘回到座位上，只见桌上两个小家伙连比划带说聊得热火朝天，罗书语一个人拨弄手机，好像三个人根本没在一张桌上似的。

我和李清晏对面而坐，姚胜男挨着我，在她对面是李意合，李意合右手边是罗书语。虽然我明白罗书语怀着跟李清晏约会的心情来掺和一脚，但她一直黑着脸，我开始有点不爽——说到底今天是李意合的生日，她要是无心捧场，那就干脆别来！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我们一齐望去，是个穿着餐厅工作服的小姑娘，「我们餐厅给来用餐的家

庭免费拍全家福哦，爸爸妈妈和两位小朋友一起拍一张吧~」

「不、不是.....」我摆手解释。

「你哪只眼看出来他们是爸爸妈妈了？」罗书语将刀叉「哐」一声扔到盘子里，眼中带火地盯住小姑娘。

小姑娘大概没想到只是拍个照片，也会惹麻烦，一下子怔在那里，结结巴巴地道起歉来。餐厅内用餐的人也纷纷看了过来。

「你出来。」李清晏沉声说完，推开椅子，冷眼瞥一下罗书语，出了餐厅。

罗书语跟在李清晏身后，厌恶地白了一眼小姑娘，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捎带还赏给我一点白眼的余韵。

小姑娘还呆呆地站在桌边，眼眶含泪，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连声安慰她不要紧的，我会帮她跟餐厅经理解释。

原以为这就结束了，谁知道餐厅外突然传来一声高喊：

「你是他爸爸吗？你有养他的义务吗？」

听到这个问句，我忙去看李意合的反应，只见李意合静静坐在那里，直直望着眼前的餐盘，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请小姑娘帮我照看一眼两个孩子，自己起身离开座位，要去制止罗书语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至少让她要吵滚远点吵。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比方才更尖利的一声：



「你根本就不是他叔叔！」

21

这句话什么意思？

李清晏.....不是李意合叔叔？

什么意思？

脚步卡在门口，我有些疑惑地回望李意合，只见他小小的背影依然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姚胜男偷偷将自己不喜欢的西蓝花放到他的盘子里，嘴里还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餐厅里的人都时不时向两个孩子投去好奇的目光，我改变主意，这会儿应该先带两个小家伙从另外的门出去，外面那一对，让他们自己吵去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李清晏的声音冷冷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异常。

「我对你的心，你就看不到吗？」罗书语气结。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们只是朋友。」李清晏不为所动，「现在我重说一遍，李意合是我侄子，你但凡再多说一句，我们以后就只剩校友这么一层关系。」

「你这样对我，是因为她吗？」罗书语已经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我，顺着她冒火的目光，李清晏也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她是个小三！她是……」罗书语半是恼恨半是不解。

「我说过与你无关，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李意合的生活，再见！」李清晏眉头皱在一起，不容罗书语将话说完转身就走，留下一脸难以置信的罗书语。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李清晏轻声说了一句「我们走吧」。我点点头，忙跟在他身后回到桌边，他一把将李意合抱起来，我给那个拍照的小姑娘留下我的电话，告诉她可以叫经理联系我，我会替她解释，说完，我抱起姚胜男跟在李清晏身后出了餐厅。

罗书语紧跟我们身后问道：

「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认识她才多久！」

任凭她在身后怎么呼喊，李清晏抱着李意合坚定地向前走去，丝毫没有理会她的意思。虽然觉得这样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太过残忍，但是想到她对李意合的态度，瞬间驱散了我对她的同情。

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将姚胜男放进后座，她灵巧地爬到里面。李清晏将李意合也放在后座交给我照顾，自己坐到了副驾驶。

一路上，除了回应两句司机的闲聊，李清晏没有多说一句话，李意合又恢复了先前那种不符合年纪的沉静，我有些不安地看他，姚胜男也学我的样子看李意合。

「意合？」我轻声唤道。

李意合应声抬头看我。

「生日快乐。」

说完，我伸出手将他抱在怀里。

「我也要！」姚胜男大叫着，在李意合背后也抱了上来，「生日快乐！」

原本有些低沉的李意合被两个人的拥抱渐渐融化，咯咯笑了起来。

李清晏脸上也重新浮现出笑容，回头对着李意合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小子，一会儿回去还有蛋糕吃！」

出租车里的氛围活跃起来，李意合和姚胜男兴高采烈地猜测是酸奶蛋糕还是香草蛋糕，李清晏问我晚饭去哪家餐厅，我拿出手机想查询一下，这时，手机画面一下切成了来电显示，我一不小心点到了接听。

「喂。什么事？」

「你和孩子在家吗？」姚继来在电话里问。

「没有，现在正在回去路上呢。」我如实回答。

「先别回！」

「怎么了？」

「应该有一些狗仔已经找到你的住处，你先回避一下，找家酒店躲两天。」

「狗仔？找我？」我惊讶地反问，「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儿？」

「还不知道。」姚继来回答，「你别怕，我这两天找人接你们。」

我心下嘀咕，怕倒是不怕，许金兰又不是我害死的，谁还能拿我怎么样。我没有继续追问，只回他我自己会小心的，然后挂断了电话。

这时出租车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小区门口。四个人从车上走下来，李清晏问我有什么事，我刚要回答，手机再次响了起来，是赵阿姨。

「锦瑜，你们在哪儿呢？」

「怎么了？我们刚到小区门口。」

我听出阿姨小声又急切地警告：

「你们先别回来！咱家门口有两个记者，刚才敲门问我要找你，我没说这是咱们家，没给他们开门，但是他们还没走。」

我一听，顿时火气就上来了——这狗仔也太不要脸了，怎么还能堵到别人家门口去呢？这不是侵犯别人隐私吗？

「你别担心，我们这就回去，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赶走他们！」

话没说完，就见两个人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其中一个还举着一个小型摄像机。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其中一个扭头看了我一眼，只这一眼，他就停下脚步，还拉住另外一个人，朝我抬了抬下巴。

那人一脸探究的将我打量了一下，突然朝我走来，我忙将姚胜男藏到身后：

「请问您是宋锦瑜小姐吗？」

那人问完，还不怀好意地朝我身后看去。

我正要反问对方是干嘛的，就见李清晏上前一步，推了那人一把：

「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这是我太太。」

我瞬间反应过来，也斥了那人一句：

「谁呀你！有毛病啊！」

那人将信将疑地看我们，还示意手持摄像机的人去拍姚胜男。李清晏见状弯腰从我身后抱起姚胜男，将她的脸埋在自己肩上，非常不满地说了一句：

「拍什么拍！你们干嘛的？再拍小心我给你砸了！」

手持摄像机的人只好转开摄像头看看那个问我们话的男人，那男人迟疑着摇摇头，摄像转向了别的方向。

我伸手去牵李意合：

「儿子，我们走。」

李意合顺从地伸手给我。

趁着那两个人发呆的时候，我们四人顺势闪过那俩人，边走我还故意大声嘟囔：

「这年头什么神经病都有！」

李清晏仍抱着姚胜男，只是将她的头转了一个方向，以防那两人拍到。

「行了，媳妇，别生气，不值当的！」

四个人一起转到去李清晏家的方向，身后没有人追上来，我们不由得松了口气。一到家，李清晏一放下姚胜男，就大笑称赞：

「你反应挺快啊！」

「过奖过奖，比不上你！」

听到我俩的笑声，方才有些被吓到的两个小家伙也跟着咯咯笑，我这时才想起：

「你们两个表现也很棒！」

「意合哥哥刚在游乐园告诉我，遇见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要说话。」姚胜男开心地接受表扬。

我心中触动，该是什么样的经历，才能让三岁的小孩子做出这样的判断。

李清晏清清嗓子：

「意合说得对，胜男也很聪明。一会儿每人都可以吃一大块蛋糕！」

姚胜男高呼万岁，牵着李意合的手就冲进客厅去玩玩具去了。

「你们先在家待会儿，我出去转转，看看什么情况，捎带去取蛋糕。」

李清晏嘱咐完就独自离开了。

我走到客厅，没有加入姚胜男和李意合，而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给赵阿姨发消息说了一下我们的情况，告诉阿姨尽量不要出门，实在要出门的时候，碰到记者也什么都不要说。

嘱咐完这些，我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纷乱的思绪涌上心头。

为什么记者突然跑到家里来？我现在住的不是姚继来的房子，没理由这么容易找到吧？就算找到我又怎么样呢？继续抹黑姚继来？现在网上的黑帖还少吗？

我想着还是应该尽快跟姚继来将抚养协议要过来，跟他一刀两断，省得再有什么牵连。

如果他的事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干脆搬家好了，去我老家，去我小时候生活的城市。

可是，那李意合怎么办？

窗外照进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姚胜男和李意合身上，两个人认真地玩耍着，要是我们走了，谁来陪李意合呢？

娇娇啊！

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我滞了一瞬，心中突然生出一丝不愿意，我摇摇头，强行将这声音从脑海中甩了出去。

罗书语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清晏不是李意合的叔叔？我想起李意合当时的反应，很明显他知道这件事，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去问他，心中暗下决定找机会问问李清晏。

唉，真是一团乱！

抛开这些，刘子妍前两天告诉我的事情又现了出来。

她说自己将这些告诉我，是想帮助姚继来，想成全他和我，可是，我并不想被她成全啊！我又不像她一样喜欢姚继来！成全哪门子啊！

她该不会傻到曝光许金兰是被她害的吧？

我想给她打电话，可拿出手机才想起自己不知道她的手机号，我想到墨汁牛奶，忙打开浏览器，找到她的账号留言。

做完这些，我心中仍有些忐忑，于是心事重重地打开浏览器，只不过刚刚输入一个「姚」字，相关热词就跳出一条：

「姚 JL 的报应来了，正义虽迟但到！」

我眼皮一跳，点开新闻：

「小道消息，千真万确！姚 JL 小三生的儿子住院了，好像生了很严重的病！报应不爽……」

22

李清晏回到家中的时候，李意合和姚胜男两人已经玩累睡着了。

将东西放好后，他小声跟我说道：

「刚刚我在小区转了一圈，有不少拿着摄像机的人，一时半会儿你们还是先不出门比较好。」

我点点头。

沉默片刻，他若有所思地看向我：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你吗？」

「嗯，大概吧。」

我将方才在手机上看到的匿名帖子告诉他。

帖子上说有人发现姚继来跟小三的儿子生了重病，貌似病得不清。

发帖人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真不知道是老天爷给姚 JL 的报应，还是姚的二奶们为了上位搞出的花样」。

就是这样一句话，引起评论区一片哗然。

如果猜的没错，那些记者也是想把这样的新闻炒得更大一些，博取眼球。

「但是，这上面的内容是不是真实我还不确定，我没有刘子妍的联系方式，姚继来也联系不上了。」说着，我又看了一眼手机有没有新消息的提示。

「有一部分是真的。」李清晏突然接话，见我有些不敢置信，接着解释道，「方才我们医院同事在群里说，叫大家进出尽量避开南门，那边聚集了很多记者。然后我问了一下我们科室的人，姚宗盛确实住院了，急性心肌炎。」

「急性心肌炎？」光是听名字我就感觉心里一凉，「很严重吗？孩子现在什么状态？」

「不太乐观，已经给他上了 ECMO。」

「什么？」

「是一种体外生命支持。」



李清晏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冲击力远远超过方才在手机上看到的東西。一时间，我怔在原地，有些无法消化这些事情。

「别担心，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正在密切关注姚宗盛的情况，有什么事情，医生一定会.....」

「怎么会这样？」我喃喃自语，「怎么会突然.....」

「妈妈。」姚胜男的声音忽然响起，「妈妈！」

我和李清晏吓了一跳，我忙转身去找姚胜男。只见姚胜男睡眼迷蒙，小手揉着脸，有些虚弱地说：

「妈妈，我一睁眼就忘了，我们在李意合家呢。」

李意合这时也迷迷糊糊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李清晏趁机招呼大家吃蛋糕，两个小家伙一见蛋糕，瞬间来了精神，欢蹦乱跳着爬到的餐桌旁的椅子上，热切地看李清晏切蛋糕，姚胜男还大声唱起了生日快乐，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五音不全！难怪上一世，每次大家一说去唱歌她就黑脸。

「妈妈，你笑什么？」姚胜男问我。

「没什么。」我伸手抹掉她脸上的奶油，才不会告诉她我发现了她的小秘密，「唱得很好。」

姚胜男得意地摇头晃脑，唱得更欢快了，李清晏有些哭笑不得地抬了抬眉头，但最终也是笑笑没有阻止，李意合一口一口吃着蛋糕，似乎全不受噪音干扰。

「你们今天大概得住在这里了。」李清晏看向我。

「为什么呀？」姚胜男抢在我前面，好奇地问道。

我轻咳一下，李清晏朝我眨了一下眼睛表示会意：

「因为意合的生日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结束呢。」

晚上，李清晏将他的卧室腾了出来给我和姚胜男，给姚胜男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起身开门，看到了门外的李意合，身后还跟着李清晏。

「我可以听睡前故事吗？」小李意合礼貌地问。

「我要给他讲，他不听。」李清晏在他身后解释。

我将李意合让进屋里，李清晏示意我一会儿来接他，然后转身去了客厅。

李意合和姚胜男两个小人乖乖地躺在床上，将故事继续讲了下去。姚胜男是个好奇宝宝，每次听到不懂的地方就要开口问，李意合被她一对比，跟个小哑巴似的，只是静静地盯着我的脸，目光软萌，可爱得很。

不过半小时，两个小家伙便陷入了沉睡，拿出手机正要给李清晏发消息时，客厅传出一声不大却很清晰的响声。

我想了想，开门走了出去。只见李清晏站在餐桌前，动作小心地举着杯子。

「吵到你们了？」他问。

我摇摇头。

「他俩睡着了。」

「喝茶吗？」

我和李清晏对坐桌子两侧，默默地喝着自己杯子里的红茶。想到今天罗书语说的话，我再无心也该知道李清晏对宋锦瑜有好感了。

遗憾的是，我并不是宋锦瑜。

该怎么让他趁早断了念头呢？

我抬眼从杯口上偷偷瞄他，却不想他也正抬眼看我，一下子我有点不知所措，慌乱中呛了一口茶水。

「咳咳！」

我咳了起来，又怕吵醒孩子，强压着咳声。

李清晏见状走到我身边，我慌张地也站了起来，离开他一些。他觉察出的我的躲避，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环顾一下，又将我的茶杯端起来给我，我接过水杯在咳嗽缝隙间喝了一口。

好不容易将咳嗽压了下去，餐桌旁的气氛有些微妙，我快速说了一句「我去将李意合抱出来」，转身回了卧室。

抱起李意合之前，我轻笑着看了看他的睡脸，忍不住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孩儿」，

想着，还在他额头轻吻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将李意合抱起，走出卧室，李清晏已经等在那里。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我凑近，手脚似乎不知怎么安放似地摆了半天才找好接过李意合的姿势。

两人沉默又笨拙地交接，就在李意合彻底离开我怀中的瞬间，小家伙轻哼一声，伸出一只小手抓住了我的衣领。

不等我和李清晏反应过来，李意合小手一拽，我的圆领针织衫领口就变了形。李清晏本能地抱着他后退一步——

我的半个胸部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像是被人点了穴一样卡在原地，李清晏的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不过一瞬反应过来，几乎是一步蹿回我面前。

随着他的靠近，我的领口也恢复了原样，我恨不能原地消失，可惜自己没有这种技能。只好急忙忙去掰李意合的小手。

李清晏脸红到呼吸急促，为了缓解尴尬只好将目光撇向别处。我的手心也急得渗出一层汗来。

好不容易掰开了李意合的手，李清晏逃也似的冲回了李意合的房间。

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凌乱。

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的我心脏不停狂跳，我捂住眼睛长叹一口气，安慰自己这是宋锦瑜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

手机有新消息提示，我摸到手机打开一看。

「你放心。」是李清晏的信息。

我哭笑不得，我放心什么啊？

「我是医生，看待人体角度不同。」

你还是别解释了好嘛！

不知道怎么回复，索性将手机扔到一旁，困意渐渐升了起来，我转个身看了看姚胜男。她仍甜甜地睡着，我也渐渐合上了眼睛。

不知多了多久，我的耳边响起一个轻微的声音，许是睡得不踏实，我下意识地摸到手机。

屏幕亮着，是一条通知消息。

点开手机，登录网站，是墨汁牛奶的回复：

「我在医院，我好怕。」

我从床上坐起来，迅速回复：

「别怕。宗盛怎么样了？」

这一次，她回复地很快：

「还在重症监护室，宗盛一直没醒，医生说需要等什么仪器跟他的心脏达到平衡，我听不懂，医生一直在监测。」

「你自己在医院吗？」我问。

「嗯。就我自己。」她回。

「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拿到她的手机号，我走出卧室，给她拨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听到刘子妍啜泣的声音，我没有问她怎么没有叫姚继来或者别的什么人来陪着自己，只是轻声安慰了几句，想必她也没听进几句。

感到对方情绪崩溃，我有些不忍，小声说道：

「你先稳定下情绪，要不然你病了孩子怎么办？」

刘子妍闷闷地应声。

「我现在去医院，陪你一会儿，你吃过东西了吗？」

电话刚刚挂断，客厅里的灯突然亮了起来，原来李清晏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

「吵醒你了。」我有些抱歉。

「没、没，没睡着。」他连连回答，说罢，又想起什么一样，闭上嘴巴。

「咳.....正好，我现在要去一趟医院，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照看一下胜男？」

「去医院？」

我将去看刘子妍的事情告诉李清晏，他听完没有立刻同意，反而表示要跟我一起。

「那他们两个怎么办？」我问。

赵阿姨到李清晏家里的时候，我已经穿上了一件李清晏的外套，李清晏还将他的棒球帽也扣在了我头上。

跟赵阿姨简单嘱咐了两句，我和李清晏便匆匆出了家门，一路无言，很快就到了医院。为了不让记者在医院引起骚乱，刘子妍被安排在一间暂时空置的病房里。

虽然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看到刘子妍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她的衣着朴素，头发不知什么时候拉直了，不是之前常见的大波浪，而是普通的长直发，脸上也没有往日的浓妆，本就比平时要寡淡许多的素颜，再加上她满脸的泪水，用狼狈不堪形容她此刻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可。

一见到我，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又有点窘迫，想必是这才反应过来我和她的尴尬立场，但我没在乎那些，主动开口安慰了她

两句。李清晏将他了解的情况详细跟她解释了一下，她的情绪稍稍缓解了一些。

见她像是有话要跟我说的样子，李清晏识相地说了声自己去打听一下情况，他刚离开，刘子妍就迫不及待地说了一声：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他们说的要靠孩子来博继来的关注，宗盛他真的病了。」

我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有多想。

她泪眼凄凄，反倒比以前多了一分动人。

我递给她一包纸巾，她道了声谢，缓缓说道：

「我今天本来要去自首的，但是宗盛说他很难受，我带他来医院的路上还以为他就是普通的感冒，谁知道到医院，医生说是心肌炎.....」

听她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什么，直接问：

「你是说，宗盛是到了医院后才确定是心肌炎的？」

她点了点头。

「那媒体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宗盛得了重病？」

刘子妍被我问得一愣，显然因为担心姚宗盛的病情压根没去想这些事情。

「你们来医院后有遇见过什么熟人吗？」我问她。

「我不知道，我.....」刘子妍慌乱地回忆着，「没有注意到。」

「不要急，慢慢想。」我柔声安慰她一句。

她有些无奈地闭了闭眼：

「我早该知道的，许金兰一死，就会有人盯上继来。我现在住的那栋房子，本来就是继来名下的房产，我带着宗盛招摇过市，引人注目，也许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盯着想要挖继来的丑闻了。」

见她主动提起姚继来，我这才问：

「宗盛生病的事，你告诉姚继来了吗？」

「没有，但他已经知道了。」刘子妍苦笑一下，「早上我让他派人来接宗盛去他那里，结果那边人刚到，宗盛就开始不舒服，我们这才来了医院。傍晚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关机了。」

我俩陷入沉默，我也料到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解决，只不过不死心，总想问一问。

就像刘子妍说的，许金兰一死，肯定已经有记者盯上了跟姚继来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想到网络上那些恶意满满的帖子，我总觉得，盯着姚继来的人，不止记者。

姚继来关机，大概是不堪记者骚扰吧.....

「谢谢你。」刘子妍看向我，嘴角有些吃力地笑了一下，「谢谢你愿意冒险出来这一趟。」

我拍了下她的肩膀，没有说什么。

李清晏回来，告诉我们主任医师亲自看护姚宗盛，目前情况还算平稳，但不能掉以轻心。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子妍下意识地抓住我的胳膊，力气有些大，我不禁皱了皱眉头。李清晏跟刘子妍说完，目光转落到我的胳膊上，眼帘低垂下去：

「你是宗盛的妈妈，这时候一定要冷静，不要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病倒。」

刘子妍点点头，抓着我胳膊的手握得更紧了些。这时，李清晏像是看到什么似的，突然从我和刘子妍之间穿过，刘子妍不得不松开我的胳膊，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只见李清晏走到窗边，上身微微探出一些，指着大楼角落的方向说道：

「那个拐角有个比较隐蔽的出入口，一般人不太走那里，为了不引起骚动，如果你有事要出去，从那里。出了这间病房，向右直走，不用理会中间路过的两个电梯，走到尽头，接着右

转，有一扇防火门，打开防火门，就能看到一個独立的电梯了。」

医院的窗户比较窄小，为了看清李清晏所指，刘子妍费力地探头去看，不觉间几乎贴到李清晏身上，李清晏顿了一下，忙离开窗台拉开了与她的距离。

就在刘子妍还在夜色中辨认李清晏所说的出入口时，李清晏抬头对我说道：

「这里没什么我们能做的了，回家吧？」

听他这么一说，刘子妍忙收回脑袋，她不好意思直直求我不要走，只好带着点乞求的神色欲语还休，我叹了口气：

「我在这儿陪她一晚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刘子妍默默地松了口气，李清晏没有反驳，无声地点点头，转身就离开了。

病房内就剩下我和刘子妍，她小声地道谢，我就没有客气，毕竟我这个举动，确实有点多管闲事，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躲远点，以免惹火烧身才对。

可是看着眼前的刘子妍，我又实在于心不忍，想起带着姚胜男看病那次。面对凭空多出来的女儿我还如此心焦，更何况人家的亲儿子呢？

许是为了缓解尴尬，或者是为了表示感谢，刘子妍几乎有些热情地摆手向我展示病房里的两张病床：

「你先选！」

我随手指了一张，反正就是凑合一晚上。

「咚咚！」

敲门声在寂静的病房内响起时，刘子妍吓得一哆嗦，瞪大眼睛向我看来，记者都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锦瑜，睡了吗？」是李清晏的声音。

我暗暗松了口气，上前开了门。

只见站在门口的李清晏，左手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右手拎了一只保温壶。不等我发问，他便将手中的东西放在门口：

「我找了点吃的，饿了就吃。这是刚打的热水，袋子里有一次性水杯。」

我没想到他刚离开竟是去做了这些，心中有些感动，轻声道了声谢。

他没理会我的道谢，反而抓起我的手，另一只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放进我手里，柔声嘱咐：

「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也戴上，如果遇上怪叔叔，给我打电话。」

说完，脸上闪露一个微笑，不等我答应，就自顾自地离开了。留下我站在门口发了一会儿呆，方才恍惚地将东西全部拿进屋子。

「李医生特地拿吃的来了？」刘子妍有些好奇地问。

「还有这个。」

我将口罩放到了桌上。

经过一天的折腾，刘子妍大概心力交瘁，喝了些水后，很快躺倒床上就睡着了。

病房里寂静一片，黑暗中可以听到刘子妍在梦中时而不安急促的呼吸声，病房外时不时有些吵闹的声音，很快又消退了去。

躺在病床上，听着这些或远或近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似乎又回到了上一世苟延残喘的那段时间。

那时候，我就是像这样，听着外面时有时无的声音，陷入日复一日的昏睡中.....

「你听说了吗？姚胜男是个私生子那事？」

一个瘦高个子女生的声音兴高采烈地说道。

（这是哪儿？这个女生好眼熟？）



「什么？这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你从哪儿听来的？快说说！」

另外一个短发女生好奇地追问。

（我转身看去，这是谁？我好像认识她？这里.....好像是大学宿舍？！）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他们说姚胜男就是那个姚继来的私生女，她妈就是个小三！」

「这么劲爆？」

「还有更劲爆的呢！」

「什么什么？快说快说！」

「哎！没影的事情不要瞎说啊！」

又一个女生从床上探出头来，阻止那两个女孩子八卦。

我回头去看，猛地钉在那里，那是——

我？！

这是.....梦？！

「哎，怎么？说她又不是说你，你急什么？」瘦高个儿女生有些不满地嘟囔一句。

「哎呀，说别人呢，你俩拌什么嘴？到底什么更劲爆的快说啊！还听着呢！别打岔！」短发女生追问。

我愣愣地看着年轻的我将头缩回床上，像是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那时候的我，好像还与李意合姚胜男不熟。

「他们说啊，姚继来现在那个老婆是借子上位，他老婆好些年前就死了，姚胜男他妈因为生的是女儿，所以没能继承大统哈哈哈哈或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母凭子贵啊！」短发女生跟着大笑。

「还有更更劲爆的呢！」瘦高个女生擦了擦自己笑出来的泪水，连连说道，「听说姚胜男他妈，因为争宠不成，就转头给姚胜男他爸找了顶绿帽子戴，跟别的男的好了！」

「我的天哪！这也太抓马了吧？比电视剧还精彩！」短发女生惊叹。

「那句怎么说来的？」瘦高个儿女生一副高深的表情，「三他人者，人恒三之！」

「哈哈哈哈人恒三之！你也太有才了！」短发女生一边感慨一边大笑。

我看到年轻时的我忍无可忍从床上坐了起来，想要阻止两个人在背后对姚胜男的嘲笑，她在床上四下摸索，抓到一本书，在床帮上猛地敲了几声——

「咚咚咚咚！」

我从床上弹坐起来，另一张床上刘子妍也惊得爬起身来，借着外面的光，我看到她的脸上一半惊吓一半迷糊，我俩一齐向咚咚作响的病房门望去。

「刘子妍？」一个女人的声音，「孩子醒了，过去看看吧。」

听到这句话，刘子妍连滚带爬地下了病床，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病房，我也紧跟其后。

见到姚宗盛醒过来，刘子妍又是哭又是笑地摩挲孩子的头和脸蛋，待将姚宗盛又哄睡，我又陪她跟医生去诊室听了听医嘱。

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一直嗡嗡作响，那个梦是这么真实！不！确切地说，那不是梦，而是一段封存在记忆深处的过去！

那两个女生，就是我大学期间的舍友。

那一天，我听到了的！

我听到了关于姚胜男的、宋锦瑜的「故事」，但是我只把那当成一段别人嘴里的八卦，从未想过会与自己休戚相关！

姚宗盛的情况稳定下来，刘子妍也松了口气，我顺势跟她告别，说要回家照顾姚胜男。在刘子妍再三的感谢声中，我神思恍惚地离开了医院。

走到李清晏家时，不过六点的光景，给我开门的正是李清晏。

他一见是我，忙伸手将我拉进屋子，迅速地关上了门。我有意甩开了他的手，将棒球帽摘下来挂在门后的衣架上。

见我神色恹恹的，他不无担心地问道：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说着，他伸手探我的额头，我后退半步躲开了。

他的手悬在空中：

「你怎么了？」

我决定无视他的问题。

现在还来得及！

如果他的情殇是宋锦瑜，那么就让我来阻止它发生！

我木然地脱下他的外套，默不作声地挂在衣架上后，转向主卧的方向，我要带姚胜男离开这里。

「别走！」李清晏声音低沉，一丝颤抖掺杂其间。

我想要挣脱他的手，却反而被握得更紧。不等我让他放开，门铃响了起来。

两人登时愣住，难道我回来的路上被人盯上了？

他松开我的手，走到猫眼处看了看，很快松了一口气，将门打开了。

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书语。

看到李清晏，罗书语脸上瞬间露出笑容，可那笑容还没完全绽开，就冷冷地冻结在脸上，她的目光越过李清晏，落在了我身上。

「你.....你怎么在这里？」罗书语结巴着问道，语气中满是怀疑和怨怼。

「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我掂量着措辞回答。

「无耻！」罗书语打断我，愤愤地骂了起来，「你还真是够不要.....」

「是我请她来的。」李清晏打断她说道，「你有什么事吗？」

见李清晏维护我，罗书语的眼圈突然变红，眼珠定定地看向李清晏，不过一瞬间，泪珠便低落下来。

「罗小姐，给你造成误会了，我很抱歉。但是李医生单纯是为了帮我和胜男才让我来这里的，你不要误会。」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勾引了别人的老公还不知足，又来.....」

「罗小姐，我再说一遍，你误会了，我心里.....只有我先生。」

我直视着罗书语，将「我先生」三个字咬得很重，眼角的余光看到李清晏的手倏然握成拳头。

「不打扰你们了，我去带姚胜男出来。」

说完，我转身就走，李清晏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

「我帮你的理由，并不单纯。」

「我喜欢你。」

24

这猝不及防的告白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在我身上，我的手脚发冷，想迈步，双腿却不受控制。

「你说我是为了帮你，不是，我只是为了成全自己.....」

「清晏！」罗书语哽咽。

「不管怎么说，」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几乎有些轻佻的声调说道，「我仍要感谢李医生的帮助，不过既然李医生这样说，想来是没少帮助患者们的妈妈了。不好意思呢，我对轻浮的男人没有兴趣。」

「我没有。」李清晏眼尾微红，黑色瞳仁定定地看我，我不得不将目光转开。

「罗小姐。」我转向罗书语，「一个女人，实在不应该为了男人将自己搞得这样难堪。」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罗书语的唇线紧绷，愤怒的火苗几乎从目光中蹦出来，「凭你小三的身份？」

像是为了呼应罗书语的诘问一般，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瞄了一眼屏幕，干脆地接起电话，换了一副甜腻娇柔的声音唤道：

「继来，怎么这时候打电话了？」

电话那端的人明显卡顿了片刻，有点迟疑着说道：

「你、你怎么了？」

我不理会对方的讶异，继续发挥撒娇的语气：

「你等下哦亲爱的~」

说完，我捂住手机送话筒，对着面前的两人浅浅一笑：

「不好意思哦，我先生找我有点事，我回房间了。你们先聊。」

我强作镇定地走进主卧，胜男还在睡觉，两只胳膊从毯子下面伸出来，小手握成拳头举过头顶，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窗边，松开捂住送话筒的手，小声说道：

「喂，什么事，你说。」

对方轻轻「嗯？」了一声，很快恢复正常说道：

「你现在在哪里？」

「我.....」我顿了一下，回答，「在李医生家。」

又是一瞬沉默。

「再过三十分钟，你带上胜男从小区后门出来，你们俩都穿严实一些，尽量别被别人看到，我开着一辆黑色别克，车尾号185，你一出来就能看到。」

「你有什么打算？」我有些拿不准该不该听他的话。

「你和胜男先躲起来两天，避避风头，我已经安排好了地方，现在就送你们过去。」

我略一思量，便应了下来。

走出屋子，只见罗书语和李清晏两人还保持方才的状态对立在玄关那里，我走上前笑道：

「我先生一会儿来接我和胜男，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位了。」

罗书语对我这个人视而不见，对我的话更是充耳不闻，只是红着眼眶问道：

「你要选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清晏面无表情，声音毫无波澜：

「我没有做选择题。」

我面含微笑，假装眼前的一切与自己无关，依然捏着嗓子说话：

「我就不给你们当电灯泡啦，我先.....」

「如果没什么事，你可以走了。」李清晏打断我，对着罗书语淡淡说道。

「好.....」

一滴泪从罗书语的眼中落下，她的嘴角扯出一丝惨淡地笑来，

「好、好.....」

掺杂了绝望和愤恨的目光从李清晏身上转向我，她的声音听上去既缥缈又沉重。

「你赢了！」

话音刚落，罗书语便决绝地转身，迅速离去。

李清晏将门关上，转而看到了愣在原地的我，眼神探询地望向我：

「你怎么了？」

你赢了.....

你赢了.....

你赢了.....

这句带着恨意的话，向一支锋利无比的箭，穿越数十年的时光，刺进我的脑海，将我死死地钉在痛苦中，钉在无尽的悔意中.....

那场血染的婚礼，那个决绝地纵身一跃，那个绝望癫狂的女生.....

「妈妈。」

一声软萌甜糯的呼唤将我从回忆中唤醒，我急急转身，从震惊中拖曳回自己的神经。

小胜男揉着眼睛向我走来。

「妈妈，抱抱。」小胜男举着双手，打着哈欠走向我。

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将她抱在怀里。

「妈妈醒了也不叫我。」她有点嗔怪地说我。

「乖，我现在给你穿衣服，我们去找爸爸好不好？」

「好！」

一听到要找爸爸，姚胜男从迷糊中清醒了几分，可旋即又想起什么似的，皱着眉头说道：

「可是我和意合哥哥说好今天要一起玩了。」

见她为难的样子，李清晏轻柔地劝她：

「等他起床后，我会替你跟意合说的，等下次你们再一起玩，好不好？」

姚胜男点点头。

给姚胜男换好衣服后，我抱着她再次走到玄关。李清晏仍站在那里，只是这次靠在墙上，很是疲累的样子。

见我们走来，李清晏站直身体，将三只口罩递给我，淡淡说道：

「我去送你们。」

「不必了。」我脱口而出。

他推门的动作一滞，落寞的背景映在我眼里，我终是不忍地解释：

「姚先生就在小区门口，接上我们就走了.....你不用担心。」

他仍保持背对我们的动作，我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虚弱：

「意合一会儿该醒了，看到家里没人，会失落的。你留下来陪他吧。」

他的身形晃了一晃，闪开一边。

见状，我抱着姚胜男打开门走了出去，走出门后，我犹豫一瞬，终是有些放心不下地回过身来。

「李医生。」

他抬头看我。

「意合真的非常需要你，请你一直、一直陪在他身边。」

「意合和你，都需要幸福。」

「请你，一定给他一个幸福、健康、正常的家庭。我.....」

「我懂你的意思。」一抹意味不明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
「你.....快走吧。」

「等等。」

他走到衣帽架前又折回来，将他那顶棒球帽戴在我头上。

「注意安全。」

从小区出来的一路上，我抱着姚胜男快步疾走，小心闪避晨练和出门上班的人，又谨慎地躲开了两个举着摄像机、形迹可疑的人，好不容易到了后门门口，一眼就看到了一辆黑色别克。

刚要确认车牌尾号，驾驶位的车窗便下一半，姚继来招了招手，车窗又合上了。

和姚胜男坐进车里，姚胜男很是兴奋地大叫：

「爸爸！我们今天要去玩吗？」

姚继来侧身伸过一只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爸爸带你和妈妈去个好地方。」

他将手从胜男的头上移开，又探过来摸我的手，我有些不自在地避开了。他的眉头轻抬了一下，没说什么，坐好启动了车子。

一路无话，姚继来时不时透过后视镜看我，我将头转向一侧，心里直懊恼方才没有让李清晏去追罗书语，因她说的那句话，让我心里很是不安。

思来想去，还是给他发了条信息，过了许久，他才回应了一个「好」字。

大约行驶了不到一个小时，车子驶入一个阔大的地下停车场。

「我们到了。」

一路走来，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姚继来说要带我们躲两天，却将我们带到了本市有名的豪华酒店里，这什么套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等我发问，姚继来已经下车将姚胜男抱了出去，我紧随其后。

姚继来抱着姚胜男乘上电梯，按下一层的按钮，我无声跟着，电梯提示到了时，我才想起将口袋中李清晏给的第三只口罩拿出来。

我捏着口罩的手碰了碰姚继来，他低头看了一眼，浅浅一笑：

「不需要。」

我没强求，将口罩收回，跟在他后面出了电梯。

酒店的一层大厅里人来人往，我们一出现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姚总好。」一个服务生迎面走过。

「哟，姚总，好久不见。」一个腆着大肚子、一身名牌的中年男人跟姚继来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这不是姚总吗？」一个有些谢顶的西装男走上前跟姚继握了握手，挂在他臂上的女子丰胸细腰，一脸媚态地朝姚继来抛了个媚眼。

陆陆续续地有人走上来跟姚继来打招呼，我越来越搞不懂他到底想做什么，如此招摇过市，岂不是惹人耳目？

每一个上前跟他打招呼的人，都用目光或直接或闪躲地扫过我和姚胜男，不过没有一人问及我和姚胜男的身份。姚继来也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并不着急带我们离开现场，反而好整以暇地跟这些人寒暄。

我小声催促他快去开房间，谁知他却扬起嘴角笑了一声：

「这么着急？」

我被这暧昧的反问惹到，心说皇上不急太监急，行吧，听天由命吧！

「继来，别来无恙。」一个身穿白色亚麻衬衫的男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姚继来将姚胜男递给我抱着，伸手和那男人握手：

「念之，好久不见。」

我打量着这个叫念之的男人，两人貌似很有交情，过来打招呼的这些人里，姚继来只和他握了握手。

可接下来，两个人只是简单寒暄两句，并说了些「改天聚一聚」这种不咸不淡的话就分手了。

「那是谁啊？」我有些好奇。

「张念之，一个老朋友。」姚继来抬眼看我，「怎么问起他来？」

「他有点奇怪。」我说。

「嗯？」

「所有的这些人里，只有他完全没有看我和胜男。」

姚继来没有接话，终于带我去了前台，前台有几个客户，其中一位接待人员看到姚继来还是连忙迎过来：

「姚先生，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说着，她将门卡推了过来。

「还是 1820 号房间吗？」姚继来问。

「是的，还是 1820。」接待员重复一遍房间号。

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你俩咋不戴上喇叭多喊两遍呢？

跟在姚继来身后乘电梯上到 18 层，一路上，只有姚胜男小声在我耳边嘟囔：

「妈妈，酒店里有什么好玩的？」

我哪知道你爸爸作什么妖啊？

酒店的走廊静谧狭长，我们一路走去，姚胜男小声念着门牌号：

「1806、1808、1810.....1820！」

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身后门卡开门的声音响起，不等我转身，一只大手便揽住我的肩膀，一下将我和姚胜男拉进 1820 对面的房间。

紧接着，门「哐当」一声，关上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怀里一空，姚胜男就被抱走了。我将自己稳住身形，看到姚继来已经抱着姚胜男向房间内走去。

「爸爸，这个屋子好大呀！好漂亮！」

「喜欢吗？」

「喜欢！」

眼前是一间豪华宽敞、装饰华丽的酒店套间，饮酒吧台、办公区、会客厅一应俱全，会客厅房间的一角堆满了玩具，茶几上还放着小山一样高的零食。

姚继来将胜男放到茶几前，胜男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看这、看看那，一双大眼睛圆圆地瞪着，目光从零食移到我身上，小声地问道：

「这是给我的吗？」

我用下巴点点姚继来的方向。

她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偷瞄两眼姚继来，又用手指戳戳自己的小脑袋，许久，才想起什么似的，鼓了鼓两颊，拿起一包粉色的棉花糖，走到她爸爸身边：

「爸爸，你喜欢吃棉花糖吗？」

姚继来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个反应，有点好奇又好笑地说道：

「爸爸不喜欢吃甜的。」

「那.....这个棉花糖可甜了，怎么办呀？」

小胜男皱着眉头，还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很是为这包棉花糖的去向苦恼。

「只能扔了吧？」姚继来说。

「那、那、扔给胜男好不好？」

姚继来终于憋不住笑道：

「这些玩具和零食都是给胜男买的，爸爸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叫他们每样都给你买了一些，你自己挑喜欢的吃好吗？」

「爸爸买的我都喜欢！」

「乖，自己去玩会儿玩具，爸爸跟妈妈有话要说。」

姚胜男抱着棉花糖蹦蹦跳跳跑到玩具堆里，姚继来这才看向我：

「这两天吓到了吧？」

「还行。」我淡然地回他，「你有什么打算？」

「你和胜男先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过几天风头下去再回去，幼儿园那边请个假。这两天，先委屈你们在这里待着，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门。」

「宗盛生病的事情你知道了吗？」我问他。

「我知道，已经跟院长打好了招呼，目前他的情况不适合转院，等好转一些，我自有安排。」

说完，他突然看了我一眼，「怎么突然关心.....」

话没说完，大概感觉不对，便住了口。

「网络上的帖子我看到一些，你有什么打算？你公司没有公关部吗？」

听我提到这个，姚继来似是有些欣慰，那双冷静的眸子中流出一些感动：

「公关部一直在想对策，但是依我看，他们想到的那些说辞无异于隔靴搔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有越抹越黑的风险，并且，那些帖子.....不管怎么说，暂且冷处理，是最好的办法。我让他们想办法去找到黑帖源头，只不过还没有消息。」

「子妍跟我说了那件事。」他提到帖子的时候有些犹豫，我索性告诉他。

听我这么一说，他瞬时有些紧张，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

「她怎么说的？」

「她说了，她换掉农药瓶的事。」我挣脱了他的手，「她原本想去自首的，就在宗盛生病那天。」

「你说什么？」他被刘子妍要去自首的消息吓了一跳，忙拿出手机。

「我已经告诉她，叫她先不要冲动，毕竟孩子还在病中，并且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帮助。」

他停住拨号的手，有些颓丧。

我没有说出她想成全我和姚继来的心意，毕竟我的处境尴尬，我也不想无端生事，也没必要令他产生一些没有意义的遐想。

止住话头，我和他不约而同地看向姚胜男，只见她正坐在两个玩偶对面，举着一块棉花糖问其中一个好不好吃。

就这样静默对立片刻，姚继来长舒一口气：

「我还要回公司，最近要忙的事情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我会安排的。」

我四下打量一下，想了想：

「我还需要一些绘图工具，纸笔什么的。」

「你把需要的东西发到我手机上。」

说完，他转身便走，我跟在后面去关门，走到门口，姚继来突然转身看住我：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和你在一起，总感觉你有些变了。」

我心里虽惊，但面上云淡风轻地回一句：

「人总是会变的。」

他似乎想要拥抱我，我木然地离他一米开外的距离，努力散发着「离老娘远点」的气息。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他长叹一口气，开门走了出去。

「妈妈。」姚胜男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爸爸走了。」

她安静地看我，我有些疑惑地看她。姚继来都没有跟她说再见就走了，而她好像也并不在意这件事，只是客观地在陈述一个事实——爸爸走了。

上一世，爸爸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背影吧。

我牵住她的手走回会客厅，见我怔怔地不说话，她乖巧地从零食堆里找到一包牛肉干，伸到我眼前：

「妈妈，吃，咸的！」

姚继来走后，我联系了幼儿园给姚胜男请了假，又有酒店的工作人员送来了我要的东西，左右是闲着没事，我将绘图工具一并拿到办公区，将绘图纸铺开在桌上，凭借着记忆开始工作，姚胜男也乖乖地拿了一套蜡笔趴在地毯上画画。

安静的酒店房间里，只有沙沙的笔触声和偶尔掀动纸张的声音。

我支着耳朵，怕错失门外的什么声音。时不时瞟一眼手机，此刻这个唯一和外界联系的工具安静地躺在桌上，我也不知是希望它响，还是希望它不响。

用过午饭，我将姚胜男哄睡，自己坐在客厅里回想今天的事情。

李清晏喜欢宋锦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宋锦瑜这样的身份都没有造成影响，看来李清晏也是颜值至上主义啊！

不过被我这么一搅和，李清晏对宋锦瑜的心应该死了吧？这样的打击，算得上情殇吗？

上一世，李清晏是在意合考上大学后离开的，现在意合才三岁，他总不能就这样抛下他一走了之吧？

李意合.....

这辈子，一定要幸福得长大啊！

也不知想了多久，竟迷迷糊糊靠在沙发中睡着了，直到门外一声门卡开门的声音将我惊醒。

向门口外去，房门纹丝未动，我长舒了一口气。正要闭眼接着休息，忽然意识到那个声音来自对面。

我从沙发上弹起来，冲到门后，可还是晚了一步，我趴在猫眼上，恰好看到对方将门关上。

我拿出手机给姚继来拨去电话，姚继来一接通，便急急问道：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820 有房客入住了！怎么办？要是有人来骚扰……」

电话那端似乎是在开什么会议，我听到有人的声音说道「删帖工作一直在进行中……」

听到我的话，姚继来松了一口气：

「是我安排的人。回头我再跟你细说，你放宽心。」

说罢，他挂断了电话。

许是昨天在医院没休息好，又赶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总觉得有些心悸，时不时地眼皮还会跳个不停。

就这样挨到晚上，晚饭的时候对门也没有叫晚餐的样子。

我和姚胜男早早地洗完了澡，临睡前，得知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不能去幼儿园，她还有些不高兴，说这样就不能跟意合哥哥玩了。

好不容易将她哄睡，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拿出手机漫无目的地浏览，不经意间发现这间酒店竟有姚继来投资占股，且占比很大。

被这条信息激发，我又搜索他名下还有哪些产业，看到最后发现，兰品牌的内衣厂只不过是的他最小的一部分产业。

有一篇文章分析当地纺织产业，还提到了几个品牌，其中兰内衣是最早以大胆性感设计跨入新领域的品牌，虽然之后也有不少品牌跟进，但始终赶不上兰的步伐，直到许老爷子去世后几年，本市才产生了第二大优秀品牌——依金。

这个奇怪的名字瞬间引起我的兴趣，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依金」二字，在满屏的相关内容中，一个名字抓住了我的眼球——

张念之。

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客厅找到电脑，输入张念之的名字。

我猜得没错，他和姚继来确实「很有交情」，甚至可以说，他简直就是第二个姚继来。

跟姚继来一样，他也是许老爷子救助的对象，跟姚继来一样，很小就养在了许老爷子家，只不过他比姚继来晚两年。

跟姚继来一样，他也是个争气的，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为了报答许老爷子，当年专门去学了服装设计。

许老爷子去世后，张念之也离开了内衣厂，另起炉灶，创立了「依金」内衣。

只不过依金和兰的风格和品牌定位相似，两个品牌也算是分庭抗礼。

我不禁嘟囔了一句：



「这么说，两个人相识很久了啊，就因为这点事就走淡了？」

不过想想也对，姚继来看上去就是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谁能受得了跟他当朋友？

兰、依金、金兰.....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在会客厅里陪姚胜男看动画片的时候，门外响起一阵喧闹。我忍不住起来走到门后，透过门上的猫眼望出去。

只见有几个人围在 1820 的门口，靠近我这边的有人举着相机直对 1820，打头的一个人不停地敲门。

没敲多一会儿，就见 1820 的门豁然大开，我的好奇心倏地吊了起来——

门口站着一个高挑美艳的女人，身着一件梅子色丝质吊带长裙，及腰长发柔顺地搭在肩上，脸上挂着不胜其烦的表情，一双明眸不屑地冷冷扫过门口的人。

「干什么？你们什么人！」

「您好。」敲门的人并不回答她的问题，一副理所当然地样子问道，「请问您是宋锦瑜小姐吗？」

「是你妈个头！你谁啊你一大早地扰人清净，这什么破酒店，什么阿猫阿狗都随便放进来！」

「请您说话注意点，我们是记者.....」



「哟喂，挂着牌牌就自以为谁都可以骚扰啦？狗仔就狗仔，还记者，您哪家电视台的啊？」

敲门人被骂得一愣，嘴皮子也有点不利索起来。反倒 1820 的女人气势十足地拿起手机。门口的几个人还没搞清状况，就被女人手机上的闪光灯闪了几次眼睛。

漂亮女人拍完照，又按了几个号码，指着面前的一群人说道：

「都他妈给我在这儿站好，一个也别想跑！」

「喂，你好，我要报警！」

「我这里是丽兹大酒店，我在 1820 号房间，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堵在我房间门口骚扰我，还偷拍！」

「我？我姓林。」

26

眼看气势汹汹的漂亮女人一通操作，众人面面相觑着放下了手中的设备，还有人已经开口说些「美女别生气，我们也是认错人了」之类的话，可漂亮女人压根就没理他们这茬，冷笑一声：

「认错人了？没认错就可以随意闯到酒店骚扰人了？」

「美女别生气，我们跟你抱歉，对……」

「留着你的对不起跟警察说去吧！」



尽管漂亮女人已经报警，还报上了自己的姓氏，但几个人仍是腻歪着不走，直到门后突然传出一声：

「小姨，我饿了。」

一个扎了小马尾的女孩儿从门后探出脑袋。

漂亮女人立马切换一副温柔的面孔说道：

「乖啊，小姨这就给你叫早餐。」

说完，将小女孩儿推回屋子。

门口的几个人大概这时候才真真切信自己是找错人了，立马向走廊的出口一侧逃去。漂亮女人在后面大喊：

「跑也没用，老娘都给你们拍下来了，等着警察找你们吧！」

漂亮女人看着众人消失在走廊尽头，突然抬眼定定地向我的方向看了过来！

过了大概半分钟，她长舒了一口气，转身回了房间。

躲在门后的我，被漂亮女人的盯视吓了一跳，直到她回了房间，怦怦直跳的心脏才渐渐平静下来。

虽然知道对方是自己人，但是这样泼辣的美人并不多见，并且.....不知道为何，我总觉得她看上去有些眼熟，仿佛在哪里见过。

坐回沙发上，我使劲在脑海中搜寻漂亮女人的影子，但就是没有什么头绪。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喂？赵阿姨，怎么了？」

阿姨在电话那头说道：

「刚刚意合那娃娃来家里了。」

「就他自己吗？」

「对，就他自己。我给他做了点吃的，把他送去幼儿园了。我刚回来，想着告诉你一声。」

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里生了出来，但我不敢去细想。只好强压着不安跟阿姨简单说了一下我和胜男这几天不回家，拜托阿姨先照顾家里。要是李意合去了，就给他做饭什么的，阿姨一口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连忙拨了李清晏的号码，听到对方已关机的提示，我仍不死心，一连打了几次，结果还是一样。我皱眉盯着手机半天，决定在网上找找他们医院的电话。

「漂亮阿姨！」姚胜男突然指着电视喊，「像妈妈！」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屏幕上的人不是 1820 的漂亮女人又是谁？

难怪我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我确实见过她，在商场里的广告上！

姚胜男的话也提醒了我，那时给我按摩的小姑娘也说过这句话。只不过自从穿到宋锦瑜身上以后，我都尽可能地少照镜子，宋锦瑜是美的，但是.....在镜子里看到这张不属于自己的脸，我仍感到困惑。

电视上这会儿正在播放的，正是兰内衣的品牌。电视上的她性感美艳却不媚俗，她的眼神、肢体上展现的，是年轻女子的活力和张扬，一种不苟从世俗对女性魅力标榜的姿态。

想到今天在猫眼里看到她那副张牙舞爪的模样，我自顾自地笑了一声，原来是本色出演。

广告很快就过去了，我回过神来，在手机上输入医院名称，想了想，又一一删掉，输入了另外几个字：

兰内衣 代言人

看到 1820 漂亮女人的名字，我又是忍不住一笑，

林淑静。

姚胜男是个很安静的小孩子，我再一次认识到。

她是怎么变成后来那种偏执跋扈、扭曲的性格的？

每次看着她趴在地毯上安静地画画、躺在床上睡得像个小时候的样子，我都忍不住去想，宋锦瑜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我试图在记忆深处寻找一些答案，但不知是时间太过久远还是过去太过沉重，每当我感觉快要想起什么的时候，那感觉便稍纵即逝，总也抓不住。

我安慰自己，至少还有现在可以把握。

酒店里与世隔绝的生活倒是有些好处，除了陪姚胜男看看动画片、玩会儿玩具，我有大量的时间做我的工作。

只不过苦了高秘书，被我的采购要求折腾得够呛。因为需要的东西比较特殊，姚继来便将这部分工作交给了他。

高秘书按我的要求将东西采买完后，交给专门负责我这房间酒店工作人员，再由酒店工作人员送上来，很快，我的房间就布满了各种型号的人台和大量的面料、辅料等等。

就这样过了两天，李意合依然去我家吃早饭，但赵阿姨说他看上去跟之前没什么两样，只是每次都会问我和姚胜男什么时候回去。

网上关于姚继来和刘子妍的帖子时有时无，但是也没什么新的花样。网络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形形色色的新闻，一件旧闻的热度，只要没人坚持追踪、没人硬要翻炒，大抵很快就会消失在公众的眼中。

姚继来谨慎地要求我们不要出房间，我的工作也接近尾声，索性答应再安稳两天。

就在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刘子妍的电话。

一开始，刘子妍只说了姚宗盛已经彻底脱离危险，接下来观察两天就可以，我也告诉了她自己在酒店的事情。

简单的寒暄过后，两人在电话里陷入沉默，不一会儿，刘子妍有些吞吞吐吐地问我最近有没有联系李清晏。

我心中一动，忙问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偶然间听到护士们聊天，听到点什么.....她们说，李医生的女朋友出车祸了。」

心脏猛地一抽，手机差点从手中脱落。

「喂？你在听吗？」

「他本人呢？有在医院吗？」

「今天中午的时候有看到他一眼，这会儿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挂断电话后，我给李清晏拨过去，没人接听。

斟酌片刻，我给姚继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需要出门一下，但是不放心姚胜男自己在房间。

姚继来问我要去哪里，我也没有隐瞒要去医院的事情。

他想了想，告诉我他会跟林淑静打个招呼，叫我把胜男托给她就行。

等我挂断电话的时候，姚胜男抬着小脸问我：

「妈妈你去医院干什么啊？」

「我去找意合的叔叔有点事情。胜男去 1820 房间等我回来好吗？1820 住着一个你今天看到的人呢！」

姚胜男瞪大眼睛：

「我只看到了妈妈呀！」

我笑笑：

「是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漂亮阿姨，她房间里好像还有一个小姑娘，也许你还能交到新朋友。」

听说有小朋友，姚胜男忙跑到玩具堆里抱起两个没拆封的玩具，表示要送给新朋友，看来几天没出门，虽然没表现出什么，到底是给她憋坏了。

两人整顿好后，戴上口罩，我先打开房门，确定左右没人，这才上前轻敲 1820 的房门。

房间门很快打开了，林淑静打量我一眼，不等我先打招呼便让开一条路：

「姚总已经跟我吩咐过了，孩子放在这儿就行，你去忙吧。」



「谢谢啊！」

「不客气。」

她说完，对胜男浅浅一笑，冲里面喊了一声：

「小毓，被闹了，我们的客人来了哦！」

话音刚落，一颗扎两个小丸子的小脑袋从门后倏地探了出来，还冲胜男咯咯直笑。

.....

出租车上，我给李清晏拨了两个电话，仍是没有人接。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到他下班的时间。

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绕到隐蔽的出入口，去搭乘那个不常有人电梯。

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感觉电梯在我按下上行键的前一秒就显示开始下落了。

四下寂静无声，唯有我的心跳通通作响。

见到李清晏，跟他说些什么呢？

李清晏的女朋友出车祸了？

是罗书语吗？



严重吗？

.....

看着电梯越来越近，不知为何，我口干舌燥地厉害。

3

2

1

电梯门徐徐打开，我移步上前，却见一人背靠电梯，仰头闭目，很是疲惫的模样。

他缓缓地睁开眼，抬脚迈出，脚步却止在原地。他呆呆地看着我，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

我的心跳似乎没那么厉害了，至少.....我听不到了。

我有些无措地看着他，没想到腹稿没打好就遇上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两个人相对无言，忘了电梯还在运行中，就在发愣的时候，电梯门竟要合上了。

李清晏先我一步反应过来，忙去摁电梯，电梯门停止合拢，又慢慢打开，看他没有出来的意思，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上去。

「我、我是来看宗盛的。」我抢先开口。



「嗯。」他闻言按下楼层按钮。

电梯门再次合拢，电梯上行。

「我听说你女朋友出车祸了。」

「是罗书语，不是我女朋友。」他淡淡地说。

尽管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得到这个答案的我仍觉得浑身发虚。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受伤了吗？严重吗？」

他看向我：

「既然是来看宗盛的，为什么不问问他怎么样了？」

我语结。

他问：

「你是.....来看我的吗？」

27

「你是担心我，所以才过来的，不是吗？」

见我不作声，他索性问得更加直接。

「我是.....」我喃喃地开口，话却再也说不出口。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当我从电话里听刘子妍说到他的名字，那莫名的紧张和压抑究竟是何？

在我赶往这里的一路上，心中的忐忑和不安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是担心.....你最近是不是没有时间照顾意合。」

听到这个回答的李清晏愣在原地，眼中的光比方才更淡了几分。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不知是不是连日的操劳，眼下的阴翳格外重，下巴上也长出一些青色的胡茬。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让赵阿姨替你照顾他一段时间，接到我家里或者让阿姨去你家都行。」

「那，麻烦你了。」

去看了看姚宗盛，刘子妍虽满脸憔悴，但是孩子好了，她的心情不错。姚宗盛乍见到我有些迷惑，但见到他妈妈和我和和气气地说了会儿话，他还怯怯地叫了我一声「阿姨。」

告别刘子妍，我跟在李清晏的后面离开医院，直到分开，他都不肯提罗书语的状况。他在一旁活动活动脖子，又舒展了舒展肩膀，告诉我这几天他都是回家给李意合做好饭，就去罗书语那边了。

「既然你担心他，今天你去吧，我直接去那边医院了。」



我点点头，注视着他转身离开。只见他走开不过几步，忽然停住脚步。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

踟躅片刻，他终是没有回头，阔步向前走去了。

我有些失魂，感觉身体莫名沉重，浑然不觉自己是怎么进了超市采购，又何时走到了李清晏的家门前。

我按了按门铃，听到门内有轻微的声响，似乎是在搬动什么，又等了一会儿，方才听见门锁打开的声音。

房门打开，小李意合从门后闪出来，不等我打招呼就扑上来抱住了我的腿。他身后是一张凳子，想必方才是踩着它在猫眼里看了看门外的人。

我将手里的一兜食材放在地上，扶住他的肩膀蹲下，看着他的小脸蛋，一阵阵心酸涌上心头。

「饿了吗？」

他点点头。

牵着他的手走进屋子里，我把他放在餐椅上，先给了他一颗即食温泉蛋，便着手忙碌地坐起饭来。

做饭的时候，我不时回头看他一眼，他认真仔细地剥掉鸡蛋壳，拿起一把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姚胜男虽然也是个安静的孩子，但是跟她比起来，李意合简直像个小哑巴。

他吃得慢悠悠的，小心地咂摸鸡蛋的味道。突然，小手一歪，一勺蛋黄从小勺子里掉到了桌子上。

像是遭遇了什么重大打击，小意合举着勺子愣愣地看着桌上的蛋黄，小嘴紧紧抿着，俨然正在进行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我将炒菜端上桌，将他脸蛋上沾的一小块蛋壳拿掉，笑着说道：

「掉到桌上的就不能吃了哦！」

「可是.....」

「我知道，意合喜欢吃这种温泉蛋。」

他歪了歪小脑袋：

「你怎么知道？」

我对他笑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给意合买了好几颗，都放到冰箱了。明天可以再吃，好吗？」

他开心地笑起来。

我陪着他慢慢吃饭，告诉他这几天赵阿姨会照顾他，问他愿意去那边还是在这边让阿姨来回走。

他想了想，突然问：



「如果在这里等，你还会来看我吗？」

我的眼皮一跳，深深地看向他，他的嘴角上又挂了两粒米粒，一双晶亮的眼睛含着期待看向我。

我伸出双手，将他抱在怀里：

「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来找你。」

.....

离开李清晏家后，我给他发了消息，告诉他已经跟意合说好早饭和晚饭去我家里吃，他不方便回家的时候，就让意合在我家住。

「谢谢你。」他回。

回酒店的路上，健谈的出租车司机有些欣羡地说道：

「能住丽兹大酒店的，那可都是有钱人啊！我听说咱们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是没能在这家酒店长包一间房，那都掉身价！」

我点点头，只说了一句「我也是偶然间有机会住两天，您说的这些我不太了解。」

对方倒也无所谓我怎么回应，左右不过是闲聊，便自顾自说了一些跑车时候的趣事。

下车的时候，不小心头顶了一下车门框，棒球帽一下歪掉，我伸手去扶，这才想起这顶李清晏的帽子还没有还给他。

下次见面的时候吧。

我默默想着，将帽子重新戴了一下，眼角忽地闪过一个身影，抬头去看，竟是张念之。

他的心情似乎很是不错，但是走路的姿势便让人看出一种如意的自得。

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像是觉察到什么一般，朝我的方向扫视过来。我忙压低帽檐，佯装自己只是在随便看看。

张念之驻足不过一瞬，便走下台阶，离开了酒店。

打开 1819 的房间门，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光线柔和的台灯。刚要抬手开灯，忽然听见客厅响起一阵低低的鼾声。

鼾声来自沙发上那个微微有些倾斜的身影。

姚继来坐在单人沙发上，右手撑在扶手上，堪堪支撑着自己的脑袋。垂在腿上的左手里，捏着一份合同。手机掉在地毯上，红色呼吸灯提示着手机电量不足的信息。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捡起手机，将手机放到茶几的一瞬间，不经意间瞄到合同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股权转让。

手机从手心滑落，在茶几上发出了「当」的一声，我吓了一跳，忙去看睡着的姚继来。

听到响动的姚继来猛地惊醒，深深吸了一口气，原本撑着脑袋的右手抚住眼睛，使劲地揉了几下才放开。

「回来了。」他淡淡地笑着，将左手的合同扔到茶几上，向我伸了出来。

我直直站在原地，没有如他所愿地将手放进他的手心。

围绕在他左手周边的空气凝结了，冷下来的空气蔓延到他的唇边，那个淡淡的笑也消散开来。

「胜男呢？」我问。

「睡着了。」他朝卧室瞟了一眼，顺势从沙发上站起了身，伸出的手也垂了下去。

「你要.....卖掉内衣厂？」

「嗯。内衣厂现在在我手里，受到的负面影响很大，这样下去，虽然对我的资产影响不大，但是终究是个累赘。倒不如让它去别人那里发挥价值。更何况.....念之对兰品牌、对内衣厂都熟悉，交到他手里，总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

「但是许老先生将内衣厂交给你，不正是希望它在你手里发扬下去吗？」

他语气低沉：

「总好过毁在我手里。」

两人不约而同望向那份合同，我深呼吸两下，试探：

「如果我说.....我有一份可以帮助兰内衣起死回生的机会，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他有些不解地看我。

我快步走到书房，将已经完成的设计稿拿出来交到他手上。

他脸上的表情更加不惑，但他没有发问，而是认真看起了设计稿。

「这是一款以易穿脱为主要特点的内衣，受众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女性。」

他轻叹口气，仿佛有些心疼：

「你是.....为了你母亲？」

我困惑地看向他，费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原来误会了。在他看来我是那个孝顺母亲、为了给母亲治病不惜背负巨债、出卖自己的宋锦瑜。

他哪里知道，我设计这款内衣，完全是因为我老年病困，常常要在医院生活，以前的内衣穿着一天也是一种折磨。再者，常规的背扣样式的内衣，对老年人和一些病患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那些不得已躺在病床上女人，因为自己再也无力踏入任何一家内衣店选购一件舒适的文胸而常年就任由胸部失去保护。何况

也没有专门为她们设计制作的内衣。

身处这样的困境中，我才比之前的几十年都意识到我是一个女性，有着更脆弱、更敏感的自尊要小心呵护。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拼着最后的力气，设计了这款内衣。

但是这些，没必要说给他听。

「你觉得这种内衣的前景和市场怎么样？」我避开他的问题反问道。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但是语气中透出一丝肯定：

「以中老年人和卧床病人为主要受众的内衣市场，目前确实是个空白。如果能抢占先机市场.....嗯！这个我明天交给设计部和市场部共同研究讨论。这份设计稿是你自己作的？」

「对，我手头有关于这件内衣比较完备的设计数据及面料、辅料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些，不是白给你的。」

担心他会在我为什么会设计内衣的问题上纠缠下去，我亮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谈笔交易。」

28

「交易？」他重复道。

「如果你们采用了这份设计稿，我会将所有数据和设计细节全部告诉你们，并随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相应的，我没有太多要求，我助内衣厂起死回生，513万欠款本息一笔勾销。」

「你认为，仅凭一份比较有创意的内衣设计，就可以抵掉五百多万的负债？」

我当然有信心！

上一世，我将这件内衣的设计捐给了一家对我的设计理念非常认同的内衣公司。

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内衣很快便受到了关注和好评，上市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令他们公司的市值翻了不少一番。

想到这里，我几乎要对姚继来翻个白眼——要不是我急于撇清跟你的关系，才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五百万可是便宜你了！

「哦，也对，一份内衣设计，抵五百万的债是有点.....那就另外再加上胜男的抚养协议，这个本来就说好给我的，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了。」

听到我上半句，姚继来还微微点头，听到下半句，连脖子都梗住了。他眼睛微微眯起，似乎在思索什么。

「当然，你要是觉得不划算，我也可以卖给别人，要想还清那些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说完这些，我坦荡镇定地望向他。

虽然不是百分百确定，但是我选择赌一把！

既然数年前姚继来能带领内衣厂起死回生，证明这个人不仅有魄力，更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我的这款内衣，即便在几十年后都是超前的设计，更何况是现在！

我相信，他可以看到这款内衣的无限市场潜力，定不会将它拱手让人！

我话已说完，剩下的全看对方反应。这时候我最好一言不发，谈判么，自己的立场表达完整，就要看对方接不接招、怎么接招了。

别想让我退一步，我心想。

「既然你对这款产品这么有信心，卖给别人，对你来说岂不是更划算？」

「当然！只不过你好歹是姚胜男的爸爸，你的声誉如何多少会影响到她。这款产品的市场潜力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你要凭借它，扭转现在的局势。」

他四顾看了看被我摆了满屋子的人台和各种各样的面料辅料，眼神终于落回我身上：

「我同意这笔交易。」

「那就说好，你先带设计稿回去研究，一旦同意采用，就按刚才我提到的条件来办，合同你命人拟好、签完字送过来就行了。」

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我的心情大好，哼着小调将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到一边。

「你哼的是什么歌？」

「很有名的那首.....」

即将脱口而出的一瞬，我转身撞上了姚继来盯看我的眼神，歌名生生地被我又咽了回去。

好险好险，现在距离那首歌发售，还差个二三十年呢！

「你看我干什么？」

「没什么。」他淡淡说道，又看了一眼手表，「你还没吃晚餐吧，我叫送餐的给你加一份奶酪派。」

「不用，叫份小羊排吧。」

躲过一劫的我，精神松弛下来，随口说了自己喜欢的食物，却没想到.....

「羊排？你确定？」

「额.....怎么了？」

我有些心慌，但面上仍装作波澜不惊：

「这家酒店的羊排做得不错，值得一尝。」

「哦，既然如此.....那我也尝尝好了。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情，吃过饭，可以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我的脑海中警铃大作！

「你要在这儿休息？」

他没回答，反而慢慢向我走近，歪了歪脑袋，脸上的表情分明说着「不然呢？」

我的脑子快速运转，要想一个什么理由阻止他！一个自然的、不会令人生疑的理由！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怎么？」他走近一步。

「胜男还在！」

「让她去对面玩一会儿。」他又走近一步。

「我身体不舒服！」

「哦？哪里不舒服？」他已经走到我面前了。

「这个.....额.....我.....」

「嗯？」他的声音很轻，但是在耳边响起的时候，还是令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一时语塞，他突然说道：

「眼下，已经没有什么阻挠我们的了。」

「你以前提过的要求，我现在，可以满足你。」

要求？

什么要求？

见我面露不解，他轻笑一声：

「你说想要为我生个儿子，自己倒忘了。难不成是前段时间喝酒喝傻了？」

我的脑海中轰鸣一声，顿时面红耳臊。虽然说我也是活过一辈子的人了，但是我哪经过这啊！更何况这还是姚胜男的爸爸！

「不不不，你肯定记错了，我怎么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不可能？」他反问。

「你有儿子了啊！你忘了？你好好想想大哥！」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一声「大哥」唤醒了理智和记忆！姚继来一副「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表演」的表情看着我。

「姚宗盛！你儿子！在医院躺着那个！」我手舞足蹈地比划一个小胖娃娃的手势。

他不说话。

「我的天，你缺儿子吗？不缺吧！除了姚宗盛，没准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呢！」

大概是看我情绪有些激动？姚继来突然解释：

「除了宗盛和胜男，我没有别的孩子。」

诶？

怎么回事？

听他话里这意思我还得感激不成？

真不知道姚继来是情商不够还是面对自己养的小三根本不在意。

看他的表情，还有点严肃。

搞不懂这些男人的想法。

主要是，我也懒得猜度。

「之前没有答应你，是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给你一个身份，就这样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对你未免不公平。」

「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再过一段时间，外面的风言风语消停了，就算你想要结婚，我也可以答应你。」

他说话的样子并不轻浮，甚至算得上郑重其事。

但是，我的眼前却浮现了刘子妍的面庞。

「那子妍和宗盛怎么办？」

面前的男人眉心一挑，好像是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

「给我一段时间去处理。」

「不。」我冷冷地开口，「不是处理，是面对、是对待、是负责。」

他面露不解。

「算了，你回去慢慢想吧。你是个男人，不管是因为什么开始了和别人的姻缘，总要真诚一点面对吧，不然，不觉得对方很可怜吗？」

他点点头，没有辩解。

「至于我，我有胜男一个就够了。」

「那你之前酗酒是为什么？」

「我忘了。」

「不是因为没儿子？」

「不是。」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要儿子了？」

我现在真诚地想念窝在办公室抽烟喝酒玩颓废的霸道总裁，

也不想再跟眼前这个狗屁膏药烦人精多说一句话了。

「我说你能不能……」我不耐烦地想结束这场对话。

「妈妈。」姚胜男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此刻抱着一只玩具兔子站在客厅门口怯怯地看着我和姚继来，「你们在吵架吗？」

姚继来和我不约而同地互望一眼。

我走上前将姚胜男抱起：

「没有啊，我跟你爸爸讨论事情呢。」

姚胜男将额头贴到我的脸上问：

「讨论什么啊？」

姚继来似是心情不错，也走上前，捏了捏姚胜男的小脸蛋：

「妈妈和爸爸再讨论给胜男填个小弟弟。」

听到这句话，我几乎要发火。

可不等我发火，姚胜男就先我一步尖叫起来：

「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

一边喊着，她还一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我忙将她在怀里掂了一下才抱得更稳一些，并连声安慰：

「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不要啊！你爸爸逗你玩呢！乖！」

结果姚胜男像听不见似的，竟然哭了起来：

「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呜呜呜呜呜！」

姚继来大概没见过小孩子闹脾气这个阵势，一时间没了往日镇定自若的姿态，竟在一旁挠头抓耳地结巴起来：

「我.....你.....你妈.....」

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快步走到茶几旁抓起设计图纸，走向姚继来跟前，一把塞进他怀里：

「图纸拿好，你赶紧走吧，别忘了之前谈好的条件。」

说完，不等姚继来再多说什么，就连推带桑地将他赶出了房间。

「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不要小弟弟！呜呜呜呜.....不要小弟弟！」

姚胜男的脑袋埋在我脖子里哭得一抽一抽地，连玩具兔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扔到了地上。

我抱着她有些艰难地蹲下，将小兔子捡起来：

「胜男，你看，你的小兔子！」

「不要小兔子！不要小兔子！不要小兔子！呜呜呜呜呜.....」她看都不看一眼，就伸出一只小手在空中不停摇晃着拒绝。

「好好好，不要小兔子，也不要小弟弟！别哭了好不好！」

她的脑袋在我脖子里拱了拱，可嘴上却依然呜呜痛哭。

「你看，你看，你爸爸走了！」

听到这句话，她这才将信将疑地抬起头看了看，哭声也弱了下来。待看到房间里确实没有了姚继来的身影，这才放心下来：

「爸爸走了。嗯.....这样就没有小弟弟了。呜呜.....」

我哭笑不得。

整个晚上，我都陷入了姚胜男的三千问中：

「妈妈，你爱我吗？」

「妈妈，你爱小弟弟还是爱胜男？」

「妈妈，为什么爸爸要小弟弟？」

「是因为小弟弟有小鸡鸡吗？」

29

「怎么办？我有点不喜欢姚胜男诶。」我的手挽在李意合手肘中，半边身子微微侧着，俏皮地歪着脑袋，半开玩笑半试探李意合的态度。

「嗯。」李意合淡淡地回应了一声，「我知道。」

「什么啊，你知道什么？」我撒娇着摇晃他。

「你不喜欢她，很正常。」李意合短促地出了一口气，「我也不喜欢。」

「那你还和她做朋友？」

「不是有句话说，『如果你了解我的过去，就会原谅现在的我』吗？」

我点了点头。

「我正是，了解她过去的人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她童年不幸福？」

他浅浅一笑：

「我像你保证，尽可能跟她保持距离，不让你因为她心烦，好吗？」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

他看向我的眼中全是笑意，将胳膊抽出来，温柔地揽我入怀，将脸渐渐向我靠近。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甜蜜，我将头微微抬起，迎了上去。

就在即将接触到他的双唇之际，我竟从梦中醒了过来。

躺在床上，我有些怅惘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久久不能释怀。直到姚胜男在我身边小声梦呓，才将我拉回现实。

看着躺在我一旁的小小人儿，明明没有表情的脸上，却是一副甜美的模样。

这几天，她虽然不再说什么不要小弟弟，但是表现得很是不安。

比如，她拒绝穿她最喜欢的小裙子，连那些粉色的红色的衣服都不要，不仅如此，连姚继来给她准备的那些洋娃娃啊什么的都不玩了，愣是从玩具堆里找出一辆小火车，走到哪里抱到哪里。

我动了动肩膀，从刚才开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硌着我，将手伸到枕头下，果然有个硬硬的东西。抽出来一看，是姚胜男这几天的新宠小火车。

将小火车轻轻放到姚胜男的枕头上，我轻手轻脚地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一小条缝隙，天空有些阴霾，看起来雾蒙蒙地，不是个好天气。

姚继来告诉我，设计部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我提供的这款内衣产品是一种技术上的改革，工厂已经调整了生产线，而市场部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市场宣传准备工作，这一次公关部与之市场部密切配合，势必要凭借一役逆风翻盘。

虽然姚继来没有说，但是我从网上也得知了很多与兰内衣有关的负面新闻。本市最大的兰内衣商铺遭到了泼油漆事件，闹事者被抓住后，坚称自己是替天行道，虽然罚款赔偿少不了，但是商铺还是选择了关店调整。

重新装修的投入倒还是小事，这件事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巨大的。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再也不会购买兰内衣，兰的股价一跌再跌。

更重要的是，不仅兰内衣，姚继来名下的产业全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迫于这种局面，新品上市发布会能否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显然，姚继来对这点也是很清楚的。因此，眼下的所有工作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着。

这几天我只见过他一次，是来送采购部门挑选的材料让我来看。

他来的时候，正赶上吃午饭的时间，就在我把饭菜一一摆上桌的空隙，姚继来就在沙发上歪倒睡着了。

不过睡了一个小时，他便猛地醒来，匆忙地扒拉了两口吃的。离开之前告诉我，最近他派的人一直在根据林淑静拍下来的那几张照片跟踪排查前几天跑到酒店来的狗仔，也做了不少打点的工作。要我安心，并说如果姚胜男想出去玩，只要做些保护就好。

看着外面阴沉沉的天，我决定今天去医院看刘子妍。

帮睡醒的姚胜男换衣服时，我看见她瞟了两眼小裙子，抿了抿嘴巴，随后还是选了背带牛仔裤。我有些好笑又无奈地帮她穿戴后，这才告诉她今天要去医院的事情。

「妈妈，我们是去看李叔叔吗？」姚胜男奶声奶气地问我，「可以见到意合哥哥了吗？」

「今天不是去儿童医院。」我笑着摇摇头，「我们去综合医院，看你另外一个哥哥。」

「另外一个哥哥？」姚胜男撅起小嘴。

「姚宗盛啊，宗盛就是你的另一个小哥哥。」我将小靴子套在她脚上，满意地看了一眼拍了拍她的小身板。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一听说我们要去看姚宗盛，姚胜男小嘴撅得更高了，摇着脑袋就要往房间里跑，被我一把拉回来。

「听我说。」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胜男乖，听妈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决定去不去，好不好？」

姚胜男拧着小身板，但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

「宗盛啊，他前段时间生了很严重的病，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了好多天呢。」

「他生病了？」姚胜男歪了歪小脑袋，「他死了吗？」

我万没想到她会是这个反应，有些惊骇：

「这是什么意思？」

「妈妈不是总说，要是姚宗盛死了就好了吗？」

面前的姚胜男，一双稚嫩的眼睛中倒映出我的身影。我稳了稳身形，强压住自己心里的不适，在姚胜男面前蹲下来，艰难地说道：

「胜男，以前，是妈妈不对，妈妈要跟你道歉。」

「妈妈也有.....不成熟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不好的想法。」

「姚宗盛，虽然不是妈妈的孩子，但是他是你爸爸的儿子，所以呢，他从血缘上，也算是你的小哥哥。当然，如果你不愿意要这个小哥哥，妈妈也可以理解。」

「以前，是妈妈不对，在刘阿姨和宗盛的事情上，没有好好地处理。现在，妈妈和刘阿姨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糟了。」

「今天呢，我们是去给宗盛探病，至于你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全看你的心情，好不好？」

我絮絮地说了这许多，也不知道她听没听懂，但好在她还是点了点头，出门前甚至有些为难地在玩具堆里挑了挑：

「妈妈，这里没有男孩子的玩具。」

我笑了笑：

「男孩子也可以喜欢小熊呀！」

「额.....胜男，你好。」

医院病房里，刘子妍尴尬地来回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姚胜男打招呼。她现在的衣着打扮跟之前大不一样，姚胜男一开始没认出来，还愣了一愣。等反应过来，又有些害怕似的缩到我身后。

刘子妍见状，忙从一旁的桌子上拿起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蹲下身来对着我身后，温柔地笑：

「胜男，知道你要来，阿姨提前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她将小盒子伸向姚胜男，胜男却又向后退了一步。

「阿姨啊，以前就很羡慕人家家里的小公主，要不是.....唉，总之，阿姨以前对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你可以原谅我吗？」

姚胜男抬头看看我，我鼓励地对她笑笑。

只见姚胜男怯怯地探出小脑袋，点点头，缓缓地伸手接过小盒子，小手打开盖子，露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对精致的发夹。

姚胜男的眼睛一亮，脸上也浮出笑容来，甜甜地小声说了一句：

「谢谢阿姨。」

「胜男，你不是也给宗盛哥哥准备了礼物吗？」

闻言，姚胜男点点头，抱着小熊走到病床边上，努力将小熊举高：

「送给你。」

姚宗盛挠挠头：

「谢谢。」

「宗盛还是得躺着休息吗？」我问刘子妍。

「哪儿啊，他是闲得无聊，下了床也没有小伙伴玩，在床上躺着耍赖呢！」刘子妍嗔笑着，将姚宗盛拉起来，给他穿上一件外套，「你看妹妹来了，我们一起去花园里玩一会儿，好不好？」

姚宗盛嘿嘿笑着，由着他妈妈将他从床上抱下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还羞涩地叫了一声：

「阿姨好。」

说完，也不管别人，自己一溜烟就率先跑了出去。

一行人来到花园里，姚宗盛和姚胜男没过一会儿就玩到了一起。看着两个小家伙玩耍的样子，我不禁有些欣慰：

「谢谢你。」

「咳！别说了。」刘子妍将耳边的碎发拢了一下，「我啊，我确实喜欢小女孩，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关系，要不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理解。」

「有时候，我真的想，如果当初没有喜欢姚继来，谈个普普通通的恋爱，结个普普通通的婚，再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那我的人生该多完美。」

我没有说话。

「你和我一样，都是被命运捉弄的人。你之前犯的傻也不比我少。」刘子妍笑咪咪地看我，「你以前可是够讨厌的！」

「我以前？」听她这么一说，我又想到了姚胜男说的那句话。

「那可不！」刘子妍说道，「我刚知道你那会儿，你还透着穷地方傻妞那样，谁知道没过多久你大变样了，奢品包、名牌鞋，什么都往身上招呼。姚继来又那么宠着你，唉。」

「不过说实话，就你酗酒那段时间，我看继来也是嫌弃得不行，我还以为你俩也差不多完了呢.....」

正说着，她的话头突然止住了。

我看她的眼光探究地望出去，也顺着看了过去。

远处，一个清瘦的男人推着轮椅上的女人缓缓散步。

不是李清晏和罗书语，又是谁？

30

「话说你和李医生.....」

刘子妍试探着问了一句，我缓缓摇了摇头。

「你说巧不巧，我们刚转过来那天就遇见李医生了。我听小护士说啊，那个坐轮椅的叫罗书语，就在这家医院上班，他们都说李医生是那女的对象。你知道这事儿吗？」

我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是医生，不过不知道在这家医院。」

刘子妍右手摆了一下：

「我哪是问你这事儿啊！我说的是.....唉，算了。不过我这人有点八卦，我还打听了一下，据说这个罗书语前几天出了车祸。我还好奇咋除了李医生也没个家人来照顾，是吧.....」

我远远望着李清晏，耳朵却支着听刘子妍说下去：

「不问不知道，我听说这个女的根本就是本地人，家里挺有钱的，家里人不同意她和李医生在一起，她就跟家里撕破脸，一个人来这里生活了。这回出了车祸，她愣是没跟家里说。」

「是因为李医生带着个孩子吗？」

「嘿，你猜怎么着，还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真切地惊奇起来，依我看，李医生相貌出众、工作又好，性格也是难得的可爱，除了还没结婚就带了一个孩子，实在是没什么好挑剔的。

「说来奇怪，那些小护士也说不清，好像说是，因为李医生是孤儿？」

「妈妈，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听见姚胜男的声音，我将目光从出租车窗外收回来。只见姚胜男小手里拿着刘子妍送给她的发夹，眼睛亮晶晶地看我。

「可以啊。」

我接过发夹，扶了一下她的小脑袋，又捋了一缕刘海，扭了几圈，用发夹固定住。

「妈妈，好看吗？」

「好看，可好看了。」

「妈妈，刘阿姨说，小女孩比小男孩厉害多了！」

「怎么办呢？」

「刘阿姨说，小女孩可以穿裤子、也可以穿裙子，但是小男孩儿只能穿裤子。所以小女孩比小男孩厉害！」

我笑着摸摸她的小脑袋，一言未发。

我的脑子乱乱的，嗡嗡直响着刘子妍那句「李医生是孤儿」，还有罗书语曾说过的那句「你根本就不是他叔叔」

他怎么会是孤儿呢？

他怎么会不是李意合的叔叔呢？

如果他不是李意合的叔叔，为什么是他养大了李意合？

这么多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打转，我真恨不得将李清晏拉到面前问个清楚。

「妈妈，我们为什么还要回酒店啊，我想回家。」姚胜男嘟囔着扒住车窗。

我也向她那边的车窗外再次望了出去。

窗外天色阴沉得更厉害了，天上的云重重地压下来，看上去将有一场暴雨。

我跟赵阿姨打了电话，听赵阿姨说她正在李意合家给他做饭，李医生要晚上才能回去。

我用尽力气才忍住没有问李意合那些我费解的事情，挂断电话后，只觉得身心俱疲。

车窗外的景色一览而过，车内姚胜男不时大声报道她看到的东
西。

出租车在一个红绿灯处停下，绿灯亮起时，却怎么也启动不起来了。司机师傅一番捣鼓也没有用，只好跟我们道歉，将我们请下了车。

和姚胜男一起下了车，司机告诉我们，距离酒店大概还有两公里路。

我试着拦车，但没有成功。每一辆飞驰而过的车上，都载着赶在大雨落下之前回家的人。

看了看头顶越压越低的阴云，我一把将姚胜男抱起。

「我们走回去吧。」

她搂住我的脖子，点头，「嗯！」

沿着马路一路向前，姚胜男紧搂着我的脖子，咯咯直笑：

「妈妈，我喜欢和妈妈散步。」

我调笑着问她：

「你一步也没走，也算散步呀！」

她咯咯笑着用头发蹭蹭我的脸。

她的头发原本就软软的，潮湿的空气更加重了她头发的润泽，蹭在我脸上凉凉软软的。我不禁有些享受地由着她蹭我的脸，深呼吸了一口气：

「呵，胜男，你这个小臭蛋！」

她和姚宗盛玩玩跳跳了半天，出了不少汗，头发里面透出一丝酸味。见我嘲笑她，她笑得更乐，蹭我的劲头都更大了。

刚做完这些，一滴豆大的雨点落在了我的下眼脸上。

姚胜男愣了一下，伸手擦掉，小声问：

「妈妈你哭了。」

「妈妈是因为想要小弟弟吗？」

我摇摇头，将她抱得更紧些：

「妈妈有你就够了。」

越来越多的雨滴落了下来，我把外套脱下来罩在她头上、身上，小步快跑起来。街上行人匆匆而过，连车辆的行进速度也快了一些。

蒙蒙的大雨中，可以看到酒店就在不远处了，我将胜男在怀里掂了一下。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们身边，后车门打开，一个男人探过头来：

「上车。」

我看了一眼，竟是张念之。见我犹豫，他又说：

「是去酒店吧，我带你们过去，雨这么大，孩子该感冒了。」

被他这么一说，我没再纠结，抱着姚胜男上了车。

「谢谢。」我把裹着姚胜男的外套脱下来反折在手里。

「谢谢叔叔。」姚胜男甜甜地叫了一声。

「不用谢。」张念之微笑着答了一句，「刚看到了你戴的帽子，认出你来了。」

「嗯？」我的大脑滞了一瞬，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帽子，想起来第一次在酒店遇见张念之的时候，我就戴着李清晏的这顶帽子。

张念之点点头，没有再多问。

车子很快就到了酒店车库，我和姚胜男再三跟张念之道谢。

「既然这么感谢的话，不如改天一起吃个饭。」张念之笑着说道，「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念之，是继来的老相识，还没请教您贵姓？」

「我妈妈叫.....」

「胜男，我们请叔叔吃什么呀？」

「我妈妈说酒店里的小羊排好吃，请叔叔吃小羊排！」姚胜男大声提议。

「免贵姓林，继来也是我一个朋友。」

「那这么说起来，我们也算朋友了。」张念之一副恍然的模样，同时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哪天方便了，一起吃小羊排。」

他对姚胜男摆了摆手再见，关上了车门。

车子扬长而去，姚胜男「唔」地长叹了一口气。

「妈妈，那个叔叔是坏人吗？」

我一愣，没想到她竟突然这样问：

「怎么了？」

「妈妈撒谎了。」

回到家，给姚胜男洗了个热水澡，哄她睡了觉，我一个人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要对张念之撒谎？

我也说不清。

时至今日，我已经适应了以宋锦瑜的身份去生活，努力做一个妈妈，努力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摆脱束缚宋锦瑜的那些桎梏。

一开始，我不明白老天爷究竟为什么让我陷入这样的困境。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渐渐抛弃了那些无用的纠结，坦然地接受姚胜男、欣慰地照顾李意合、矛盾地面对李清晏……

我都快忘了自己是谁。

直到张念之问起我的名字。

几乎是本能的，我撒谎了。

潜意识里，我抗拒以宋锦瑜的身份与张念之结识，虽然说不出原因，并且我知道，以目前的状况，戳破这个谎言，对张念之来说应该不是难事，但我依然这样选择。

我费力地在自己心中寻找一个答案，明明感觉就要看到那个答案了，可答案却像一缕烟一样从眼前飘散了。

三四点的时候，林淑静带着小毓来我们房间玩，顺便同我们道别。林淑静因为工作原因要去国外一趟，而小毓要回她妈妈身边去。

看着姚胜男和小毓两人在角落里玩游戏，林淑静开口说道：

「我以前就隐约听说，姚总当初力排众议，从一水模特里选择我，是因为我长得像一个人，我不信，并且还很生气。这次见到你，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传言。」

「不瞒你说，我给兰内衣做代言人的这些年，对姚总动过心，并且还憋着一股劲，我想证明我比他喜欢的那个人要更优秀、更迷人。」

「认识时间久了，我发现姚总其实是个很苦、也很无趣的人。对他来说，除了工作，这世界也没什么意思。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地会喜欢一个人。」

「所以我就放弃了。我那么年轻，没有理由陷入这样苦哈哈的单相思里，并且，即便证明了我在他眼中有魅力，又能怎么样？」

「他有老婆、有情人、有孩子，我可不趟这浑水。」

「但是.....」

她的话头止住，嘴唇有些发抖，眼眶微红，见我看她，她忙端起一杯水猛地灌了下去。

「但是，你仍有些不甘心。」我垂下眼帘，装作没有看见她眼中的泪水，「你听说过什么『我爱的人都是你的模样』，大概就是这样一句话吗？」

她点点头。

「我啊，我活了一辈子，最讨厌的就属这句话了！」

「为什么啊？」

「嗯，是这样，在我看来，一个人选择跟什么样的人生活，喜欢什么样的人，其实跟对象是谁没有关系。我们选择的，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类型！没有谁像谁，而是所有他喜欢的人，都是那个类型！」

「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你不必纠结那些没有意义的传言，在我看来，你、我，只不过都是那个类型的人而已，可能是相貌、可能是性格，都有可能。」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你被选中，一定是因为你的优秀。」

「或许，继来恰好符合你喜欢的类型，仅此而已。你还年轻，应该给自己更多机会。」

听我说完这些，她似是有些释然地笑笑：

「你是不是怕我跟你抢？」

「哈哈哈哈，你可快点把他拎走吧！」

「得了吧，老娘这么美，不能便宜了他！」

两人正笑作一团，放在桌上的手机嗡嗡响了起来，我接了起来：

「喂，赵阿姨，什么事吗？」



「锦瑜啊，我在李医生家里呢，有个人要见你，你能来一趟吗？」

「李医生吗？他已经到家了？」

「不是，是意合的外婆。」

31

面前的妇人正是李意合的外婆，想来也就 60 多岁的年纪，可她脸上透出的疲惫和神伤生生让她看起来显得更加苍老。

白发人送黑发人，终究是人生最悲苦不过的事情。

她安稳地坐在沙发上，李意合乖巧地站在沙发前，靠在她怀里，很是眷恋的模样。

赵阿姨端过来两杯茶放在茶几上，说了一声要回家拿点东西，刚准备要走，便被妇人叫住，托她带意合出去转转。

赵阿姨看看我，我点点头。

意合乖巧地跟着赵阿姨出了门。

「锦瑜啊，我叫你锦瑜，可以吗？」妇人慈爱和祥地看着我问道。

我点点头，回以微笑。

「我听意合和那个阿姨说了一些你的事情，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们家清晏和意合。」

「我们意合是个可怜的孩子，早早地没了父母.....清晏正是忙工作的时候，我在家的時候，总是惦记，意合有没有按时吃饭啊、有没有及时添减衣物啊。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掉泪.....」

说着，妇人从兜里拿出手绢，按去脸上的泪水，她吸了吸鼻子，又长舒一口气：

「我难得抽空来看一眼，见家里有阿姨照顾，一问，是你让你家阿姨过来帮忙的，我这心里真是太感激了。谢谢你啊锦瑜。」

「李医生虽然忙，但是对意合还是很上心的，您不用太担心。」我安慰道。

「咳，我虽然老了，但还不糊涂。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自己还没收拾清楚，就要带着个孩子过活，哪是这么容易的事？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们也不能拖累清晏这孩子.....」

妇人的话将我心中此刻最好奇的事情勾了起来，几乎不等我斟酌词句，问题就从我嘴边溜了出来：

「我听说，清晏不是意合的亲叔叔.....」

妇人脸上闪过一丝讶异，像是没想到我竟知道这个隐情：

「清晏连这些事情也跟你讲过吗？」

我一时结舌，总不能说是八卦听来的吧？

见我没有回答，妇人也没有追问，只是默默叹气开口说道：

「清晏，确实不是意合的亲叔叔，但是，比起亲叔叔，也分毫不差了。」

她就像是捧着一盏烛火在黑暗中赶路的行人一般，远远地看到有人影，便走上前恨不得将这荧荧烛火享与他人。

李清晏没有爸爸妈妈，是被人扔到福利院的。福利院院长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被一个包被简单裹着。

院长将他抱回去后，检查了一圈，发现这是个健康的婴儿，于是又养了一段时间，想等等看他的父母，也许他的父母良心发现还会来将他带走。

可养了好几个月，李清晏从小瘦猴子变成了大胖小子，也不见有人来打探婴儿的消息。没办法，院长这才给李清晏办了手续。

因为李清晏没有什么疾病，很快就有人抢着要领养李清晏。院长千挑万选，才给他选了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那家的男女主人，结婚已经五六年，但一直没有生孩子，两口子放弃了生孩子的念想，动了领养的念想。

李清晏被领走后，院长既觉得自己是了了一桩心事，又时常对他牵肠挂肚。然而，谁能刚想到，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孩子，一年后竟然又被送回来了。

院长一问，原来是那两口子将李清晏领回家后，没多久竟然怀孕了！原本他们当时就想把孩子送回来，可他们不知听谁说，肚子里的孩子是李清晏带来，为了把这来之不易的一胎坐稳，他们愣是等孩子安稳生下来，这才毅然决然地将李清晏又送回了福利院。

眼看着送出去的大胖小子，回来又变成了小瘦猴子，院长那叫一个心疼。在那以后，再有人要领养李清晏，院长总是放心不下，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直到李清晏六岁的时候，院长也不忍心让他在福利院长大，于是将他托付给了另外一个家庭。

谁知天不遂人愿，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李清晏刚过去不久，那家的女主人就怀上了孩子。这一次，他们倒是没有把李清晏送回来，但是李清晏的境遇一落千丈，彻底从领养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小家奴。

明明这么小的年纪，就被要求洗衣服、刷碗什么的，甚至做一些超出他这个年纪能的事情。做不好的时候，就免不了挨打受饿。

领养人为了省钱养自己的孩子，也不肯让李清晏上学。李清晏一个小孩子，就这样被那家人虐待了半年后，在给小婴儿烧热水的时候烫了小腿。

那家人不肯给他花钱治烫伤，小李清晏受不了虐待，拖着受伤的小腿跑回了福利院。

从那以后，不光院长再也不忍心将他送人，连他自己也坚决不肯离开福利院，就这样，李清晏就在福利院留了下来。

「后来他上了高中，和李意合的爸妈成了好朋友。清晏这孩子和意合他爸爸，经常到我家来蹭饭，那俩人好得跟什么似的，我还一度以为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呢！」

「因为李医生也姓李，所以我以前也以为他们是亲兄弟。」

「清晏姓李，其实是跟了福利院院长的姓，他自己选的，都是缘分吧。」妇人呷了一口茶，继续回忆，「我和我老伴，以前还总开玩笑，这两个小伙子都不错，不知道哪个会是我家的女婿。」

「要说起来，意合他爸爸比起清晏，也好不到哪里去。虽说父母健在，但比清晏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两口子感情不和，天天拿孩子出气，搞得意合他爸爸有家也不想回。」

说起意合爸爸的父母，妇人眉头皱了起来：

「那老两口子也不是个东西，好好的儿子都不要，离了婚就把个儿子当垃圾一样扔来扔去！太冷血！我闺女和女婿出了事，他那对狠心的爹妈连后事都没参与！」

话音刚落，她便猛咳了起来，我上前帮她拍背顺气，她咳了许久才缓下来，长叹一口气说道：

「可怜我们意合，唉.....」

「原本，我们还想这样也好，起码没人跟我们来抢意合，我们养在身边也是个慰藉，可自打闺女、女婿出了事，我那老头子就一天不比一天，伤心过度，中了脑血栓，整个人几乎半瘫。清晏见我一个人又要照顾老头子、又要养外孙，主动提出抚养意合，我们身边实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更何况，清晏和意合爸妈的关系在那摆着，意合交给他，我们也放心。」

我整个人怔在原地。

上一世的李清晏，对我来说，只是素未谋面的李意合的叔叔，是一个记忆、是一个令人唏嘘的长辈。

而这一世，我不仅遇见了他，竟还了解了那些蒙尘的往事，当他的身世被这样展开在我眼前，我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绝望和心痛——

一个来路不知、孑然一身的人，在这世上踽踽独行，最终竟还要独自走向死亡！

妇人见我神色有异，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再也忍不住哽咽出声：

「我想帮他，可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什么……怎么办？」

回到酒店，林淑静告诉我姚继来来过一趟，见我没在就先走了。

她将一份写着她名字的邀请函交给我：

「姚总说过几天就要召开新品发布会，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以我的身份进去。到时候他会请人过来给你化妆，多数人都没见过我本人，只要不太惹眼，还是能混过去的。」

林淑静带着小毓跟我和姚胜男吃过晚饭后便道别了，临走前，林淑静还俏皮地调侃说：

「虽然我是想看你艳杀四方，不过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哈哈。」

送走客人，我再也支持不住强撑的精神，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养起神来。

闭上眼，意合外婆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

「锦瑜啊，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只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辈子遇见什么人、遇见什么事，都是命。但是命是什么呢？命是老天爷布好的棋局，节节落败也好，步步为赢也好，只要全心下完这盘棋，哪怕我们这些下棋的人走一步、错一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更没什么好怕的！」

「虽然不知道你和清晏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我相信清晏，也相信你。你只管做你能做的，至于我们都掌控不了的事情，那是清晏的命，也是意合的命，你不要为难自己。」

我用手抚住自己的双眼，默默想着，距离李清晏独身去海外，还有十五年。

十五年时间，我可以改变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单李清晏，还有李意合，还有.....

从沙发上挺坐起身，我看着房间角落里收拾玩具堆的姚胜男。

「胜男。」我唤她。

「嗯，妈妈？」

她抱着洋娃娃跑过来，我伸手接住她：

「胜男，你幸福吗？」

姚胜男伸手回抱住我：

「我最幸福啦！」

我用下巴蹭了蹭她的小脑袋，突然有些异样：

「嗯？胜男，发夹怎么少了一只？」

32

小毓一走，姚胜男在酒店就有些待不住了，连着几天睡觉前都要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因为不确定小区周围是否还有狗仔窥探，一时半会儿地，我也不想轻举妄动——毕竟姚继来的发布会近在眼前，这个时候还是少一点是非比较好。

就这样一直挨到发布会当天，早上赵阿姨带着李意合来丽兹酒店，一进酒店房间，李意合便将一朵水仙花举到头顶。

我接过水仙花，蹲下身将他抱在怀里，姚胜男在我身后问道：

「意合哥哥，胜男没有花吗？」

小李意合搂着我脖子的手松开一只，一边说着：

「我的零用钱不够了，给你这个好不好？」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块递给姚胜男，姚胜男接过开心地笑笑，扭开糖纸将糖块含进嘴里。

很快，就见姚胜男整个小脸都缩到一起：

「好酸呀！」

李意合咯咯直笑：

「是柠檬糖。」

在酒店陪着李意合和姚胜男玩到中午，刚过午饭，姚继来派来的造型师就上门了。

造型师给我化妆的时候，姚胜男和李意合一人抱着一杯果汁坐在我一旁，一边滋溜滋溜喝果汁，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点评。

「妈妈真好看！」姚胜男说。

「真好看！」李意合附和。

造型师被他俩逗得直乐，笑咪咪地将一副淡咖色月牙造型的墨镜戴在我的脸上，给我完成了最后的造型。

「啊！像林阿姨！」姚胜男大叫。

「林阿姨是谁？」李意合问。

姚胜男从她的小包包里拿出一张拍立得照片指给李意合，李意合边看边对比，然后连连点头，又指着照片问：

「这是谁啊？」

「这是我的新朋友，她叫小毓。」

「你有新朋友了啊？」

「嗯。她走了，等她下次来，你也可以和她交朋友，她可好啦！」

我听着他俩一问一答聊得火热，没有去打断他们。

我站在镜前看我的造型，就像胜男说的那样，好像林淑静！

造型师手法了得，原本我和林淑静的面部下庭便很是相像，通过面部光影的打造，造型师将这种相像更加强到难以区分。

林淑静与宋锦瑜的容貌最大区别就在眼睛，林淑静的眼型偏长，眼尾上挑，而宋锦瑜的眼型偏圆，眼尾平直，造型师用眼影和眼线打造了一个颇有气势的眼尾飞扬的眼妆，若非细看，还真有些难以辨认。

更觉得是造型师给我的浅咖色墨镜，不但遮挡了一部分眼部的区别，还弱化了山根的差异。

造型师在镜中对我一个挑眉，很是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

将李意合、姚胜男留在酒店房间交给赵阿姨照顾，我和造型师一同出了门。

去发布会的路上，我才了解到这位造型师常给林淑静做造型，所以对林淑静的相貌和妆容很是熟悉。

「不过，我有点好奇，以前兰内衣的发布会，林小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可这次发布会林小姐不出席也就罢了，怎么姚先生还要让你扮成林小姐的样子去呢？」

因为不了解姚继来跟造型师是怎么交代的，谨慎起见，我笑了笑，没有作声，造型师也识趣地跟我说了声到发布会后，她会跟姚继来手下的工作人员待在一起，如果我有需要，打电话找她即可。

到了会场，与造型师道别后，我凭借林淑静的入场凭证独自进入。

眼前的一切令我有些奇异，很快我就发现，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个。

我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宽阔的长廊，长廊的两侧，是主办方搭建的展示内容。

不难发现，这场发布会的主题很简单，就叫「我爱的她」。

展示墙上呈现的，是一个女孩从少女逐渐成长的旅程，每一个时期都是一个粉色的女性剪影。

青春发育期，少女的剪影是浅到发白的粉色，剪影面对着一方挂满可爱稚嫩的文胸，指向了其中的一款。

甜蜜热恋期，女孩的剪影是娇嫩明艳的深粉色，剪影对着一方集可爱与性感于一体的文胸，害羞地捂住了脸蛋。

婚礼在即，女孩的剪影变成了几近红色的艳粉色，这时相应的内衣出现了两种，纯洁的白色和喜气的红色。

婚礼之后，女人的剪影腹部隆了起来，剪影的颜色也变得温柔起来，这时，可选的内衣也变成了专用的哺乳内衣等。

我在这个部分停留下来，默默注视着那个剪影的曲线，陷入一阵恍惚与沉思。我没有生育过孩子，但因缘际会下，成为了一个妈妈。虽没有经历过生育的苦痛和喜悦，但和小姚胜男的相处，仍让我感受到这种情缘的美妙。

长廊依然在延续，女人仍然在成长，她所能选择的内衣或性感、或感性，可选的花样、款式繁多，就像女人丰富的内心一般。

每一种风格，都让人不禁下遐想，喜欢这种内衣的女性，会是什么样的？

正在出神之际，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长廊的尽头，在此停留的人比方才更多起来。越过众人的头顶，我只能看见前

面是一面高大的展示墙，展示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内衣，每一件内衣下，从 1 开始，都有一个显眼的编号。

前面的人慢慢通过，我跟着走上前，才了解到通行这样慢的原因。

原来在内衣展示墙的前方，一共有七个小站台，每个站台都是一个灰粉色剪影，不消解释就明白，这个灰粉色的剪影代表的，应是跨入中老年的女性。

走到这里的人，都被工作人员引导着站在剪影身后，请参会者站在站台上，站在灰粉色剪影身后，站在她的角度，选择一件自认为合适的内衣。

从站台上走下后，通过内衣墙两侧的入口时，在设置的投票器上输入自己选的内衣数字，如果没有选择，便输入 0 号。

纵然我对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已经有所了解，也被这样精心的设计所惊艳，站在那个灰粉色剪影之后，面对着足有几百件内衣，我也认真地选看了一番。

身后时不时有一阵阵窃窃私语声，可一旦站到这个站台上，人们便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每一个人都在认真慎重的看过内衣墙后，神色凝重地走下站台，又郑重地在投票器上留下了自己的数字。

很快，我们来到了发布会现场，还未摸清状况的我，听到身边有人小声交谈：

「嘿，这个倒是新鲜，以往内衣发布会都有 T 台，这次怎么没有？看这布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手机发布会呢！」

「这有什么新鲜的，你没发现还有更奇葩的吗？我刚从长廊穿过来的时候，发现除了一些服装杂志的记者，还来了不少社会新闻的记者……」

「社会新闻？」

「咳！还不是前阵子那些事，许大小姐去世、姚总小三生的儿子重病什么的，这个姚继来平时很少露面，也不接受采访，你看网上爆料帖子横飞，也没见人家发什么声明，估计这些人是想趁这次挖什么大料出来吧！」

「啊？这次发布会，姚继来会亲自出面？」

「你不知道吗？我听小道消息说，姚继来公司对这次发布会非常重视，他本人会亲自出场。」

「那岂不是有好戏看了？」

「谁知道呢！不过比起那些八卦，我更好奇这场发布会的内容，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投票了没？」

「咳！别提了，我刚在那儿看了半天，满脑子回忆我妈穿什么样的内衣，你说我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哪关注过这些啊！」

「我也是，但是我刚问了问一个女同行，她也说想不起来她妈妈穿什么内衣。」

「你还别说，我小的时候，是见过我妈晾在阳台上的内衣的，仔细想想，也能想起来大概，但是我妈现在这个岁数，肯定不能穿那样的了。」

「所以你投票号是？」

「0 呗，邪门了，这么多款式，我慎重地想一想，还真没有合适我妈的内衣。」

「我也是。你说他们这葫芦里卖什么药，新品难不成是老年内衣？」

「我看八成是，但是这玩意有啥好发布的，搞这么大阵仗。」

「不好说啊，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偷听到这两人的交谈，我不禁扬起嘴角轻笑，看来这个悬念的效果还可以，虽然大家隐约可以猜到点什么，但都有些不确定，这样刚好！

我心满意足地在人群中穿梭，找寻自己的座位，姚继来发过消息说我的座位在现场靠左比较隐蔽的地方，我摸索着前进，很快就找到了座位。

落座后，我轻轻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人注意到我。

就在这时，一只手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有些惊讶地回首。

「你好，请问是林淑静小姐吗？」



一张陌生的面孔在我身后侧方，看样子是个记者。

紧跟在她身后的人，扛着一台摄像机，直直对准我的脸。

33

不等我反应过来，面前的女人就飞快地自报家门，我都没听清她是哪家媒体，她就飞快地发问了：

「林小姐，我们都看到本次发布会没有设立 T 台，大家都非常好奇，能给我们透露点内部消息吗？」

我心下怪道，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可面上仍维持镇定：

「不好意思，跟你们一样，我对这场发布会也十分好奇，不妨等主办方一会儿自己揭露谜底。」

尽管被我回绝了，记者仍不肯善罢甘休：

「这次发布会，林小姐既没有出场，也不了解即将发布的新品，是否林小姐与兰内衣解除了合作关系呢？」

我没有听林淑静提起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本人和兰内衣会通过官方媒体通知大家。多谢你关心。」

再次吃了闭门羹的记者没有离开的意思，和跟着她的摄像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她再次发问：

「听闻依金的张总之前向林小姐抛出过橄榄枝，不知道林小姐是什么想法呢？」

依金？张念之？我有些吃惊，这倒是没想到，张念之也接触过林淑静？那他会不会是把我和胜男误会成淑静和小毓了？

「林小姐？」记者再唤了我一声。

「不好意思，如果我这边有新的动向的话，也会通过官方渠道告知大家的。」

「林小姐.....」

「不好意思。」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记者的追问，与此同时，一只手遮在了摄像机前方，「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如果有什么疑问，放到后面去采访主办方不是更好。」

说话的人正是张念之，我有些惊讶，人可真是禁不住念叨，说曹操曹操到。

记者只愣了一瞬便认出了眼前的男人，当即发挥职业精神追问：

「张先生，之前听闻依金很欣赏林小姐的代言能力，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合作呢？」

张念之的一只手仍遮着摄像机的镜头，但他温和有礼地回复了一句：

「这里是兰内衣的新品发布会现场，我们不如将更多目光给到主办方比较好。」

说罢，他转向我：

「这个位置有点偏，不如去前面一点位置看得还清楚一些。」

我内心有几分抗拒，可眼看着摆脱不了死缠烂打的记者和摄像，此时拒绝眼前的男人似乎也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只好依言起身跟在他后面离开了这个位置。

走在我前面的张念之步伐沉稳敏捷，我跟在后面几次想跟他道个谢然后道别也没能得逞。很快，他便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停了下来，向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个位置有人，我坐在这里不太好。」我看了看座位上的名牌说。

「这个人本来今天要同我一起来的，但是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不必客气。」张念之淡然一笑，将椅子拉开。

就在我想「客气」一下的时候，舞台上响起了开场乐，我有些任命地叹了口气，道了声谢，坐了下来。

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开场乐的尾声中，一个主持人上台定场，尔后郑重邀请出了本次发布会的主讲人，兰内衣的设计总监。

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这场发布会不像是发布内衣，反倒像是发布科技产品一般。

高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 3D 模型，正是一件内衣。即便在场的男性不在少数，也都觉察出屏幕上这个内衣模型有些不一样。

我的好奇心也被吊了起来。上一世，我没能参加我所设计的内衣的发布会，这一世，亲眼所见它的面世，我内心的触动不比旁人更少。

随着设计总监对内衣结构的讲解结束，在场的人已经全都明了，这是一件在设计上更前卫，以便于穿脱为主要设计点的文胸。

可是，这内衣虽别于其他，但为它展开这么大规模的一场发布会，没有必要啊！

会场里嗡嗡作响，人人交头接耳，我假装不经意地瞄了张念之一眼，只见张念之很是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内衣模型图片。我很想问问，作为同行的他对这款产品的前景怎么看，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眼皮猛地跳了起来。

就在这时，设计总监宣布接下来的环节由姚总亲自主持。

人们纷纷翘起头向舞台上看去。

只见身量高挑的姚继来三两步跨上舞台，沉稳中不失一种男性独特的活力。我明确地听到身后听到几个女人的叹声：

「帅！」

我不由得捂着嘴轻笑了一声，被张念之听到。他朝我看来的目光有些疑惑，我装作没有看到，将目光重新投到舞台上。

姚继来精神饱满，之前来酒店时的疲惫一扫而光。明明舞台上没有追光，他却好似天生自带光环一般，生生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他一身身上。

简单地打过招呼后，姚继来开始了自己的讲话。

「相信大家进入会场之前，都穿过了那条令人深思的长廊。那条长廊的创意，来自我们公司宣传部的女同事们，大家结合自己成长的路程，与内衣的挑选做了一个有机结合，通过这样结合，让大家看到内衣在女性朋友的一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个人认为，这个创意很棒，也很令我感动，相信在场女性朋友有同样的感受。」

「至于男性朋友们，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相同的经历，在走过长廊后，相信也会想起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女性。」

「在进入会场前，大家都做了一道选择题，不知道大家在做题时，脑海中所想到的那个人是否同我一样。」

「那个人，就是『我爱的她』！」

经过这番开场白，在场的人已经跟随他的演讲代入了角色。加之姚继来的声音颇有磁性，是成熟男子特有的干脆和爽利，令听者无端生出一种信任感。

「下面，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姚继来侧身指向大屏幕，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条形数据表，众人哗然。

只见条形数据表上，除了几款内衣有零星几个投票数外，投票数目最多、最醒目的，赫然真是「0号」！

「通过这个结果，我们不难看出，想要在目前现有的产品中为『她』选出一款合适的内衣，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站在『她』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她需要的，不是可爱、不是性感，而是舒适、好穿！」

「相信通过我们设计总监的一番解说后，大家已经看出，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主角，就是这样一种以易穿脱、亲肤舒适为主要卖点的内衣。」

「这款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内衣，不仅采用了全新的面料、全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针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消费者群体。」

「说是全新的消费者群体，其实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关注到这个群体。」

「诚如大家所见，内衣的种类有很多，随着一位女性的成长，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功能、不同材质、不同风格的内衣供她

们选择，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类人群，即中老年女性。」

「经过我们一些调研，我们发现，在目前的内衣市场上，中老年女性可选购内衣的范围非常有限。说来惭愧，兰内衣在以往的市场调研和产品开发中，也往往忽略掉了这样的群体。」

「这是非常不对的，但是.....」姚继来在这里略略顿了一瞬，「这也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经历造成的疏忽。」

呵！竟是一张情感牌！

人群在这时一阵骚动，我看到张念之的嘴角不经意地撇了撇，一丝不屑的表情转瞬即逝。

我想起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帖子，大概因为与姚继来的成长经历很是相似，因此才对姚继来的这一手感到鄙夷。

我看了看台上的人，并不为他的作法感到不适。不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在此时说出这番话，只要能达到目的，将这场发布会办成功，将这款产品推广成功，谁管他是打感情牌还是什么牌。

姚继来是个聪明人，深知点到为止的妙处，因此话头并未顺着「个人经历」向下延展。反而话题一转，再次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产品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新产品不同于往日内衣设计的地方大概有两处。」

「第一，这件内衣的穿戴方式并非传统的后背扣或套头穿戴，这一点主要是考虑到部分高龄女性在年纪大后，即便是系后背扣这样和套头这样的动作也是一个挑战，因此，在本产品中，我们摒弃了这两种穿戴方式。」

「前系扣的内衣款式在我国内衣市场上并不陌生，新产品中我们选用了前开扣方式，但在开口辅料的选择上，我们采用了国内专业研发扣子的工作室设计的新款开合扣，这种开合扣，即便手部控制不是很方便的人，也可以轻松开合。」

「第二，在面料的选择上，我们与国内尖端面料工厂合作，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 A 类面料，这款面料不仅在舒适度上可以达到吸汗透气性，更具亲肤感。关于这款面料最惊喜的一点，在于，面料本身含有可定制的天然精油。目前我们采用的共有三款不同精油的面料，公司内投中最受欢迎的，是含有薰衣草精油的面料。至于消费者最终的选择是怎么样，还需经过市场的检验。」

姚继来的演讲还在继续，每每到关键处，台下便响起一阵掌声。

在周遭热情的掌声中，我听到了张念之几乎不可闻地说了一句：

「这款产品，不可能成功。」

34

「怎么？」我不禁问出声来。



「兰内衣一向不吝使用高端面料辅料，因为品牌的定位就是高端消费者，价格不是问题。针对中老年女性的内衣市场一直打不开，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个消费群体的消费意愿薄弱，消费能力不高。」

「这款产品无论是从理念和设计上，的确做到了前所未有的，但是他们延续了以往不计工本的风格，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成本过高，则产品价格过高。」

「对于他们的目标消费人群来说，消费这样一件内衣，根本不可能。」

张念之的脸上带着一抹胜券在握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话一说完，目光转向我，似乎想在我这里寻求认同。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却未置一词。

像是要回应张念之的设想一般，台上的姚继来结束了对产品的介绍，话锋一转：

「那么，对于这样一件采用了全新设计、全新技术、全新面料的内衣产品，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

「在我们说了这么多以后，相信大家已经看出兰内衣对这款新产品寄予厚望，相信它一经面世就会受到欢迎。」

「但是回到我们研发设计这款产品的初衷——为中老年女性设计一款合适的内衣，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一人群的消费能力和

消费意愿。」

「因此，我们经过几番定价商讨后，最终为这款产品定下的价格，请看大屏幕！」

众人齐齐向屏幕望去，一瞬间的鸦雀无声后，会场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再度看向张念之，只见对方的眉头第一次皱在一起，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不可能，他疯了。」

台上姚继来在掌声渐渐弱下来后，接着说道：

「39.9 元！」

「这就是我们敲定下来的价格。」

「这个价格在兰内衣的价格体系内，前所未有的！」

「这款产品不日将会在全国各大门店上架。而今天，我们在发布会结束后，也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现场销售，我们带来了两千件这款最新的产品，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稍后参与其中。届时，我们的销售团队、设计研发团队都会在现场解答诸位的各种疑问。」

随着发布会的落幕，众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新品销售会的所在。

我原想与张念之在此分手，可他就像是知道我要做什么似的，在我开口之前邀请我一同前往。我将心一横，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向前走去。

新品销售会上，众人都围在摊位和工作人员身边，一边亲手检验新产品的质量，一边向工作人员咨询问题。

我看到不少人围绕在姚继来身边，其中就有先前对我纠缠不休的记者。

「请问姚先生，您在发布会上提到了您的个人经历，结合这次新产品的目标群体，请问您的灵感是否来源于自己故去的母亲呢？」

「关于这点，我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会对自己的母亲有更强烈的情感，不可否认的是，这款产品虽然是针对中老年所开发的产品，但是我更希望前来购买的消费者是为人子女的你我。」

姚继来的一番话，并未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可也算是回应了记者的发问。

我忍不住发笑，没想到姚继来这个人还是这样傲娇的家伙，明明知道顺着记者的话题说下去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又不想撒谎，于是选择了绕圈子。

「请问关于新产品的定价，不会影响到兰内衣的品牌定位和收入吗？」

「我在发布会上已经提过，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为中老年女性做一款适合她们的内衣，如果因为定价过高导致消费不起，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至于兰内衣的品牌定位，虽说我们一直致力于高端内衣的开发，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更不能丢掉自己的社会责任。」

记者们还在七嘴八舌地发问，我听了一阵后，便离开了那个拥挤的圈子。走到一个摊位前，凭借记忆购买了一款薰衣草精油款的内衣。

付款的时候，我听到身边有两个人小声交谈：

「这面料，这工艺，这价格，要是兰内衣就这么搞下去，别人再想挤进这部分市场也难呐！」

「啧啧，你说怪不怪，我之前还听说依金和兰内衣在谈收购，怎么这才没几天，兰内衣又搞出这么个大动作，看来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了！」

「什么传言？」

「说姚继来无心再经营兰内衣，想把兰内衣甩掉，从此摆脱自己的黑历史呗，你没听说？」

「嘘！小声点，这到处都是兰内衣的人，走吧走吧，我们出去聊。」

「等等，我给我妈买两件。」

「行行行，我也买！」

「服务员？请问这个我买了要是不合适可以拿来换尺码吗？」

「先生，您好，这款产品您拿回去要是不合适可以给我们厂家打电话调换或去有货的门店凭借购买记录调换，产品很快就会有在门店上架。您尽可以放心购买。」

身边的两人各自选购了两条内衣后，便有说有笑地离开了，我紧随他们之后付款，接过包装简约但不简陋的手提袋，我心满意足地望向还被记者重重包围的姚继来——

他真的做到了。

之前，他曾询问过我关于定价的问题。我便将那日陪同赵阿姨一起去买内衣的事情说给了他，并且也表达了我的看法。

上一世，这款设计是被我捐出去的，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方对这款产品的研发并没有像姚继来这般尽心。

从精油的添加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款产品的理解和用心甚至超越了上一世，也就是数十年后的这款产品。

姚继来在发布会上并没有明确提出，但他有将这一点设计的灵感告诉我——之所以添加精油，是因为中老年人和久病卧床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体味。对这两类人群来说，使用香水遮掩，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淡雅清香的精油，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样的用户痛点，他选择性地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也是因为维护这些消费者的尊严。

这样的一款产品，姚继来竟肯如此定价，要说我没有震动，那是不可能的。

眼看发布会圆满落幕，销售会热闹非凡，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转身向张念之道别：

「张先生，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这边的活动看来是全部结束了，不好意思，我还有些事，就先走了。」

「林小姐要是不着急的话，不如我们坐下来一起吃个饭。这附近恰好有家餐厅，小羊排做得很不错。」

「可是.....」

「哦，是这样，上次雨天的时候，你们下车后，遗落在车上一枚发夹，发夹还在酒店。我们吃过饭后，林小姐还可以坐我的车一道回去，我也好将发夹拿给你。」

张念之在这时提及雨天那日，若我再拒绝，倒显得太没有礼貌了。

.....

张念之选的餐厅确实不错，环境优雅、菜品丰盛，最重要的是小羊排做得非常不错。

原本我以为张念之这么执著地请我吃饭，大概是跟在发布会上记者提到的依金想和林淑静合作的事情有关。

可出人意料地是，张念之却对此事只字未提，反而很是认真地品评眼前的食物。

「这款产自法国南部北隆河谷的西拉葡萄酒，高酸柔和，并且有浓郁的花果和香料香，搭配这种油脂丰润的羊排很是不错。不知道林小姐喜欢不喜欢？」

我小心地啜了一口，表示赞同，心里却是焦躁万份、坐立难安——

我给林淑静发了消息说明了现在的情况，叫她有空立马给我回电，我俩好串通一下消息，一方面以免露馅儿，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林淑静是否有意换个甲方，生怕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摔了人家的饭碗。

张念之显然看出来我的心不在焉，于是放下酒杯，双手交叉，淡淡一笑：

「林小姐跟我在一起吃饭，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哦不是，不好意思，我还在刚才的发布会中没有回过神来。」

「哦？说到兰内衣的新产品，不知道林小姐有何见解？」

「嗯.....从市场角度来说，产品切入了内衣领域的一个细分市场，并且不论是从设计、面料、做工上都有创新。情怀上来讲，这款产品又关注到了一个少有人关注的群体。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很欣赏这款产品。」



听完我的话，张念之点点头，向后靠了一下，微笑问道：

「见解很是深刻，不知道林小姐大学念的哪个专业？」

我被问得一愣，这.....

35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一愣，几乎能感觉到冷汗从脖颈后渗出的冰凉，这样简单的问题，总不能说自己忘了吧？

「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机，包中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几乎是在瞄见屏幕上来电信息的同时抓起手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张先生，我去接个电话。」

我快步走到一个张念之看不到的地方，接起电话：

「我的老天，你这电话来的也太及时了，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学历，学的什么专业？」

电话那头的林淑静一愣，随之咯咯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这是面试电话呢！我是本科学历，学的是航空服务。怎么了？」

「我跟张念之一起吃饭呢，刚才他突然问我这个，我都被问懵了。航空服务，这个专业听上去有点熟悉啊.....」我在脑海中拼



命搜索自己以前认识的人，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哪个朋友是跟这个专业有关系的，「算了，想不起来。长话短说，我问你啊，我听说依金好像有意跟你合作，你怎么想的，咱俩通个气，我别给你搅黄了。」

「哦，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我给回绝了，他要是再提，你直接回绝就行。」

「你确定吗？」

「确定啊，姚总给我的代言费不少，也算是我的伯乐，我不能干这么不够意思的事儿！」

「那好。另外，你跟他熟吗？会不会被认出来？」

「熟什么啊，我跟他私下就见过一次，统共不超过五分钟。其他时候他见到我，我不是在 T 台上，就是在电视上，认出来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回到桌边，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应对也变得自如，再加上张念之没有再问什么比较私人的问题，因此这一餐的后半程很轻松就结束了。

餐后，乘上张念之的车之前，我当着他的面给刘子妍打了个电话，特意没有提及刘子妍的名字，而是大声说道：

「亲爱的，今天不是说去找你吗？时间要晚一点，我现在搭张先生的车去酒店拿点东西，等完事我再过去你那里啊。」

「啊？张先生是谁？张念之先生啊。」

「对，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你那儿。」

挂断电话，我歉意地张念之笑笑：

「不好意思，是我闺蜜。」

说完，低头坐进了车里。

张念之的业务很是繁忙，一路上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他像是有些头疼，间或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揉捏自己的眉间。

在挂断第四个工作电话后，他才长舒一口气，将手机收进衣服里，对我一笑：

「抱歉，工作上的事情。」

我点点头，表示没关系。

「林小姐，方才吃饭的时候，我感觉你对内衣行业的市场很有洞见，我忍不住有个问题想请教林小姐，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你请问。」

「不知道林小姐对兰内衣和依金内衣两个品牌有没有过比较，在林小姐看来，兰和依金有什么优劣之分吗？」

我略一沉思，开口说道：

「我对兰内衣和依金的了解仅限于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些信息，肯定不是很全面。客观来看，兰内衣和依金内衣都是定位轻奢，无论是从定位、目标群体、销售市场来看，兰内衣和依金相似度很高」

「但是以我个人拙见，兰内衣和依金的品牌内核不一样。」

「怎么讲？」张念之将头微微侧向我，问道。

「虽然都是轻奢内衣，但是兰内衣追求的是以更细致的工艺，基于多年来累计的数据，力求做出更贴合、更适应消费者穿搭需求的内衣，一件内衣上不会做过分的装饰；而依金内衣追求的是极致的华丽感，更突显女性的性感妩媚，并且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依金内衣对穿着者有着更高的身材要求。」

听完我的话，张念之喃喃道：

「极致的华丽……」

「这句话，许老爷子也说过。」

我瞬间明白他在说什么，见他似乎是陷入回忆，有些恍惚，我这时才回想到，张念之刚才自己喝掉了几乎整整一瓶红酒。

「许老还活着的时候，就经常批评我根本不懂做内衣，说我把内衣做那么华丽，土气得很。」

他突然扬起嘴角，带着些微的醉意笑了笑：

「许老还总是说做内衣，更要以人为本，穿着舒适是最基本的。他经常拿我跟姚兄对对比，说我的眼光不如姚兄。姚兄是跟厂里的工人学习做内衣，而我却为了让许老高看一眼，专门在大学里学了设计专业。」

「即便如此，他依然看不上我。」

「我相信许老一定不是看不上你，毕竟……」我开口劝慰，却被他打断。

「他总说，我这样追求奢华，是忘本。那样的出身，有何不能忘的？」

「他姚继来，倒是不忘本……」

他的醉意更甚了几分，可远没有到失去意识的程度，话说到这里，他将头转向车外，不再理会我，直到下车，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到了酒店，我才得知张念之竟也住在八楼，我声称自己还着急去找闺蜜，执意在大堂等他将发夹拿下来给我，张念之从善如流地让司机扶他进了电梯。

不多会儿，司机带着一脸歉意回来了：

「林小姐，不好意思，张总刚一上去就睡着了，我没来得及问他发夹在哪里。他这几天本来就休息得少，今天又喝了点酒，还请您见谅。」

「没关系。」我摆摆手。

「要不您将房间号告诉我一下，等张总醒了，找到发夹也好给您送过去。」

「不用麻烦了，下次再说吧。」我微笑着拒绝，「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林小姐需要的话，我可以开车送您到您朋友那里。」

「谢谢，就不麻烦你了，你还是回去照顾一下张总吧。我已经让酒店前台给我叫了车，这会儿应该快到了。」

.....

我人一到医院，刘子妍就迎了出来。

「怎么在这儿等着，宗盛呢？」我问。

「他睡觉呢，我请的阿姨过来了，在里面看着呢。别说这个了，怎么回事，你怎么跟张念之跑一起去了？」

我向她解释了原委，她才恍然大悟：

「幸亏我机灵，我一听说你跟他在一块呢，我都有点着急了。」

「急什么？」

「你不知道，他.....他这人有点怪！」刘子妍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一边走一边说吧。」

我俩聊着天，渐渐走到了花园里。

「他怎么怪了？」我问。

「咳！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小家子气吧！他很怕别人看不起他的样子。以前我们都在兰内衣上班，他还处处跟继来比。按说他俩出身相似，两个人应该能互相理解，做个朋友，但他就总要凡事盖过姚继来一头。私下里，大家都觉得他很自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他后来上了名牌大学后，对我们这些员工，都有点不屑一顾。」

「不光是我们，许总有时候也会点他。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开大会，许总点名批评他，因为他认为兰内衣应该走上高奢品，还说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资格享用更好的产品，说什么要想树立高端品牌形象，必须提升品牌的消费门槛，过滤掉消费能力低下的人什么的，当时给许总气坏了。」

「他这样做，岂不是给自己惹麻烦，一块共事的人还不得孤立他吗？」

「大家也不是完全都反对。这么说吧，其实继来对他的看法也是有些赞同的，不然兰内衣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对一般消费者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但是这也是这两年的事情，那时候大概时机上还不成熟吧？我也不太懂。」

「那姚继来和他应该很有共同语言了。」

「按说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他偏偏就很讨厌姚继来，确切地说当时他在厂里挺孤傲的，大家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不过，许金

兰跟他关系挺好的。」

「啊？」

「他虽然看不上我们，但是跟许金兰走得挺近的，毕竟许总一家子对他算是有大恩的，所以他跟他们家人挺近的，金兰的妈妈也挺喜欢他的，照我看，许总也不讨厌他，只不过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罢了。要不然干嘛让他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在自家又吃又喝，还供他上学给他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我有些怅然，想到了张念之在提到许总时的样子，这么简单的道理，张念之到底明不明白呢？

「你说他和许金兰走得挺近的？」我问。

「嗯，对啊，那时候厂里不少人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呢，但是我知道许金兰真正喜欢的是继来。」

「怎么说？」

「你不了解许金兰，她很有些大小姐脾气，平时做事呢，有点骄横，她对张念之也只是比对我们这些人强上那么一点，但是她在继来面前就很娇羞，很淑女，这还能看不出来？虽然张念之经常陪在她身边，但是照我看，她只是把张念之当个朋友、男闺蜜！」

我点点头，不置可否。

「哎呀，算了，不说他们，再过几天，宗盛就要出院了，我想等回了家，给他半场小型的派对，你方便带胜男来吗？」

「没问题，她最近跟我憋在酒店，也憋坏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想邀请李医生和他那个小朋友，行吗这样？」

我想了想，表示没问题。

「说到李医生，」刘子妍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他最近有点憔悴，昨天看到他了，想想他又要忙工作、还要跑来照顾那个女的，家里还有个孩子，够他折腾的。」

「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对那个女的真是没有意思，虽然他照顾人挺尽心的，但是压根就不是对人很上心的样子，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没有那种感觉。并且，我总感觉李医生，总是看上去孤孤单单的，有点可怜。」

见我没有回应，她停下脚步，转到我面前，像是鼓足勇气一般：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我愿意成全你和继来，那是因为，我知道继来对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你对继来好像.....没有那个意思。」

「如果你喜欢继来，我仍然愿意退出，但是如果你喜欢李医生，我也愿意支持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的语气真诚，一双清澈的眼睛直直望着我。

我叹了口气，回答她：

「我不喜欢继来，但是.....」

「我也不能和李医生在一起。」

「为什么？」

从背后响起的声音把我和刘子妍都吓了一跳，我俩惊慌地转身，看到了身后坐在轮椅上的罗书语。

她一如以往地，将她骄傲的眼神投到我的身上。

36

缓过神后，刘子妍很是不满：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

罗书语没有不回应刘子妍的斥问：

「你说自己不能喜欢李清晏，是什么意思？」

刘子妍见罗书语压根不理睬自己，更气了几分：

「姓李的医生多了去了，谁说就是李清晏了？真不知道你上赶着什么意思？」

罗书语听出了刘子妍的一语双关，像是被戳中了痛处，脸色也不自然地变了一变。刘子妍见自己的反击奏效，刚要乘胜追击，被我拉住了她的胳膊。

「罗小姐，我们还有事，就不奉陪了。」

我知道罗书语向来对我成见颇深，不想跟她起争执，于是拉起刘子妍掉头要走。

「你也知道自己是个小三，还有个私生女，没有资格喜欢清晏，那为什么还总是在他身边纠缠不清！？」

罗书语带着几分不屑的语气再次响起，我的脚步瞬间停在那里，刘子妍更是暴怒地转身指着罗书语：

「你信不信我给你轮椅推翻了！你别以为自己残废我会让你三分啊！」

罗书语毫不示弱地昂头与我们对视。

「子妍，你先回去看看宗盛吧，我一会儿就来。」

听我这么说，刘子妍狠狠地瞪了罗书语一眼，转身离开了。

「罗小姐，关于你刚才的问题，我也不是不能回答你。但在此之前，我想问，你是以什么立场来质询我的？」

方才还气势汹汹的罗书语瞬间散了气场，眼光有些躲闪起来：

「我.....你管不着！」

「那我的事情，你也管不着！」我毫不退让。

「我是.....我是清晏的朋友！对于你这样心怀不轨的人.....」

我打断她的话：

「罗小姐，看在你是清晏朋友的份上，我从没有对你恶语相向，也没有做过你污蔑我的那些事情。如果你坚持要用这种态度跟我对话的话，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听你废话，也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只见她被自己未说完的话噎住，梗起脖子，连耳朵都有些红了起来。过了半晌，她才咽了口唾沫，不再趾高气昂：

「你说不能喜欢清晏，是什么意思？」

「罗小姐，你的腿怎么样了？」

「什么？」

「我知道作为一名医生，一双健康的腿有多么重要，你作为一名医生当然比我更清楚。也许是我猜得不对，但是闲着无事的时候，我也想过，罗医生会不会以为只要你的腿没有痊愈，李医生就会一直留在身边照顾你？」

仿佛被我说中了心事，罗书语的脸比刚才红得更加厉害。

「换句话说，与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涯相比，李医生对你来说更重要一点吗？」

罗书语眼神闪躲，有些不自然地躲闪：

「是又怎么样？」

我哼笑一声，接着说道：

「既然李医生比你的职业生涯都更重要，那你又为何容不下连他身边一个小小的李意合都容不下？」

我一提及李意合，罗书语似乎找到了我言谈中的突破口：

「我并没有容不下他，是他不喜欢我！」

「小孩子是很敏感的。」我直接否决她的话，「他们能分辨别人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并且，我了解李意合，他并非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罗书语有些不耐烦地甩了一下头，「你说这些就是为了炫耀李意合喜欢你，所以你才能赢得清晏的心吗？」

「不。」我轻笑一下，「我想说的是，比起李清晏，我更在乎李意合。」

「什么？」罗书语的语气头一次失去了那种抵触和骄傲，全然是吃惊的意味。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生，她有一个青梅竹马，她很喜欢他，但是男生并不喜欢她。后来，那个男生在大学里遇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女生难以忍受，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拆散男生和他的女朋友。」

罗书语有些疑惑地看我，我没有理会，自顾自地讲下去：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男生对那个女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最爱的都应该是自己，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都是非常珍贵的。我没有意识到，对那个女生缺乏关爱、缺少温暖的人生来说，那个男生几乎代表着一切。等我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罗书语迟疑地问道：

「她怎么了？」

「她在男生结婚的当天，在他面前跳楼自杀了。」

我的目光虽落在罗书语身上，在心中的所望的却另有他人。

「我不明白，你说这个的目的。」罗书语虽有些震惊，但她仍不免疑惑地说道。

「当我听说那天你从李清晏家跑出去出了车祸后，我就时不时地想到那个女生。我想，罗医生那么骄傲的人，也能为了一个男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想必这个男人在罗医生的心中是万分重要了。」

「因此，我由衷地希望罗医生可以经由这件事获得李医生的爱情，就像我曾无数次想过，如果那个男生知道，对那个女生来说，他是比她的生命都重要的存在，他也许会有别样的选择。」

「但是最近几次见到李医生，发现他憔悴不堪的样子。我才意识到另外一件事——」

「爱情就是爱情，掺杂了任何一点别的东西，都会让人疲惫不堪，更何况要背负生命这样重的负担。」

「如果我这样说，罗医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我只问你，这段时间，李医生对你的关怀如何，是否如你所愿，超越了友情的范围呢？」

她神情黯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答案已在不言中，可她仍是骄傲的，不肯轻易低头的：

「你说这些，谁知道是不是编来哄我的，再者说，你绕那么大圈子，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跟李意合有什么关系？和你喜不喜欢李清晏又有什么关系？」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

「我说的那个女生，叫姚胜男，她喜欢的男生，就是李意合，而李意合的心上人……」

「就是我。」

「你在……说什么？」

罗书语瞠目结舌，一双美丽的眼睛满是震惊和荒诞。

我的内心平静无澜，絮絮地开始向她解释我的前世今生。

罗书语的脸上始终挂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但她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和缓。

直到我将自己的经历和目的与她全盘托出，她才像想起什么似的，用一种恍惚的语气说道：

「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那天从清晏家跑出来，清晏在后面追我的时候，我看到有辆汽车冲了出来，清晏没有看到，我当时想也没想，就扑了过去，所以才.....」

我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原因，顿时又是欣慰又是惭愧：

「对不起，误会你了。」

「不不不！」罗书语连忙摆手，「没什么。只不过我父母不是本地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想折腾他们，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让清晏照顾我了。」

「我理解的。」我轻声说道。

「那.....林.....」罗书语有些迟疑地开口，仿佛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是好了。

「叫我锦瑜吧，我也习惯了。」我笑笑。

「锦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好好想想的。」罗书语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的腿伤得不重，也差不多快好了。」

.....

兰内衣的发布会非常成功，当地主流媒体都纷纷为这款专为中老年女性的设计的内衣做了专题报告，报纸、电视台都抛出橄榄枝要为这款内衣做传播。

兰内衣的声誉在经历了许金兰去世的动荡影响后，在消费者中的口碑又扶摇而上。

网络上不时跳出来一个帖子为姚继来的这一举动喝彩，夸他的大智慧和情怀。虽然有人质疑他是水军，但是质疑的声音很快就被更多赞同压下去了。

直到网上出现一个男性用户，写下一篇帖子，他在帖子中称他老婆住院半年了，在这半年里，她需要静躺的时间很多，自己以往的内衣穿一天很不舒服，可是不穿的时候，自己又觉得自己很邋遢。她是个很注重仪表的女人，即便是住院，也要每天将自己的头发梳理通顺，将自己打理得得体，可唯独内衣这件事上让她很是苦恼。

男人为了让老婆舒心，养成了路过内衣店就会瞄一眼的习惯。正是这样的习惯，让他发现了兰的新产品。

男人两种精油款式的内衣各买了一件，他老婆看到是兰内衣，还嗔怪他不该乱花钱，男人告诉她两件还不到一百块，她也只当他是在哄她开心。

男人在帖子里写：

「妻子现在已经不再为这件事发愁了，我虽然不能为她治病，但我让她开心了一点，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更有信心，妻子

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正是这篇帖子，将兰内衣新产品的声誉推向了一个高潮，有不少声音盛赞兰内衣这次的新产品，不仅是中老年女性的福音，也是那些在病中不得不丧失自己女性尊严的患者的福音。

同时，有一种声音提到，感觉兰内衣的新产品，不论是从产品定位还是价格方面，都有些不符合常规，隐约周年纪念许金兰的意味。赞同这种观点的人逐渐增多，甚至还有人认为，之前兰内衣的转型和这次的新产品，都是姚继来对许金兰感情的默默表达。

外界对兰内衣的评价越来越高，兰内衣的销量也与日俱增，很快便摆脱了之前黑帖给兰内衣带来的负面影响。连带姚继来手下的其他产业也大获利好。

姚继来在电话里将这些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酒店收拾房间里我和姚胜男的东西，小胜男也煞有介事地整理她的玩具箱。

「嗯，恭喜你。」我将姚胜男的小裙子折好放进行李箱。

「晚上我去你那里，我们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姚继来的声音难掩喜悦。

「嗯，也好，你一并将欠条和抚养协议带过来吧，要原件啊！」

「什么？」

「别装糊涂了啊，我们之前就说好了，一旦采用我的设计作品，这两样东西全部给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沉寂下来，过了许久，才回应了一句：

「好。」

我将电话挂断，刚要放到茶几上，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亲爱的，我这边都完事了，很快就要回去咯！」

是林淑静。

37

姚继来赶到酒店的时候，我刚好已经将晚餐摆好。

我们的行李已经打包好，他的目光在房间内扫视一周，没有说什么。

他将西装外套搭在沙发上，将手中的文件袋放到了餐桌上，坐了下来。我坐在他的对面，姚胜男坐在了我们两人之间。

「你为什么非要这些东西不可？」姚继来问。

「为了自由，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遍了。」我的目光在文件袋上瞟了一眼，「并且根据我们的协议，这两件东西已经是我的了。」

他垂下眼帘，又迅速抬起：



「是为了那个姓李的吗？」

我知道他仍然是有所误会，但解释这些没有意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没错，于是我点了点头，表示承认。

姚胜男觉察出我和姚继来之间的气氛不对，但是她也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只好小声说：

「爸爸妈妈，胜男饿了，我们吃饭吧。」

我安慰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那我们一起吃吧，好吗？」

小胜男乖乖地点点头，拿起自己的小勺子和小叉子开始吃蛋羹。

我向姚继来伸出左手，又用眼神指了指文件袋。

姚继来脸色难看，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将文件袋推了过来。我当着他的面看了看袋子里的文件，确认无误后，心情大好：

「吃饭吧！」

他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拒绝，只是默默拿起了眼前的刀叉，开始慢慢地切割羊排。

「子妍要给宗盛办一场派对，你要不要去？」我边吃边问。

「要看时间方不方便。」他说。

「好吧。」我切下一小口羊排放进姚胜男的盘子里，她对我甜甜地一笑。我接着说道，「子妍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你以后还是多关心关心她和宗盛吧，你这当爸爸比甩手掌柜的还轻松，说不过去吧？」

「那你呢？你不也一个人带着女儿？如果非要弥补，为什么不能是我和你？」姚继来说这些话的时候，倒像是再讨论商业计划，我甚至从他的声音听出了一点求解答的诚恳来。

「我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还爱你。」

说完这句话，我坦诚地看向他，希望他彻底领会了我话中的含义，她还爱他，也只有她还爱着他。

姚继来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没理会，继续说下去：

「再者，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到时候是尽头？子妍等了你这么多年，也是一个人苦熬，何必呢？」

「人还是学会追求幸福的啊，不然，一辈子太苦了。」

「子妍有疼她爱她的爸妈，有你的儿子，还有对你的一片心意.....继来，这些，都是你触手可及的幸福不是吗？」

「你不明白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姚继来开口说道。

「我知道的，但那都是阴差阳错导致的，你要她怎么办呢？她不是没想过去自首，但是她去自首又能怎么样呢？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她自首了也是徒劳。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这件事已经给她判了刑，你和她一辈子都要为这件事负罪，还不够吗？」

他沉默不语，过了半晌才说道：

「我的事情，我自己看着办。」

我知道再劝下去也是徒劳，便不再张口，专心吃起饭来。

姚胜男吃完蛋羹和羊排，又抓起一块蛋酥来，咬下一口，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喊道：

「妈妈，今天的蛋酥是咸味的，是妈妈喜欢的。」

我顺势拿起一块，吃了一口，对姚胜男笑笑：

「是咸味的，很好吃。」

「胜男喜欢甜味的，妈妈喜欢咸味的！」

「你以前，很喜欢吃甜食。」姚继来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说罢，他将手中的刀叉放下，摸了摸姚胜男的头，看也没看我一眼，留下一句「我还有事，先走了」，人就离开了。

关门声刚过，姚胜男轻轻开口问了我一句：

「妈妈.....」

「嗯？」

「我爱爸爸，更爱妈妈。」

我将姚胜男抱进怀里，低柔地呢喃：

「这就够了。」

.....

和姚胜男搬回家里后，我又恢复了每天接送姚胜男上下班的生活。除此之外，我通过网络搜集当前这个时代家用养老产品的相关信息，发现目前来说这部分市场竟然也是一片空白！

我心中忍不住大喜，几乎是夜以继日地通过各种手段去了解未来可能与这块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并花钱请专业的市场调研团队，针对家用养老产品的市场前景和潜在用户等信息做相关的市场调研，进一步去验证产品与市场匹配度。

就在我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网上曝出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消息，给我和林淑静制造了一点小麻烦。

林淑静回来后，再次入住了丽兹酒店的 1820 房间。

不巧的是，一次她在酒店餐厅用餐的时候，碰见了张念之。张念之见到她，便将发夹交给她。她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瞬间便想到也许是与有关，于是不动声色地拿了发夹，又跟他简单寒暄了两句。

正是这个偶然事件，被不知何人拍到了他俩人交谈的照片晒到了网上，一时间林淑静将舍弃兰内衣代言人的身份，改与依金合作的说法又泛了上来。

不仅如此，一家并不大的媒体，凭借几张我和张念之坐在一起参加兰内衣发布会和用餐、又和张念之一同上了他私家车的照片，迅速吸引了数百万的用户浏览。不少评论还暗暗猜访林淑静和张念之有那些不清不白的东西。

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便想到了当时那两个纠缠不清的记者和摄像。但是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能做的，也只不过是给林淑静打电话告诉她那天发生的事情并连连跟她道歉。

好在林淑静也不甚在意，还反过来安慰我不要在意的，并告诉我她的经纪人已经和兰内衣的团队定好了公关说辞。

「这都是小意思，你不用太担心啊！」林淑静在电话里安慰我，「倒是发夹，我什么时候拿给你？」

「你哪天方便？」我问道，「我过去找你拿。」

「那就星期天吧，周末正好我把小毓也接过来，她想和胜男玩。」

「星期天？嗯.....那子妍想给她儿子办派对，我问问她可不可以多两个人参加，你看这样可以吗？」

「行啊，没问题，你看着安排吧，提前告诉我一声就行。」

我将事情告诉刘子妍，刘子妍很爽快地应下，还有些兴高采烈地提议，既然小孩子们凑到一起了，不如给他们弄一个小型的变装趴体！

我又传话给林淑静，林淑静一听，也有些跃跃欲试起来。

挂断了电话，我又变得清静下来。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处在一阵迷蒙的浓雾中，而在这股迷雾中，似乎潜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有那么几次，我感觉自己离那东西很近了，可它却总是一瞬即逝.....

此刻，那种危险靠近的感觉再次浮现了。

我「啧」了一声，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并尝试着抓住那种危险感觉的本质。

我原本并不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但这种特质在姚胜男去世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在那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也在那一刻起，开始变得有些容易焦虑。

穿越到宋锦瑜身上之后，我的麻烦事几乎没有断过，但直到此刻我才发现，正是这些麻烦、纠结的事情，将我的焦虑驱散开来。

在我渐渐接受现在的身份、现在的生活之后，这种焦虑竟再次生了出来！

是我太多心了吗？

我望向客厅窗外，刚一愣神，便听见家里的大门被打开了，是刚才出去买菜的赵阿姨回来了。

赵阿姨边换鞋子边开始念叨今天菜市场上什么菜新鲜、什么菜涨价啦，我几乎没有听进去，只淡淡回应两声。

赵阿姨没有注意到我兴致不高，自顾自地说话：

「刚回来路上，我在公交站上看到你之前给我的那件内衣的广告了，等车的时候，还听见一对母女在那儿说话，那闺女要带她妈去店里看看呢！我差点没忍住上去跟人家说我就穿着呢，特别好……」

我这才笑了笑，打趣她「你都快成了兰内衣的活体广告、带货女王了！」

自从我在发布会上买了两件内衣带回来送给赵阿姨，赵阿姨穿了以后就赞不绝口，我们整个小区上了岁数的阿姨都被赵阿姨安利了一个遍！

就连菜市场上相熟的菜摊女老板都没逃过赵阿姨「买买买」的魔咒。

「咳，我这不是忍不住嘛，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天天跟这玩意打交道，老了老了也得注意仪表不是！」

赵阿姨说完，转身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饭。

我看了看时间，还有一段时间，索性一屁股又坐回沙发上，拿起了手机。

打开浏览器，我的手指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了几个字，只见被误会成林淑静和张念之的那几张其实是我和张念之的照片混在新闻帖中，大概因为会场比较暗的原因，加上我那天还戴了一副墨镜，这样看确实不太容易看出端倪来。

我的手指按在一张照片上，那张照片上，张念之正绅士地为我打开车门。看样子，拍摄者距离比较远，照片有些模糊。

我望着照片微微皱眉，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一幕.....

「咚咚咚咚！」赵阿姨不知在厨房敲打什么。

「听说姚胜男他妈，因为争宠不成，就转头给姚胜男他爸找了顶绿帽子戴，跟别的男的好了！」

一个女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是那天在医院陪刘子妍时梦中的声音！

「那句怎么说来的？三他人者，人恒三之！」

「哈哈哈哈哈人恒三之！」

年轻时的我忍无可忍抓到一本书，在床帮上猛地敲了几声——

「咚咚咚咚！」

混在咚咚中的那个女孩说的话，我想起来了！

她说的是：

「听说那个人就是那个有名的张念之！」

38

我的冷汗在一瞬间出了全身，整个身子僵在那里。

就在此时，手机屏幕上跳出一个来电，显示着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发僵的手指，几乎有些颤抖着按下了接听。

「你好，是.....宋锦瑜吗？」对方的声音有些不肯定地打招呼，
「我是罗书语。」

原来是她，我轻轻舒了口气。

「对，是我。」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几张照片，是林淑静和张念之的，但是有几张照片上林淑静穿的衣服和你那天到医院来的时候穿的一样，我在想.....那会不会是你啊？」

「嗯，是我。」

我对她的疑问感到奇怪，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难不成她误会了什么？

「怎么了？」



罗书语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犹豫豫地：

「那个张念之，我见过。」

她的话一出口，我险些握不住手机——张念之，怎么又是他？

「在哪儿？」

「在医院，许金兰的病房里。」罗书语说完，又连忙补充道，
「我是感觉很奇怪，所以才忍不住想告诉你。」

「哪里奇怪？」

我想起刘子妍说过，许金兰和张念之关系不错，这样的话，张念之去看许金兰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转念一想，罗书语又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说呢，就是网上有人说张念之当年爱慕许金兰的事情，你知道吗？」

「嗯，大概了解一些。」

「如果你喜欢的人和情敌结婚了，那么，你会去接触情敌喜欢的人吗？」

她的话一下子惊醒了我，如果上一世，宋锦瑜真的是和张念之一起给姚继来戴了绿帽子，很难说张念之不是为了报复姚继来！

可是，张念之接触我的时候，我是假借了林淑静的身份啊！这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那么多的模特他不选，偏要兰内衣的代言人，这本身就很奇怪不是吗？

还有。。。难不成，他其实已经发觉了我和林淑静是两个不同的人？

他到底想干吗？

我的大脑飞转，无数种假设在我的脑海中飞来飞去，竟让我有些头昏起来，但是我知道不能自乱阵脚，我问道：

「他经常去看许金兰吗？我听说许金兰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嗯，我只见过一次，并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许金兰的状态原本很不错，但是张念之走的时候，许金兰就又有些不正常了，我和护士安抚了很久。」

「你还记得是哪天吗？」我问她。

罗书语回想了一阵，却只想起个大概，并不能完全确定准确时间。

我没有告诉她方才回忆起来的事情，只是宽慰她两句，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她虽然觉察到张念之的奇怪，但眼下看来，似乎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她只是再次叫我还是要小心防范这个人，也就不

再纠结张念之和许金兰的事情了。

「嗯，谢谢你的提醒，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去问姚继来找找看。」我向她道谢，又问，「你的腿怎么样了？」

她爽朗一笑：

「已经在上班了，健步如飞！哦对了，你最近有见到他吗？」

心跳漏了一拍，我的回答也慢了一拍：

「昨天晚上去接李意合的时候，见到一面，没有打招呼，他就走掉了。」

「你.....你有没有想过将这件事告诉他啊？」

我愣了一下，如实回答：

「没有。」

又是一阵沉默，我反应过来，她之所以这么问，大概希望我将告诉她的事情也告诉李清晏吧，这样，李清晏对我.....

「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我轻声地说了一句。

.....

第二天，去幼儿园接姚胜男的时候，小意合跟我和胜男一起到了我家，在我家吃过晚饭，又玩过游戏，李清晏一直没有消息。

眼看李意合和姚胜男都上眼皮打下眼皮了，我索性给他俩挨个洗了澡，让他俩先睡了。

守在姚胜男的小床边，看着两张安然睡去的小脸，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又发起呆来。

你们两个的人生，会不会因为我的选择，不再重蹈上一世的悲剧？

如果可以的话，即便赔上我现在的一切，又有什么可惜？

我已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现在的人生，如果非要给它赋予什么意义，那么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了吧。

不是吗？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将我从神游中拉回，我快速起身走出房间，猫眼后面，正是李清晏，我轻轻打开了门。

「下班了？」

「嗯。意合呢？」

「睡着了，在胜男房间，我去抱.....」刚要说去抱李意合的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在他家那天晚上的情景，连忙改口，「你去抱他出来吧。」

「可以待一会儿吗？」李清晏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想喝杯水。」

不知为何，我有些慌张，将他让进屋子时甚至有点手足无措。

我倒了一杯温水放在他面前，犹豫了片刻，才缓缓坐在了他对面。

这种氛围下，两个人相顾无言似乎有些暧昧，可我一时也想不起说些什么好。

「罗书语已经出院了。」他一口气喝下半杯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嗯，我知道。」我忙接话，「今天我们通话来的。」

又是一阵沉默，我轻咳了一下，试图开口：

「你和罗小姐是……」

他打断我的话：

「我和她什么也没有。」

我半张着的嘴巴卡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他将剩下的水一口气喝光，「我去追她的那天，没有注意到冲过来车辆，是她扑过来推开了我。」

「那一瞬间，要说不感动，是假的。」

「在医院照顾她的这段时间，我尝试过让自己用一个男人看待女人的眼光去欣赏她，但是最终，我发现，我可以像一个兄长一样照顾她，可以像朋友一样照顾她，唯独不能像男朋友一样照顾她。」

「想到这些，我又觉得自己好笑。」

他说着，竟真的嘴角轻撇一下。我被他这一笑触动，有些呆住。

「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喜欢她，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确定对你的心意，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想到，我竟一件事也没有为你做过。」

他的眼帘抬起，直看向我：

「我竟什么事也没有为你做过。」

我想劝他不要苛责自己，可这样说，会不会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我思来想去，我之所以没能为你做过一件事，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对我究竟是什么看法，不知道你和姚继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胜男有所顾虑.....我不知道，如果我鲁莽地做了什么，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只好将目光落在他的肩上，他的双肩塌了一些，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一沉。

「我没有父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小时候生病，看到那些有爸妈带着在医院看病的孩子，感觉他们真是幸福，所以长大后，选择在儿童医院工作。现在的收入虽然不算太高，以后还会涨一些。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其实是意合的爸妈留给他的房子，我也在攒钱买房。」

「至于意合，他爸妈去世后，我承诺了他外公外婆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将他养大，所以，他也算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全部情况。我将我的一切都告诉你，只想要你一个答案。」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他的话平平淡淡的，就像在念一份药品说明一般。

他将药品说明念完，还要问我是否对症。

我怔怔地看着他，内心突然变得空洞，空洞中有个巨大回声：我对你来说，究竟是患者，还是医生？

「清晏。」

我低低地唤了一声，只见眼前这个年轻的男人目光如水，沉静而温柔地看着我。

「你什么也不要为我做。」

我终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伴随着这句话，我看到他眼中的光芒暗淡下去。

「如果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做的话，请你.....」

「一定要幸福地活下去。」

他的眼中似乎闪烁着什么，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不知道我所经历过的那一世中，他会走向何种结局，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多想告诉他，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能幸福地生活下去、幸福地走完一生，可我明白，这话说出来，听在他耳中，不过是一句冰冷的拒绝而已。

我应该告诉他吗？

怎么说？

如果一个人提前知道自己人生的结尾是凄惨孤独的光景，对他的人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不无疑惑、不无担忧、不无心酸地望着他。

他会如何选择？

是听天由命，还是.....

「清晏，你听我说，我不是宋——」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谁？」

我吓了一跳，有些反应不过来地抬起身子，倒是李清晏迅速地站了起来，向大门走去。

「是我。」门外的声音低沉模糊，似乎有意压低。

我跟在李清晏身后，他在猫眼中看了一眼，小声向我确认：
「姚继来，开门吗？」

我点点头。

李清晏眉头轻轻抬了一下，没再多话，打开了大门。

姚继来一身黑衣站在门外，有些惊讶：

「你怎么在这儿？」

39

「他来接意合。」我抢在李清晏前面说。

姚继来不理睬我的解释，目光逼视李清晏。

李清晏原本毫不怯弱地直视对方，直到我一声轻咳，他才抿了抿嘴角：

「我去把李意合抱出来。」

李清晏转身走进去。

「你怎么来了？还在这个时间？」我站在门口，没有请姚继来进来的意思。

「有两件事要跟你说。」姚继来直接忽略我的抵触，「不请我进去？」

就在这时，李清晏已经抱着李意合走到了门口，他用外套包住小意合，小意合安稳地趴在他的肩头继续睡着。

「我先走了，谢谢你照顾他。」李清晏对我说道。

「嗯，注意安全。」

我一边嘱咐，一边伸手将包在意合身上的衣物裹紧了一些。手还未收回，便被姚继来一把抓住，我还未及反应，就听见姚继来声音中带着不愉快对李清晏说道：

「李医生，不好意思，我跟我闺女她妈还有点事情要说，就不远送了。」

李清晏没有理会姚继来的挑衅，只对我点了点头，而这似乎更惹恼了姚继来，引得他失了风度说了一句：

「一个人照顾不好孩子的话，请个保姆应该更好一些，就是不知道医生的收入能不能请得起保姆，要是.....」

「你说什么呢？！」我有些生气地打断他，「我愿意照顾意合，关你什么事了！」

姚继来被我一声呵斥闭上了嘴，李清晏眼帘闪动两下，突然开口：

「谢谢姚先生关心，我现在的收入确实请不起阿姨，所以只好麻烦锦瑜了。」

说罢，他的嘴角微微一扬，对我浅浅一笑

「明天早上吃虾仁蛋羹好吗？意合今天说想吃来的。」

我几乎想也没想，就一口应了下来，直到李清晏的身影从电梯口消失，才回味起他说的话，那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明早他也要来？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给我去求证了，姚继来挡在门口，面露不悦：

「我可以进去了嘛！」

说罢，也不等我答应，就自顾越过我走进了房间。

「你刚才说有两件事，是什么？」

我关上门，在他后面走进了客厅。

「我饿了，有吃的吗？」姚继来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有些撒娇地说道，「我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

「那你快点说完，然后去外面饭店吃点东西。」我急于打发他离开。

「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去餐厅了。」姚继来往沙发里深深一坐，大有耍赖皮的架势，而他的肚皮也很是配合地在这时一阵咕噜作响，十分到位。

我叹了口气：

「煮面条可以吧？」

「嗯。」他的嘴角扬起，狡黠一笑，「要加大虾。」

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

「点两滴酱油就行了。」

面条很快就煮好了，没放大虾，但是加了一颗荷包蛋，他倒也不挑，当真滴了两滴酱油便呼噜呼噜吃下去了。

最后一口面汤喝完，他心满意足地松了口气，面碗一放下，直接开口说道：

「我要说的是，已经查到了在网上持续发我黑帖的人是谁，证据已经都齐备了。我们根据上次林淑静在酒店里拍到的几个人的照片入手，从里面的人和一些信息上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顺着这些蛛丝马迹，找到了一些人证物证。」

我有些莫名其妙：

「倒是个好消息，但是跟我说有什么用？直接交给警察或者起诉不就得了。」

「你就不好奇是谁吗？」姚继来饶有兴味地问我。

「是谁？」我顺着他的话头问回去。

「说了你也不认识。」他有些得意。

「那就别说。」我有些生气了，大半夜跑来找我逗闷呢？

「我错了，我错了。」姚继来忙道歉，「发黑帖的不是一个人，算是一个小团伙，你确实不认识，但是他们幕后的人，你就不陌生了。」

他的话一出口，我便猜到：

「张念之？」

他的眉毛挑了一下：

「这么快就猜到了？」

「真的是他？那你准备怎么办？」

「当然是准备办他，只是光凭这些，还不够打击他。真正能打击到他的，是第二件事。」

姚继来神情严肃，连我都跟着有些紧张起来。

「昨天你在电话里跟我说张念之去医院看过许金兰之后，我按照你说的大致时间，查找了当时的所有录像。」

「录像？什么录像？」我狐疑。

「说来话长。」他清了一下嗓子，「简而言之，就是我让人在许金兰的病房里安装了监控摄像。」

「你？」我大惊，「这是不允许的吧？你怎么能私自这么做？」

他抿了抿嘴巴，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一般，片刻后下定决心般解释道：

「她住院这几年，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有时候，她就像是精.....唉，发癔症，医院方面想要给她做精神鉴定，我知道，一旦鉴定为精神病，对她而言，将是一种极大的折磨。」

「尤其是她那样骄傲的人，更何况，她清醒的时候，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所以，我花了大价钱，坚持让她在普通医院里养病。」

「我很少去看她，一方面因为忙，另一方面，我不敢面对她。直到有一次，我到医院看她，她嘟嘟囔囔说有人要害她，她那个样子，既不像个正常人，可也不像是在说疯话。我担心有人对她不轨，所以我私自派人，在那个病房装了一个隐秘的摄像头。」

说完，他抬眼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这个行为不对，她去世后，我就将那个摄像头拆掉了。」

我默默地听他说着，不愿去评价他的行为。

「原本那些东西拆回来以后，我收到了一边，直到昨天你提到了张念之的事情，我才把那些监控录像拿出来看了看。」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他突然问。

我被问得一愣，只见姚继来竟不知何时红了眼眶，我心中咯噔一下，心底浮现了令人非常不适的画面。

姚继来将一枚硬盘放到桌上，我会意拿来笔记本电脑，又将姚胜男房间的门关上，这才让姚继来点开了录像。

拍摄角度正对许金兰病床，只见许金兰靠坐在床头上，心情似乎不错。视频里面，她将自己的头发披在一侧，两只手轻柔地抚摸自己的头发，没一会儿还编起发辫来。隐隐约约地，她似乎还哼哼着什么调子。

一切是那么静谧祥和，我竟看得有些呆了。

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大概两分钟，画面外就响起了门打开的声音。不过半分钟的时间，一个男人的身影走进了病房。

许金兰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看到来者，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解，足足过了四五分钟，才听见她喃喃地、痴痴地念：

「张.....张.....」

「金兰。」张念之站在病床的床脚，背对镜头唤道，「是我，念之。」

「张.....念之.....张念之.....」许金兰重复几遍。

他将他的名字重复几遍，我敏锐地觉察到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明，仿佛一个人渐渐找回了的回忆的样子。

「你还记得我吗？」张念之问。

许金兰却答非所问：

「你来干什么？」

只不过一瞬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沉静，仔细听，似乎还有一丝.....恐惧？

「我.....」张念之背对镜头，他的头部轻微晃动、上扬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我听说你最近有所好转，所以.....来看看你，毕竟.....」

「你来干什么！」许金兰再次问道，目光中警惕渐增。

我有些纳罕，怎么回事？许金兰此刻的口齿清晰，眼神冰冷犀利！完全不像他们口中说的那样有精神错乱的迹象。

「呵！」张念之顿了顿，轻笑一声，「看到你没事，我真是宽慰许多。」

「这么关心我，可真是奇怪了。难不成是因为你还喜欢我？」许金兰说着，用手将自己的发辫又散开来。

「你知道我的。」张念之一顿，「我.....我其实有别的事情，想和你商量。」

「说来听听。」许金兰眼皮都不抬，又开始重新编起发辫来。

「你知道，我对许老一手创办的内衣厂很重视。我现在也经营着一家内衣公司，我希望将许老的内衣厂和我的内衣厂合并到一起经营。」

「你想收购我家的内衣厂？怎么？你的内衣公司不行吗？」

「怎么会！你知道，我是专业学服装的，在内衣这方面又跟着许老学了这么久，经营内衣厂是小菜一碟，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一来是为了保护许老的心血，二来金兰你的身体状况不佳，继来的生意也很忙，顾不上内衣厂。与其这样.....」

「与其这样，不如将我家的内衣厂卖给你？是吗？」许进来的发辫刚编好，又开始拆散。

「当然，还是要看金兰你怎么打算。」张念之一副温柔的语调，很是为她着想的样子。

「我？我没什么打算？」许金兰说着，轻笑一声，又开始编辫子，「不过一家内衣厂而已，我才不像某人，我懒得为这个费心机。」

她话里有话！

显然，视频中的张念之也听出了她话中的讥讽，他没有作答，只是微微转了一下身子，这下他的侧面对向了摄像头。

「卖给你也不是不行，你惦记我家的内衣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不把内衣厂让给你，我真怕你想疯了。呵呵呵呵~」

许金兰说完这话，抬眼直直逼视过来，她的目光灼灼地，一时间我竟分不清，她看向的是张念之，还是摄像头！

「你打算出多少钱？」许金兰问。

她的语气淡然，像是经常在谈判桌上与人交战的老手，全然没有一点神志不清的样子！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段视频，我简直不敢想象！

张念之的动作一顿，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从中拿出一份文件来。

「我已经将所有的条件都拟好，这个价钱，远远超过兰内衣现在的市值，如果你同意的话.....」

「如果我同意的话，你筹划了多年的计谋就终于得逞了，不是吗？」

说着，许金兰将那份文件扔到一旁。

「计谋？」张念之温和一笑，似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什么计谋？」

「呵呵呵！」许金兰笑道，「老天爷，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不必装了吧？」

「我中毒的那天，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张念之的动作似乎冻结了一瞬，那种虚假、温情的笑容都没得及收回。

「那天的计划，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因为信任你，所以我只将把那天的恶作剧告诉了你一个！我明明放了一瓶假的在那里，为什么？为什么我喝下去的，却是一瓶真的？」

张念之的神色也僵了下来：

「农药放在那里，谁都能动，最有可能动它的，不是姚继来吗？」

「是的，你说的没错，谁都有可能动它。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是我要喝的道具！假如他知道我要干什么，怎么可能会愚蠢到以为我能喝下去那么臭的东西？」

「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我喝掉那瓶农药之前，你给我端的那杯果汁就是最大的问题！」许金兰的声音开始亢奋，眼神也变得狂热起来，「喝下果汁后，我就失去了嗅觉味觉！这是我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想到的唯一的真相！那杯果汁，才是罪魁祸首！」

此时许金兰的发辫已经再度被她扯散，在她脸上呈现出的是无边的恨意，用一双怨毒的眼睛瞪着张念之。

张念之没有反驳！

甚至都没有害怕！

他就那样镇定地站在那里，久久无言。

我几乎开始害怕画面中的张念之会趁着无人之际对她做什么的时候，张念之突然笑了笑，轻柔地说道：

「你竟然.....猜到了。」

听见这句话的我，血液几乎在一瞬间冲上了头顶！

我原以为许金兰方才说的是疯话，万万没想到，张念之竟承认了！

「看来你疯得也不是很彻底嘛！」张念之说着，竟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了。

「不过你也疯得够可以了，要不是你当年着魔一般要嫁给姚继来，我怎么舍得对你下手呢？」

「无耻！」许金兰从嘴里崩出两个字。

「哼！那也好过许小姐的下贱德行。你倒是说说，那姓姚的有什么好？在所有的嫌疑都在姚继来身上时，你竟然拦着你爹报案，还借此硬是嫁给他？你一个大小姐，非要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穷逼，你不是下贱，是什么？」张念之的语调轻松愉快，可话中内容却字字诛心。

「至少，我赌对了。」许金兰咬牙说道。

「哼，那又怎么样？他还不是把你往医院里一送，就不闻不问了？」张念之反问，「你嫁给我，都好过嫁给她。退一万步讲，只要当时姚继来送进了监狱，我娶你，那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凭着你这份功劳，我也不会亏待你不是？」

「你真叫人恶心。」许金兰一脸厌恶地说道。

「我叫人恶心？」张念之听见这种话，面上非但没有露出不悦，反而显出一副撕破脸皮的畅快和阴狠来，「姚继来倒是不恶心，但是 you 和她结婚后，他倒是碰过你吗？」

许金兰将头撇到一边，没有回答。

「但是他可是在外面搞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说到这里，张念之又想起什么似的，「不过这也是你和父亲自作自受。」

听到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许金兰又有了反应：

「你竟然这么说我爸爸！我爸对你有恩！」

「对我有恩？有什么恩？哦~我明白了，你说的就是你爸把我和姚继来接到你们家，培养上门女婿这件事？」

许金兰对张念之怒目而视，张念之却视而不见：

「怎么？我说错了？你爸不就是这么个目的吗？我们这些穷人在你们眼里是什么？种狗吗？看得上，就弄来跟你这条母狗配

种，看不上，就当成丧家犬一样随意打骂？！」

「你胡扯！我爸才不是这样的人！要是我爸真有那样的想法，早就把你从我家赶出去了，凭什么还留你在我家工作！」

「那是因为我有用！」张念之一声怒吼，脸上的肌肉第一次变得扭曲起来。

「算了。」张念之忽然语气急转，「这都过去了。既然那个老不死的已经死了，而你……」

张念之用戏谑的眼神在许金兰身上打量一番：

「你这个样子，脱光了我都懒得看你一眼，想必姓姚的也差不多。」

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心中的怒火直冒，忽然耳边传来一阵怪异的动静，转头看向姚继来，原来是他攥紧拳头时，骨节咔咔作响的声音。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他的掌指关节竟都是伤口。那种伤口，一眼便可看出是怎么回事。我瞄了一眼他手背上爆起的青筋，想必他独自看这些录像的时候，也是悲愤不已吧！

录像还在继续播放，许金兰像是被张念之的话语触到了痛处，转过头去，不愿触及他揶揄鄙夷的眼神，可张念之显然不愿意放弃伤害她的机会：

「要我说，即便是放在几年前，他也未必愿意要你。要说他能娶你，你还得感谢我，要不是我给你喝了药，你能如愿嫁给他

吗？笑话，你们这些女人哪，想靠恶作剧引起男人注意，是不是小说看多了？想套住男人，不得下点血本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说完这句话后，许金兰突然扯起自己的发辫，眼神也变得狂热迷乱起来：

「我要嫁给他！我要嫁给他！爸爸！我要嫁给他！」

尖利的叫声响彻整间病房，张念之沉着地将他那份合同装回自己的包中，不过片刻，录像中出现了四位医护人员，其中一个正是罗书语。

只见张念之的脸上早已卸下了方才的阴险笑容，转而换上一种关切惊惶的神色，对着罗书语说道：

「医生，你快看看，金兰这是怎么了，方才她还好好的.....」

罗书语顾不上跟他说话，连推带搡将他赶出了病房。

录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姚继来关闭了那个画面后，久久没有动作，我看到他紧握的拳头上，那些血痂又绽了开来，便要起身去给他拿药箱。

我刚要站起来，姚继来就说话了，一场静默后，他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我点点头。

「你明白吗？都是、都是张念之，是他！」

「我明白。」我凝眉看他，「他害了许金兰，就这一条，也够他蹲监狱的了！」

「不光是许金兰。」他沉沉地念道，「许老爷子、许阿姨、刘子妍，还有……」

他没有说完，我已经明白他话中所指。

「我已经和律师将证据链进行了整合，律师明天就会将资料提交给公安机关并准备提起诉讼。这一次，我一定要他身败名裂！」

接着，他又嘱咐我张念之看来是知道我和姚胜男的存在，我也将张念之可能对我和林淑静有些混淆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冥思苦想了一阵，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看眼下他就算有什么阴谋诡计也施展不开了，索性便不去想那些了。

姚继来离开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牵扯了姚继来和刘子妍的悲剧，这一世终于真相大白了！

41

星期天，我带着姚胜男和李意合早早到了刘子妍家，也是宋锦瑜原本住的那套房子。

只见客厅里摆满了玩具和零食，屋子里挂满了气球和装饰品。

姚胜男一大早就嚷嚷着要穿那件小熊猫的 cos 服，李意合穿了一件绿色小恐龙，姚宗盛则穿了一件哈士奇的 cos 服。三个小朋友一见面就哈哈大笑。

因为林淑静和小毓还没有到场，刘子妍就安排三个小朋友到她为姚宗盛打造的游戏角去玩，那个角落里，有一面墙被刷上了黑板漆，任由他们在墙上写写画画，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李医生怎么没来？」刘子妍问我。

「他、他有点事情。」我答道。

「今天不是周末吗？」刘子妍有些惊奇。

「叔叔今天和罗阿姨约会去了。」

李意合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仰着小脑袋插了一句话。

刘子妍的表情瞬间变得更加讶异，可随便她怎么追问，我都没有松口满足她的八卦欲望。见我不接她的茬，她倒也不在意。

她这两天心情好，自从前两天电视和网络上放出一段张念之在许金兰病房里自曝自己曾经下毒，企图陷害姚继来的视频之后，公众们一下子醒悟过来，不光那些先前因为网络上的黑帖对姚继来讨厌至极的人，就连从来不关心这些乱七八糟新闻的人也就知道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原本对姚继来的一片骂声瞬间消失，人们瞬间对姚继来同情和支持起来，最显著的是，姚继来公司的股票价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节节攀升！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让刘子妍开心的。这两天最让她心情愉悦的，是姚继来跟她求婚了！

姚继来刚跟她求完婚，她便第一时间告诉我了。起先，她的愉悦中还带着一些犹豫和歉意，但当我一再表示自己真的、真的不介意以后，她竟笑着笑着大哭了一场。

电话那头，她呜咽着哭个不停，声音中满是委屈和悲伤，我默默地听了许久，我知道，这块大石头，已经压在她心里太久太久了。过去的几年，她活得也很苦吧，一边是自己爱而不得的人，一边是被自己害了的那个女人，懊悔和愧疚将她压了这么多年，但她依然坚强地撑到了现在。

我轻声安慰她，直到她最后抽抽搭搭地跟我说谢谢，这才挂断了电话。

此刻，看着她穿着一条玫粉色连衣裙，像个花仙子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禁微微笑了出来。

没一会儿，高秘书开车来到了刘子妍家。原来是姚宗盛派他来送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超大的蛋糕和两件孩子穿的衣服。

当我将姚胜男的公主裙展开时，高秘书笑着说道：

「这两件衣服还是姚总亲自挑的呢！为了不辜负姚总一片心，希望两个孩子都可以尽快穿上。」

「嗯，知道了。」刘子妍不死心地问，「继来怎么还没来？」

「姚总还有点事情，脱不开身呢！」高秘书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向我俩瞟了一眼，这一眼瞥得极快，眼神中有些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但我没有捕捉到。想到自己最近休息得不是很好，我想着大概是自己看错了吧。

「麻烦你跑这一趟了。」刘子妍全然没有注意到刚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对高秘书微微一笑，将他打发走了。

高秘书走后，我将公主裙拿起看了两眼，再看了看一大早就闹着穿小熊猫衣服的姚胜男正玩得欢，便顺手把裙子放到了一边。

刘子妍也将姚继来买给姚宗盛的小王子看了看，装放到了一旁，我见她脸上还浮出一抹无奈的笑来。

「怎么了？」我问她。

「衣服有点瘦，我们宗盛应该穿不上。」她倒满不在乎，说着，还看向挤在一起在黑板墙上画画的三小只，「李意合穿倒是合适。」

说完，她又将蛋糕放在了桌上，和她早早准备好的蛋糕并排放在了一起。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空档，林淑静和小毓就到了，小毓穿着的是一只长颈鹿的 cos 服，高高的脖子直直在耸到空中，随着她走路跟着一颠一颠的，可爱极了。

林淑静一进门，就拿出发夹交给我，我叫来姚胜男，姚胜男接过发夹道过谢，又跑到刘子妍面前，甜甜地说道：

「子妍阿姨，我可以将你送给我这只发夹送给小毓一只吗？这样我和我的好朋友小毓就可以一人一只了！」

得到刘子妍同意的姚胜男乐颠颠地跑去将那只发夹戴到了小毓头上，一边戴还一边大声解释：

「我今天戴的是胡萝卜发夹，下次我们就可以一齐戴这个了！」

人已经到齐，刘子妍打起精神组织我们玩起了小游戏，什么叠报纸、组队猜拳、你画我猜.....好几个小游戏轮番上阵，几个孩子玩得非常开心，可以感觉到刘子妍为了给姚宗盛举办这场派对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游戏空档间，大家纷纷坐在地毯上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赞叹，刘子妍确实是个好母亲。

如今姚继来也已经放下心结，敞开心扉去接受她，他们两个未尝不能组成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

给姚胜男擦汗的时候，我听到小毓跟林淑静说了声「小姨这个快掉了！」

她奶声奶气的话音未落，我就听见林淑静一声惊呼：「小心！」

我忙转身去看，只见姚继来送来的那个蛋糕，不知什么时候被桌上的东西挤到了桌边上，小毓走过去的时候，顶在她头顶上的长颈鹿脑袋一下子挂到了蛋糕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那个蛋糕便晃了一下，啪嗒扣了下来，恰好蹭了小毓和离她很近的李意合一身。

几个大人忙起身上前，小毓受了点惊吓，又觉得自己闯了祸，吓得有些不知所措。李意合也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看地上的蛋糕，又看了看我。

「没事没事，都怪阿姨刚才没有把蛋糕放好。」刘子妍反应很快，「小毓和意合没事吧？」

小毓有点怯怯地看了看林淑静，林淑静正拿着纸巾给她擦身上的奶油，先是安慰了小毓两句，也说没事没事，小毓这才松了口气，跟刘子妍道歉：「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是阿姨不好，吓到小毓了。」刘子妍也柔声回答，「我们还有另外一块蛋糕哦，你不要担心。」

我拿着纸巾给李意合擦身上的奶油，这时姚胜男说道：

「妈妈，小毓和意合哥哥的衣服都脏了！」

听到这话，刘子妍像是响起什么似的，连忙拿来那件小王子服递给我：「给他穿这个。」

我有些惊讶，忙去看姚宗盛，只见姚宗盛的粉粉圆圆的小脸上写着大大的不在乎：「我不喜欢那件衣服，送给他吧！」

姚胜男见状，也忙扯住我的衣服大喊：「妈妈妈妈，我想把公主裙送给小毓，可以吗？」

听见我说那是她的东西，她可以自己做主后。当我把公主裙递给她时，小胜男似乎愣了一下，但是她很快就接过裙子去给小毓了。

小毓和李意合分别换上衣服后，四个小朋友竟然玩起了公主王子结婚的游戏，姚胜男说自己是小熊猫，所以给公主王子表演一个滚绣球，只见她抱起一个圆球，躺在地毯上灵活地打了好几个滚，那样子憨态可掬，都得大家哈哈大笑。

姚宗盛也不甘示弱，他穿的是哈士奇的衣服，所以非要让李意合扔东西给他去捡，搞得李意合一度在客厅里转着找合适扔出去的东西。

看着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我的思绪却飘到了别处，刘子妍怕再出什么意外，一直围在孩子们左右。

林淑静不知道何时坐在了我身旁。

「在想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回过神来，对她笑笑，「就是有点累。」

「就这么让给对方了？不后悔？」

「你怎么知道？」

见我一脸惊讶地看她，她笑了起来：

「我又不瞎，一进门就看见她那啥瞎眼的大钻戒了，那不是最近特别有名的那套婚戒其中的一只吗？」

见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她自顾自说道：

「看来是真放下了啊！这么大的订婚戒指都没放眼里。」

我笑了笑：

「我有啊！」

「姚总真是财大气粗！」林淑静晃着脑袋啧啧称道，「看来续约的时候我得多吃点代言费！」

我微微摇了摇头，终究没有说，我的钻戒，与姚继来无关。

一番吃喝过后，刘子妍提出要带孩子们到附近的公园玩一会儿！大家在屋里待得有点闷，于是齐齐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人数有点多，又担心公园附近不好停车，索性决定步行去公园。

一群人浩浩荡荡出了门，场面还真是有些壮观，听着几个孩子兴致高昂地说话、大笑，我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刚出小区大门，一丝令人不舒服的感觉便涌了上来。

那是一种寒冷的、黏着的感觉，就好像——

一道阴森的目光，在跟着我们。

42

「怎么了？」林淑静有些关切地问我。

我摇摇头：

「没什么。」

说完，我向身后又看了一眼，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大概是我多心了吧，没有必要让大家跟着我一起疑神疑鬼的。

出乎意料的是，虽是周末，但公园里的人却不多，我们一行人找了个空旷的地方，将野餐垫铺好，三个大人就坐了下来，任由四个孩子去草地上打滚去了。

「真好啊！」刘子妍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满足地感叹。

「好什么？」林淑静微笑着，慵懒地靠在背后的树上。

「我以前就总幻想，闲暇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一起带孩子逛公园、逛商场，想想就开心，但是自打生了姚宗盛，光是照顾他就快累死了，再加上我也没什么朋友，就.....」说到这里，她连忙打住，「总之，这可是头一次啊。还别说，公园里的环境真舒服。」

她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却有些心神不宁。自从网络上曝光出那段录像视频后，张念之人就不见了踪影，公安机关在他的公司和住所都布下了人，但他们公司的人却说张念之两天没来公司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

想到这里，我四下望了望，四周零星有几个妈妈带着孩子玩耍，还有两对老夫妇在悠闲地散步。

再玩一会儿就招呼大家回去，我在心里默默想到。

「哎，锦瑜，帮我拿下手机，我去一下洗手间。」林淑静将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她的手机，塞进了随身的小包里。

「诶？你这么一说，我的手机呢？」刘子妍疑惑地在自己身上摸索一番，尔后自言自语，「啊！手机在包里，出门忘了带了。」

林淑静走后，我俩静静地坐在原地，没一会儿，刘子妍小声说了一句：

「谢谢你。」

「嗯。」

我轻轻地应了一声。

远处，姚胜男又开始表演熊猫滚，姚宗盛不甘落后也抱住小腿开始滚起来。小毓和李意合则在一旁一边拍手叫好，一边哈哈大笑。

我和刘子妍默默地看着他们笑闹，微风徐过，渐渐将我担忧和疑虑也轻轻地吹走，一切都那么美好。

直到手机响起的上一秒，我还沉浸在这种恬静的氛围中，下一秒，阴霾就迅速扑了上来。

「是我。」李清晏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他不是和罗书语在约会吗？怎么语气听起来.....有点生气？

「你现在在公园里吧？」他问道。

「是啊，你怎么知道？」

「你出来一下，我在公园入口这个地方的凉亭下。」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问清究竟怎么回事，他已经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黑掉的屏幕，犹豫了一下，还是跟刘子妍打了声招呼，说自己很快回来，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孩子们，便转身走了。

我快步走到凉亭，远远地就看见立在那里的李清晏，只见他有些焦躁地在亭内走来走去，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小区保安告诉我的，他听见你们谈话了。」他的语速飞快，仿佛再迟一秒就会忘记这个答案一般。

哦！怪不得！刚才在小区感受到的原来是保安。

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问：

「你不是和罗……」

「那是什么意思？」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什么什么意思？」

「你不是宋锦瑜！那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宋锦瑜，还能是谁！」他用机关枪一样的语速向我发问，「这是什么拒绝人的新说辞吗？」

见他情绪激动，我想要开口劝慰，可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就算是拒绝我的说辞，为什么是别人告诉我！还是说，你连亲口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我不是宋锦瑜。」我在他的话音落地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现在我亲口跟你说了，你可以相信了吗？」

站在我对面的他，眼神中半是讶异半是痛苦地朝我望了过来，即便情绪如此激动的情况下，他也仍保持着固有的理性。

他不再连连发问，嘴唇翕动，像是吞咽每一个快到嘴边的字眼。

单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便明白，罗书语大概是把我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了。

这样也好，就这样掐断他的念想，从此我再也不用为这件事伤神了，不是吗？

可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和不解，真是我想要的吗？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我什么也做不了。

在我走过六十个春夏秋冬后，在我经历过六十载悲欢离合后，
我原以为我对这世界早已没有期待和感动。

可老天爷没有放过我，他让我再次苏醒，让我重新拥有了一具
年轻鲜活的躯体！

我的生命重新有了意义，我的生活再次有了希望和欢乐，我的
精神健康，我的身体强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恩、让我对
未来充满期待！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这新生的恐怖——

我的心.....竟有了悸动。

站在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在我的记忆中，明明只是一个名字。
可现在，他就这样站在我的面前，不是幻想、不是虚妄，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一个有情有义的、实实在在的男人。

我无法忽略自己面对这个男人时的心动。

但.....

「想必你在书语那里已经知道了全部，就不必我再重复一遍了
吧。」我的声音沉静冷淡，听上去毫无波澜，很好。

「我！」李清晏急促地开口，可又像被什么哽住一般，猛地收住了声音。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帮助意合和胜男都幸福快乐的长大，让他们拥有不同于上一世的生活。至于李医生你，因为你对意合来说，是很重要的人，我希望.....你也能幸福。」

「如果我不幸福呢？」他有些赌气地反问。

我强忍着发酸的眼睛，强作镇定：

「那就至少，不要出国。」

「不要出国？」

「不要误会，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李意合，他成年后，外公外婆就没了，你走后，他很不快乐，如果连你也走了，他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我只告诉了罗书语，上一世李清晏在李意合成年后去了国外，再也没有回来，并没有告诉她关于清晏的结局。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仔细地搜寻，企图看出哪怕一点点破绽。可他终究还是失望了，于是他的声音低沉下去：

「我是一定要去的！」

「为什——」

我第一次意识到，他远走海外的原因，或许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可不容我提出疑问，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叫喊！

我吓了一跳，几乎本能地朝凉亭外走去。

那阵叫喊声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加急躁。

隐隐约约地，我听出叫喊声中夹杂着「救命」、「孩子」两个词，几乎在一瞬间，我的眼皮狂跳，不等李清晏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撒腿向来时的路奔去！李清晏也跟了上来。

呼救的声音越来越近，那声音.....分明就是刘子妍！

我感觉自己头皮发麻，脑海中只剩下一片轰鸣和她大声的呼救，出什么事了？！

当我拐过一条小路终于看到刘子妍人时，只见她怀里使劲抱着两个孩子，还在大声呼救，林淑静在一旁拉住旁人求助：

「借你手机用用好吗！」

「借你手机用用好吗！」

带她看到我时，第一时间冲了过来，一把抢过了我的手包几乎在一瞬间就抓出了手机报警。

惊魂未定的我，这时才看到，抱在刘子妍怀里的孩子是姚胜男和姚宗盛。

「怎么回事？」我急问刘子妍。



姚胜男听见我的声音，从刘子妍怀里扑过来，「妈妈！」

「我不知道！我、我刚才在这里有点走神，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两个男人忽然抱起李意合和小毓就跑！我、我就一个人，我得守着他俩，他们往公园后门跑了！」

「意合他！？ 」李清晏听得明白，一下子也有点愣住。

「是人贩子吗？」刘子妍的脸上还挂着泪，有些凄惶地看着我们。

林淑静在报警电话里说明了我们的所在位置，并尽可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警方。电话一挂断，她也加入我们的对话：

「我刚在路上被粉丝给缠住了。照这个情形，那两个人抢孩子的手法很娴熟，应该是人贩子。警方很快就会行动，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兵分四路，子妍带着孩子留在原地等警察，我们三个沿三个方向去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方找人。」

刘子妍和李清晏几乎同时同意了这个说法，但我却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在小区里就开始有的那种被盯上的感觉，整日的不安，还有.....

我的目光忽然停在怀里姚胜男的身上——熊猫装！

刹那间，脑海中的闪念全部都汇集到一起，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我将胜男递给李清晏，掏出手机拨了电话：



「是我！你在公司吗？」

「高秘书回去了吗！？ 」

43

「出什么事了？怎么慌里慌张的？」姚继来在电话对面一头雾水，「他今天给孩子们送礼物过去就请假回家了。」

「你送的那两件衣服，除了你还有谁见过？」

「就高秘书一个人见过，到底怎么了？」

「孩子被人弄走了，这事儿跟高秘书有关系！你快派人去找他！」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姚继来慌乱的声音：

「胜男和宗盛！」

「不是，是意合和小毓，他俩穿了你送来的衣服，所以被误成胜男和宗盛了。总之，你现在就去找高秘书，抓住他，他肯定知道什么！」

「好。我知道了。」他迅速答应。

「你有没有公安方面的朋友，子妍说看到抢孩子的人朝公园后门跑了，他们肯定是有车的，你能不能尽快去查一下这个事情。事情大概就发生在十几分钟前。附近如果有监控的话，应该可以看到点什么。」

姚继来没有再追问其他，立马应了下来。

挂断电话后，我们采用方才林淑静说的方案，兵分四路，刘子妍带着俩孩子留在原地，为了保险起见，让她去了公园入口处的保安亭，我和林淑静、李清晏三人按照方才他所说的方案，迅速在公园后门的三岔路分头行动。

沿着公交站的路牌一路找去，我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看到穿着小公主裙和小王子服、被两个男人抱着的两个孩子，一边观察这一路上有没有监控探头。

可惜的是，在这个年代，监控还不像几十年后遍布，路口的红绿灯、路边的商铺，几乎都没有摄像头的影子。

就这样沿路一直追寻下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电话突然想起，我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抽出手机，看也没看就按下接听。

「锦瑜，是我。公安局那边传来的消息，据说当时有人看到有两个男人抱着俩孩子上了一辆面包车。公安局那边调到一个距离公园后门有段距离的监控录像，说是在半个多小时以前有两辆白色小面包，同时像公园后门西边那条路行驶过去了。两辆面包车都没有车牌，目前猜测孩子们应该就在其中一辆上。」

「公安局已经出动人去那个方向追踪了，你和子妍，你们先带着孩子回家，锁好门，我现在就过去。」

我没理会他的后半句话，挂断电话后直接给李清晏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接着又给林淑静打了电话，告诉她那两辆面包车行驶的方向就在她那边。

一切说明后，我开始撒腿朝来时的路狂奔，就在快到公园门口的时候，一辆黑色汽车急刹到我面前。

车窗落下，露出李清晏的脸来：

「快上车！」

我二话没说钻进了副驾驶。

李清晏迅速发动，一脚油门就朝西边那条路追了过去。

车上的三人全都焦急地望着前方，我探头向前，眼睛一眨不眨地在搜寻。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眼前一亮：

「是那里，他们调的录像，应该就是这个摄像头拍下的！」

这个发现进一步帮我们确认了我们现在前进方向的正确性。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距离姚继来打来的那个电话过去了五十分钟，加上他说过的录像是三十多分钟之前，也就是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的手心中渗出汗来，这个时间，他们差不多快要离开本市了。

这个年代的检查站力度究竟几何，我不得而知，甚至我都不敢做设想，只好一边密切注视前方，一边不时看手机确定时间，可偏偏这时，手机竟然没电了。

我将手机塞回手包，心情变得更加紧张。



孩子被抢走到现在，林淑静和李清晏两人无一向我抱怨过一句，但我仍感到愧疚痛苦，如果不是我拿着林淑静的手机跑开，如果不是我让小毓穿上了姚胜男的裙子.....

我原想让所有人都走向幸福的，但是我好像.....什么也没做好。

还牵扯了无辜的人被连累进来。

想到这里，我更加不安，连回头安慰林淑静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一路上，我们密切关注着被我们超越的任何车辆，对面包车更是不放过靠近观察。偶尔，连从我们对面迎来的车辆都要看上一眼。

尤其是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从我们对面驶来时，我使劲别过头去看了一眼。

「那辆车有车牌。」林淑静像是看穿我心中所想一般，快速嘟囔了一句。

就这样，车子行驶到了检查站。距离检查站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三人就欣喜地发现，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检查站旁边！

更重要的是，面包车没有车牌。

车子几乎还没停稳，我们三人就从车上冲了下来，快步向面包车跑去。

一到车边，我们就迫不及待扒着车窗向里面瞧，可车上空无一人，也没有俩孩子的踪影。李清晏一言未发直接向前面的检查站办公室冲去，我和林淑静紧随其后。

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苦大仇深地皱着眉头，正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的车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除了他们，站在那里的还有三个公安人员，见我们一行人进来，迅速向我们走过来。

「警察同志，我们的孩子呢？」林淑静第一个开口问道。

「请问您是？」领头的公安人员问道。

「我是被抢走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的小姨，他是孩子的叔叔，请问我们孩子找到了吗？外面那辆面包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辆吗？」林淑静语速飞快，几乎不容别人插嘴。

「这位女士，你先冷静一下。」领头的说，「我们是距离检查站这边最近的公安派出所的，我们接到命令后，也是很快就到这个检查站来了。但是……」

说着，他指了指那个愁眉苦脸的男人，接着说道：

「从我们接到指示到现在，只截住了这一辆无牌白色面包车，并且你们也看到了，车上就司机一人，与你们描述的情况，相差很多。」

「只有这一辆？」我疑惑地问道。

「这一辆是什么时间截住的？」李清晏问。

「大约十多分钟前，就这一辆。」公安人员一句话回头了我们两人的问题，「我们还会密切关注接下来通过的疑似车辆，还请各位家长要冷静。」

从那里出来，林淑静变得有些丧气和更加焦虑，三人站在路边静静地看着几辆车通过。

李清晏忽然说道：

「时间不对。」

「什么？」林淑静有点发懵。

我看向李清晏，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被扣住的中年男人，大概是凑巧也走到这条路上，想必也不会向我们这般高速行驶，所以他不过比我们早到了十几分钟。

也就是说，如果那辆车真的是沿着这条路前进的话，他肯定在更早之前就经过了这里。

从我们接到消息开始，想必检查站就已经加大了检查力度，因此有问题的车辆肯定会被扣下，而那辆车没有被扣，不可能不是因为比我们车速还慢。

可是他的速度按道理也不会快到比公安系统的速度还快。

如此一来，最大的可能，面包车在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转了方向。

想到这里，我跟林淑静说道：

「给姚继来打电话，告诉他这边的情况，问问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林淑静打开手机快速给姚继来打电话，电话拨通后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边的情况和我们三人的猜测。

姚继来说自己现在就去查探消息，接着又让林淑静将电话递给了我。接过电话的同时，我们三人重新坐到车里，李清晏掉头开始朝来时的路驶去。

「不是叫你和子妍在一起保护好孩子吗？」姚继来上来便是一句指责。

我没有理会他说的话，反问他有没有找到高秘书。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姚继来说道，「公司里一个员工说他之前有看到过高秘书订了一张去加拿大的机票，当时那名员工问他，他还说是去旅游，但是他最近并没有提交过休假的申请。我们已经去他家里看过了，家里没有人。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他有问题的？」

「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搬家的消息，但是狗仔队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我的住址。宗盛生病住院那天，我听说你派的人送去的，这么私人的消息，却几乎是同时就在网络上出现了，

除非有狗仔队 24 小时跟踪，否则根本不可能。结合这两件事，再加上今天早上，高秘书送来衣服时，特地嘱咐我们给孩子换上，还有意合和小毓被误会成你的孩子这件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指向高秘书，我没法不怀疑他。至于高秘书为什么这么做，还得等抓到他才能知道了。」

听完我的分析，姚继来说自己会尽快给我们回信面包车的动向，并一再嘱咐万事小心，电话就挂断了。

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准备将电话递给林淑静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个来电。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姓名，不由得小声惊呼：

「爸爸！」

44

车子猛地来了一个急刹，林淑静本来就凑到前面准备接电话，一个猝不及防一头撞到了前面的座椅，哀嚎一声。

李清晏双眼大睁，不可思议地看向我，我整个人瞬间傻掉，林淑静捂着脑袋从我手里拿走了手机。

「喂，姐夫？」林淑静对电话那端的人称道，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有些犹豫和害怕，但她还算镇定地说话，「怎么了？」

不知道电话那端的人说了什么，我只听到林淑静的声音：



「我姐左眼皮跳得厉害？叫我玩够了带小毓快点回去？」

「.....」

「姐夫，我姐在你旁边吗？」

「那你离我姐远点，别让她听见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姐夫，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小毓不见了。」

「嗯，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是单纯的人贩子还是.....总之我们已经报警了，现在正在追踪一辆白色无牌面包车。警察也已经出动了。我一会儿给你发短信说明一下情况，如果有新情况，我立马告诉你。」

我和李清晏屏息凝神听林淑静打电话，期间李清晏几次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望向我，都被我闪躲开来。

此刻，我的震惊并不比他少，甚至要更多上几分。

我努力地回忆着自己的童年，终于艰难地开口问道：

「淑静，你姐叫什么名字？」

她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一边忙着编辑短信一边回复：「林语恬。」

一种彻头彻尾的冰冷感受，从脚底升起。

「你姐姐一家，都在本市生活吗？」



「嗯，和你们差不多是城市的对角线上。」

我瞬间感觉虚脱不堪，几乎不可闻地说了一声：

「快开车！」

李清晏见我的样子，就明白了几分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再多问，再次启动了车子。

我紧张地握住拳头，冷汗从额头渗了出来。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自己的童年住在哪里，是因为我的童年从未在一个城市久居过。

小的时候，我家总是搬家，爸爸总说是因为工作的变动。直到我考到了这座城市的大学，爸爸才跟我提起一件往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火灾，但是索性我人没有事，但是从那以后，我妈患上了躁郁症，只要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就会发病，就会担惊受怕的，因此爸爸选择每隔一年就带着全家换一个地方生活。

导致妈妈患上那种疾病的根本原因是.....

她的亲妹妹，为了救我，死在了火场。

想到这里，我几乎连回头去看林淑静的勇气都没有了。

上一世，林淑静，我的小姨，为了救我而丢了性命，可我却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过久远，竟没有在第一次遇见她和小毓的时

候认出她来。

小毓！小毓！赵小毓！

此时的她还没有改名字！而我竟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将她和自己联系起来！

爸爸说过的！他告诉过我的！我怎么能忘记！

为了安慰妈妈，也是纪念小姨，爸爸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林小毓，我怎么能忘了！我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不、不是忘记了，我想起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跟爸爸姓赵，我嫌麻烦，就说我是跟了妈妈的姓。加上小姨走得太早了，久而久之，我的脑海中，就没有她的影子！

都怪我！

我的指甲掐在掌心里，自责不已！

车子行驶比来时慢了许多，我们急切地等着姚继来那边的消息，不负所望的是，姚继来也很快来了电话：

「公安局那边的朋友说，那条路上一共有四个监控，但是一个坏掉了，一个被什么东西遮住了，好在剩下的那一个也拍到一点东西。面包车在距离检查站 5 公里的地方转到了一条叫裕兴的路上。」

「除此之外，高秘书这边也被我们控制住了，这小子不老实，但也不抗揍，他知道得不多，但是他说他曾听到姓张的说什么

弄到老家去。巧的是，裕兴路的方向行驶下去，出了市，再走不久就到姓张的老家。两个孩子，多半已经朝那边去了。」

「我已经跟公安局那边把所有情况都说明清楚了，他们已经派了最近的公安干警过去。」

姚继来带来的这些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确定了路线，我们即刻驱车前往。

通过姚继来后续发来的信息，配合网络上可以查到的内容，李清晏在林淑静的指引下驱车前行。

我在一旁默不作声，仔细观察路况，脑海中去不停在思考，张念之为什么要绑架姚宗盛和姚胜男？

从两个孩子被抱走，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他们现在真的在他老家吗？

张念之把两个孩子弄到他老家去做什么？

张念之，他为什么这么恨姚继来？就因为姚继来得到了许老爷子的认同和许金兰的青睐？

不，不止这些！

促使他在这么多年后仍然对姚继来充满敌对目光的原因，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什么？



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我与他接触不多，与他相关的事情更是知之甚少。

唯有发布会那日，才算有过一段交流。

那天，张念之在酒后露出的那种不屑和冷漠，在车上说的那句话在我脑海中反复响了起来——

「他姚继来，倒是不忘本……」

「他姚继来，倒是不忘本……」

「他姚继来，倒是不忘本……」

像是一道闪电劈进我的脑海，不是他的老家！是姚继来的老家！

我大叫：

「快给姚继来打电话！」

林淑静闻言迅速拨号后将手机递给了我。

「姚继来，你的老家在哪儿？」

「姚家庄，怎么了？有什么新发现？」

「我认为张念之会把孩子弄到你的老家，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准备去你老家的方向。至于张念之老家这边，大概警察怎么也会比我们更快一步，所以，我们可能要赌一把！」

姚继来听闻此言，快速说了两句自己会跟公安局那边反应情况。

将手机还给林淑静后，她一边快速在网络上搜索去姚继来老家的路线，一边忧心忡忡地说道：

「锦瑜，你确定我们真的应该去姚总的老家吗？毕竟那辆面包车.....」

「我.....我不确定。」我转头回望她，一个念头生了出来，「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张念之老家，另一路去姚家庄。」

听我这么一说，李清晏当即表态：

「我相信锦瑜的直觉，我去姚家庄。」

闻言，林淑静犹豫起来，我忙补充说：

「我们兵分两路，去张念之老家这边的人去跟警察汇合，一方面保障安全，另一方面可以保障我们的消息畅通。」

像是为了促成我的建议似的，一辆警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很快就和我们并驾齐驱了。对面的车窗摇下来，正是刚才在检查站见到的那个领头。

我们将车停下来，说明了一下情况，最终决定由林淑静跟着警察去张念之老家，互留了电话，我们便分头行动了。

当我和李清晏坐在车上，掉头重新出发后，清晏突然问了我一句：

「你是故意支走林小姐的吗？」

我拿过他的手机，默默地打开网络搜索路线，算是默认了。

「为什么？」

「大概为了.....救她一命。」

接下来的一路上，我俩除了交流该向哪个方向走，再无他话。

姚家庄距离市内很有一段距离，地处偏僻，离目的地越近，路越难走，人烟也可见得变得稀少，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

然而更加令人崩溃的是，在我们即将进入姚家庄的时候，车却因为没油熄火了！

李清晏气愤地猛拍了一把方向盘！

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我俩不约而同地迅速从车上下来，准备步行进入。

此时，落日已近天边，周边是断断续续的矮山和一些不规则的农田，放眼望去，前方是一片的土黄色的瓦舍，我和李清晏互望一眼，便要前进。

「等下！」李清晏忽然叫住我，指向地面上，「有车轮印！」

我忙看过去，果然，这道车辙在土路上还算清晰，最重要的，在它周边，并没有其他的车轮的痕迹。

我抬眼向不远处的村庄望去，这里也不像常有车辆来往的样子。这一点更加加强了 my 信心。

我俩不再犹豫，借着夕阳的余晖，顺着车辙跟了上去。

这一路磕磕绊绊，车辙也很不规整，可以想见在这里行驶的并不顺利。

光线比方才更暗了一些，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敢用手机照明，生怕此时没了电。

苍天不负，就在我们又走了二十多分钟后，竟撞上了停在路上的面包车。

面包车很是破旧，我们将手机打开，用手电筒向车里照了一下，车子是空的。我俩不可思议地车旁边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发现。就在我要失望的瞬间，我看到了它的车牌！

我见过这辆车！就在我们去检查站的路上，我看见过它！

我立刻将这个发现告诉李清晏，李清晏先是一阵欣喜，但很快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如果真如我们所料，张念之将孩子们带到了这里……

定然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45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和李清晏之间传开，可我俩默契地谁也没有说什么，只能沉默着在车子周围找寻一些蛛丝马迹。

四下一片寂静，因此当李清晏的手机响起时，我俩同时吓了一跳，李清晏反应迅速，很快接起了电话：

「我们这边在河里找到了那辆没有牌照的白色面包车，但车里什么人也没有，警察把整个村子都搜过了，所有的村民都问过了，没人见过张念之，村子不大，我们把周边也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林淑静在电话接通的瞬间就将她那边的情况交代清楚。

「我们这边也发现了一辆面包车。」李清晏说完这句，便将电话交给了我。

「这辆面包车之前跟我们擦过来的，现在车是在姚家庄这里停着的，车里也没有人，我们打算去村里问问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开车进来、去了哪里。」

「警察还在村里搜寻，看是谁把车开进河里的。」林淑静的语气崩溃，「要是找不到他们怎么办！我怎么跟我姐交代！」

「我们.....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我现在就去，我——」

一句话没说完，我突然觉得身后不知从哪儿照来一缕亮光，与我对面的李清晏原本拧着的眉头渐渐上抬，他的目光变得那样

惊恐，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簇明亮的光。

转身望去，在一座矮山的半山腰，燃起了一股烈火。

一阵喧嚣在我脑海中尖叫起来！我尽力忽略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对着手机尖叫：

「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着火了！快来！」

不等我说完，李清晏已经拔腿向着火的地方奔去！我紧跟着冲了上去。

这里的路很不好走，黄土里拌着硕大的石头，加上夜色已至，我们跑得很是艰难。越是心急的时候，我竟被绊倒摔了一跤。

爬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膝盖剧痛，几乎小腿一软再次摔倒。

不可以！不可以！

我咬咬牙，撒开腿又向前跑去！

前方的火苗越烧越旺，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急躁！

就在我跑到近处时，见到李清晏和一个人扭打到了一起！不远处，一个身影仓皇而逃！

我想上前去帮李清晏，却听他喊：

「救孩子！」

火苗已经蔓延开来，站在这里，我才看出来，这是一间极破旧的房子，说是房子，不过就两个房间，门的地方已经坍塌。

他们在里面吗？为什么没有声音？

我心中满是疑惑：

「意合！小毓！」

火势更旺了，但没有声音回答我。

同一瞬间，一个亮光在门槛前面闪烁一下，我本能地去捡，却一下子烫了手，是发夹！是姚胜男戴在小毓头上的那只发夹！

我再没犹豫，将发夹塞进衣兜，将外套裹在头上，一头扎进了大火中。

我感到自己的眼珠都被火烤干了，可没有退路，不能后退，我要找到他们两个！

房间虽然很小，但在火势中却很难看清屋内的情形，我艰难地将房间角落看了个遍，没有孩子们的影子。

我已顾不上自己身上火烤的疼痛，想也没想就钻进了里面的房间，眼球火辣辣地疼，我不得不伸出手去摸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我摸到第四个角落、即将绝望的时刻，我触到了一只脚。

激动和兴奋涌上心头，我感到自己的目光都清明了一些，靠近一些，看到了！是李意合和小毓，也就是童年的我！

两个孩子一动不动躺着，我这才发现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方不算太宽的土炕。时间紧迫，我抱起李意合，又奋力地将小毓也揽进怀里，接着向屋外走去。

膝盖上的剧痛再次袭来，我根本顾不上它，可那疼痛却几乎将我的腿折断下去一般，我没去看那里的伤口，眼睛只望着出口，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点一点蹭过去。

明明不过五六米的距离，此时不知为何却产生了蚂蚁踩到百米赛道上的感觉。这种土屋，原本房顶就是用一些木头做梁，再盖厚厚的一层秸秆盖成的，虽然现在房顶多数坍塌了，可上面仍有不少易燃的草木，这些草木被火一烧，噼里啪啦直往下掉，导致我走得缓慢，简直可说是步步为营。

好不容易到了外间，门口就在眼前了，这时，一根约半米多长的火棍从天而降，我吓得向后一缩，小毓从我怀里掉了下去。

我忙要蹲下抱她，可膝盖却猛地剧痛骤增！我几乎疼得将李意合扔掉！

我的腿弯不下了！

没有时间给我犹豫！我将李意合在怀中抱稳，艰难地走向门口，这一次，再没有什么波澜，我顺利地将李意合带到了房间外，因为腿弯不下，我几乎是将他扔靠了一旁的斜坡上。

没做一秒钟的停留，我向房间内再次走去，刚到门口处，我感觉到肩上被人攥了一把，我身形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退一步。

没来得及反应，便见李清晏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就在门口这个地方！咳咳——在地方！！咳咳——！」

我话音未落，李清晏已经抱着孩子从着火的房间扑了出来！

我跟着他的脚步来到李意合身边，只见他将两个孩子并排放到一起，迅速地做起急救措施来。

我一连串地发问：

「他们怎么样了？咳咳——他俩这是怎么了？咳咳——」

「快！心肺复苏！快！」

他的动作沉重、快速，呼吸混乱，但手上的动作没停。

我忙学着他的样子，想跪在李意合身边施展，但膝盖剧痛，根本弯不下去。我心一横，将自己摔到地上，再撑起上本身，至少可以做些什么了。

此时，我们听见了远处传来一阵「哐哐哐」金属敲打声，紧接着嘹亢的呐喊：

「着火啦——着火啦——」

更远处，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也渐渐传了过来。

我和李清晏还在奋力地为两个孩子做心肺复苏，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李清晏快把小毓的肋骨都按折了.....

警察和医护是和一群村民一同涌上来的，村民们上来就开始灭火。

一个医护人员将我推开，迅速接手了李意合，李清晏那边也被其他人换了下去，我看到李清晏虚脱一般倒在一旁。

这时我才想起去看，刚才和他扭打在一起的人。

只见两名警察走到不远处地方躺着挺尸的人身旁，我定定地看着，直到他们将昏迷不醒的人拉起来，我才看清，确是张念之无疑。

我看到他的头上沾着的一大片血，他起来的时候，好像还掉下里一个什么东西，我眯着眼睛看了看，原来是一块硕大的石块，和绊倒我的石头一般。

想到这里，我才低头去看自己的膝盖，直到这时，我的脑子才辨清疼的究竟是哪条腿，因为那只腿的膝盖上，已经露出了森森白骨。

我「哟——」了一声，紧接着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

「咳咳——！」

是李意合！

紧接着，不待转头去看，我便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

时间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姚胜男的十八岁生日。

我跟新招来的助理嘱咐了一声去取定好的蛋糕，便埋头继续工作起来。

凭借十年间的努力，我的家用辅助器械设备早已在市场站稳脚跟，加上几年前买过的几套房子不断升值，我的资产已经十分可观。

再加上，姚继来将兰内衣的所有生产线全部改装成中老年女性内衣生产专线，内衣卖得不错，和我商量后，他给了姚胜男一些股份，子妍也是同意的。

总之，姚胜男在十八岁之前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富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小富婆还很可爱！

「妈妈，我一会儿就到家啦？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呀，今天想多看见妈妈一会儿。」姚胜男发来短信。

我笑了笑，给她回复了一个「好」字。

今天晚上来给胜男过生日的，除了我和赵阿姨，还有姚继来一家三口，还有刚刚结束广告摄影工作从国外赶回来的林淑静，剩下的两个人，就是那对天天黏在一起，打都打不散的小情人儿了。

既然答应了姚胜男要早点回去，助理一回来，我便将工作收了尾，顺便给全公司的人放了个假，然后下班回家了。

到家一开门，就看见整个客厅都布满了生日的装饰品，满屋子都是喜悦的气氛。

屋子正中间戳着一个超大的娃娃，看到娃娃，我欣赏了看了两眼，这一只很不错嘛！

忘了说了，姚胜男这一世有了新才能——设计玩偶！几年前，她就开始学着自己设计娃娃并制作，我没有阻拦，相反表达了绝对的支持！谁知道她竟然靠着一只照自己童年的造型做的娃娃，一举成名了！

老母亲深感欣慰。

我走进房间，将蛋糕放下，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胜男？」

没人应声。

「胜男？」

她的房间、衣帽间、储藏间、卫生间，所有的房间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人影。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寻不着人，我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悄无声息的房间里，一只大手忽然搭在了我肩上。

46

我早有心理准备，这个臭丫头天天跟我恶作剧。

于是我迅速反手按在了那只大手上，这一按不要紧，这手哪是人的手啊！

我吓得从沙发上一跳起来，还没转身就听见一连串咯咯笑声。

是姚胜男没错了！

我看着刚才还戳在客厅中间的娃娃，这会儿摇头晃脑地在沙发后大笑，又气又好笑地说她：

「多大的姑娘了，还跟个小孩子似的。」

娃娃笨拙地摘下脑袋，露出了姚胜男的小脑袋来：

「十八岁嘛，不算大，我准备以后都是十八岁了。妈妈，你能帮我拉一下背后的拉链吗？」

我佯装生气：

「不帮！自己想办法！」

胜男笨拙地扭动娃娃圆润的身体绕过沙发，一下向我扑过来：

「妈妈~~~~求求你了~~~」



她故意怪腔怪调地边喊边晃我的胳膊，直弄得我头晕，我只好举手投降：

「这会儿要人帮忙了，刚才怎么穿上的？」

「赵阿姨帮我弄的，我穿好后她就出去躲着啦，你刚一进小区，赵阿姨就给我打报告啦！」

「哼，你俩还里应外合！」

「这不是为了给妈妈一个惊喜嘛！」

换好衣服后，姚胜男蹦蹦跳跳地出去接赵阿姨。赵阿姨这两年岁数大了，但是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实在不舍得和赵阿姨分开，好在胜男现在也大了，需要照顾的事情也少了，所以也就继续这样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换好衣服，在镜子前转了几圈，感觉还缺点什么。

拉开首饰柜，我拿出几根项链，试了半天才选定戴哪根。一切妥当，刚要将柜子关上，我的眼角瞥见了一丝光亮。

是那只发夹。

我拿起发夹，坐了下来，任由思绪就这样飘荡开来。

那一年，小毓和意合奇迹般苏醒过来，经过及时的救治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听说是因为当时两个孩子是在昏迷状态，加上我们发现、救助及时，他们没有吸入多少煤烟。反倒是

我，腿折了，头发几乎烧光，在着火的土屋里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从那里回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疗养，好在，脸没有受伤。

林淑静后来赶到医院看到我那个鬼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哇」一声大哭起来，任谁劝都止不住，她后来还说自己当时偶像包袱掉一地，幸亏医院里没有她的粉丝。

李清晏当时用一个石头将张念之砸昏过去，张念之醒过来后装疯卖傻，后来被警方识破，历经一年多的审判，张念之终于锒铛入狱。

我见到了我年轻的爸妈，他们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看到他们就开始默默流泪，但妈妈就像我小时候一样，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林淑静没有死，还进军了演艺圈，经过十年的积淀，现在更是国际知名的艺人，实力不容小觑。

妈妈没有躁郁症，爸爸也不用再带着她和小毓到处奔波。

哦对了，小毓没有改名字，她现在还叫赵小毓。与上一世不同的是，她和小意合从高中的时候就成了小情侣，两个人感情好得不行。

我每次看见他俩都忍不住姨母笑。

姚胜男对李意合非常不满，因为他抢走了她的好闺蜜，为此她还常常会说小毓重色轻友，但不妨碍她每次出了新娃娃，就巴

巴地第一个给小毓走过去一个。

一切仿佛都走在了正规上.....

门外传来一阵响动，我起身走出去，还没看见人，就听到了姚胜男大呼小叫的声音：

「你！谢谢你的礼物，走好，不送！」

「哪有这样的，我连蛋糕都没吃一口呢！」十八岁的李意合，嘴里虽然抱怨，眼中却闪着笑意，「再说了，你刚拿的礼物是小毓送的，我的礼物你还没收到呢，你要是不要，我就带走了。」

「我不稀罕，你走吧！哼！」姚胜男傲娇地昂头，根本不去看他。

「那我走了啊，小毓，咱们走吧！」李意合牵住赵小毓的手，作势往门口走。

姚胜男这会儿才慌了神，忙拉住小毓的另一只手：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哎呀，他逗你玩呢。」小毓说着，挣脱了李意合的手，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礼盒，「呐，他的礼物，在这儿哪！」

「这什么意思啊，都堵在门口是几个意思啊？」另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屋里的人齐齐向门外看去，原来是姚宗盛。

姚宗盛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小胖子了，褪去婴儿肥，露出少年的棱角和线条，显出了几分姚继来的影子来。

「爸爸呢？」姚胜男边问边向外探了探头。

「还在楼下停车呢。」姚宗盛一边说，一边将众人推进屋子，「别堵门口，让赵阿姨进来先。」

待进了屋子，姚宗盛主动过来抱了我一下：

「宋姨。」

见他抱我，那几个孩子不干了，也一个个扑了上来。

年轻人没轻没重的，我几乎要给他们勒得喘不过气来。

林淑静和姚继来、刘子妍一块进的门，人一到齐，整个房子都显得闹闹哄哄。

生日宴就在这嘈杂中开始，也在这喧闹中进行着。

酒足饭饱后，我们几个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几个孩子钻到游戏室里玩姚胜男最新置办的游戏机去了。

我们四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刘子妍时不时呛几句姚继来，原来他俩刚才不是因为停车才耽搁时间，而是因为都到了这里，刘子妍才发现姚宗盛把她单独给胜男准备的生日礼物给落在家里了。

「我出门前明明跟你说了呀！」刘子妍忿忿不平。

「好好好，我错了，下次你再给她不就好了。她明年又不是不过生日了。」姚继来好脾气地劝慰加辩解。

「明年是十九岁呀！十九岁和十八岁，能一样吗？」

他俩在一旁碎碎念，我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忽然，林淑静凑到我耳边问道：

「你和李医生，最近还有联系吗？」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却陷入了沉思。

三年前，李清晏将李意合托付给我，自己出了国。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李清晏之所以坚持要出国，是因为他年少时，曾和李意合的爸妈做过约定，四十岁前一定要去国外旅居几年，感受一下在世界的另一端，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尽管当时正是李意合进入高中时期的重要阶段，但包括李意合在内，我们所有人都赞同他的决定。

而我虽然有所顾忌，但终究没有立场阻挠他和已故之人的约定。

就这样，李清晏一个人终究还是去了海外。

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收到他从不同地方寄回的明信片。明明通讯这么发达，他却好像在刻意回避和我交流一样。

既然如此，干嘛还经常寄明信片来？

并且明信片也往往没有都是一些「我到某某地了，一切顺利，勿念」这种话。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距离上一次收到他的明信片，好像很久了，怎么回事？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没来得及跟他们三个解释，便急急地起身走回了卧室。

拉开床头柜上抽屉，我拿出一沓明信片，最近的一张，已经是两个月前了，怎么回事？

不安很快席卷了我的全身，我拿起手机，几乎没有犹豫就拨了李清晏的号码。

可手机却提示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颗心像沉在谷底，我呆呆地坐在床边，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好。

门铃声响了，我却站不起来，好像膝盖的陈疾又复发了一般。

我听见林淑静去开了门，门外一个人说：

「这封信好像是有邮递员放错地址了。我一看是你家的，就赶紧送过来了。」

「谢谢您。」林淑静客气地回道，「嗯，确实是这儿的。辛苦您了。」

不一会儿，林淑静拿着一张卡片走了进来：

「这人啊，真不禁念叨。给！」

我接过一个信封，一眼落在李清晏的名字上，一颗心这才稍稍安稳一些。林淑静走出房间，将门也带上了。

一瞬间，整个房间只剩下了我的呼吸和心跳，还有信纸在手中展开的沙沙声：

「锦瑜，你好吗？」

我上个月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躺了有十多天，现在身体已经好了。可脑子却坏了——像个儿童一样，变得很想家。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家，但当我想到要回家的时候，脑子就出现了你的样子。」

「这个月，我踏上了最后一个曾经向往的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挺美好的。年轻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向往在这里安家。这样一来，每天醒来，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站在街心就能眺望远处的山脉。我现在居住在一间阁楼上，如我所愿，这间阁楼满足了我儿时的幻想和愿望——安静待着，谁也不要找我。」

「可现在，当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却希望有人敲响我房间的门。」

「在这三年里，我一共给你写下了 32 个『勿念』，我要承认，我是故意这么写的，希望你在不觉得困扰的情况下，偶尔还是想起我吧。

「半个月前，我收到了罗书语结婚的消息。当我听到消息的时候，终于有些释怀，又有一些羡慕。她的恋爱谈得太久了，七年！她说她用了七年的时间，才确定了想要和他走完后半生的决心。

「我羡慕她的决心，更羡慕她有了走完后半生的陪伴。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你曾说过，你曾一个人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程，那时候我没有勇气问，孤独吗？

「一想到，你今生又要自己走下去的时候，我便有勇气，抛下对孤独的恐惧。当我一人走在山林间的时候，当我一人潜下深谷的时候，我不由得地会想到你。在偌大又空旷的世界里，你在一人前进，我也选择独行，那在某种意义上，算不算一种陪伴？

「结束这个月的旅程，我准备回国去了。和朋友的约定，我已经尽力完成。我的前半生算不得多愉快的经历，在人生的后半程，我希冀温暖和安稳。

「对我来说，不管你给予友情还是什么，都足矣。

「我曾经问过你，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现在，我自己找到了答案。

「陪伴。」

(全文完)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 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